

人生的道路怎么这么不平坦

被访人：刘凤仙(仙)。

时 间：1997年4月30日。

地 点：黄龙寺村西沟刘凤仙家。

访谈人：方炼，李家福，杜芳琴，吴玫(问)。

陪访人：刘凤英(英)。

录音整理：方炼。

刘凤仙，34岁，人很爽快干练。从1982年开始到北京打工做保姆，曾经在陈慕华家做过1年多的保姆，后来被叫回家给二哥换亲，生有两个儿子，现在满城买烧饼。她尽管只有五年级文化程度，身为两个孩子的妈妈，但她坚持刻苦写作，写下几万言的自己独特的生活经历和情感体验，曾在有关报刊上节录发表。这次访谈是非常偶然的相遇，她是专程从满城回家修房子，马上就要返回满城。在访谈过程中，她第一次把自己的手稿公开，交给我们并希望发表，以便有更多的姐妹和人们了解她的经历和体验。

下午4点，我们先乘坐一辆拖拉机从西沟口西行两里多路，因山势陡峭，只能徒步行走。爬坡到刘凤仙的家院，她没在家，凤英找人把她从地里叫回来，我们就谈了起来。

问：你现在住在满城？

仙：我现在在城里打火烧卖，我哥在城里住，我住他那儿。在家里太苦，靠天收这么点儿庄稼，根本养不住。这庄儿(指西沟)比

下边庄儿条件还差。

问：你出去了，你家的地谁种？

仙：包给人家了。这两天回来收拾房子，房子漏雨。

问：孩子的爸爸干什么了呢？

仙：开始跟我一块儿干，买卖不行了，他现在上砖厂干活去了。我现在一个人干，连做带卖。在外面做买卖可不容易了。我这一回来就不想回去，咱们这多好，空气多么新鲜。可是为了两个孩子上学得挣点儿钱，非出去不可。两个男孩，一个上一年级，一个上二年级。

问：孩子在县城上学是不是要交许多钱？

仙：因为我们太困难给点儿照顾，少交点儿。

问：你什么时候从陈慕华家做保姆回来的？

仙：1983年。在她家干了差不多有两年，和她家处得不赖。我把我个人的经历写了篇小说……（在大家的请求下，她翻找出来给大家看。）这是我半辈子的经历。（大家传阅表示赞赏、赞叹……凤仙又拿出来一个盒子给大家看，里面有大小两块金黄色电子石英表。）这是陈慕华姥姥邮过来的两块表，对儿表（即情侣表）。

问：怎么没戴过？

仙：舍不得戴。他干活儿也戴不出好儿来。（用手指点着）这些是陈慕华寄来的书：《小说美学》、《现代汉语词典》、《作文》、《写作词典》……可我没有那么多时间。每年还给我寄来一本挂历。

问：你是叫陈慕华“姥姥”，为什么？

仙：我也是跟着她小外孙叫，那孩子叫我小姐姐，这么排的。

问：你这稿子是什么时候写的？

仙：结婚以后，有了老二以后。

问：你在陈慕华家工作有不少体会？

仙：陈慕华是个大干部，瞧得起咱老百姓。一个人应当奋斗。要不是娘家骗我回来，我是想干点儿什么事业的。可回来就不叫

走了,叫给我哥换亲。不换吧不行,换吧我这一生就算完了,这对我是不公平的。要是不换亲,顶现在我可能还在北京呢。这就是个人命运。结婚来这儿,这个苦,这个难,对我也是不公平的。开始我想不通,想死。我说,换亲,有本事寻,没本事拉倒,怎能换亲?后来,心疼这个,心疼那个,把个人的前途就葬送了。

英:她来的这儿,不如她娘家那儿条件好,这里地势梗更高。

问:你丈夫不如你文化程度高?

仙:比我高,是初中。

英:她丈夫长得不赖,大眼儿,两人感情不错。

问:结果是你丈夫家妹妹嫁给了你哥哥?

仙:对,就这么一回事。

问:是1984年的事?

仙:对,1983年回来的,1984年结婚。

问:你那么早就出去了,你怎么知道北京有工作?怎么想起来外出?

仙:那时我家挺苦的,我爸爸有病,我妈不会做针线活儿,我15岁上就不上学了,在家做针线活儿。后来队里分地了,人们就净上外边干活挣钱去啦,就在外边买鞋、买衣裳穿,用不着做了。后来有人给我找了上北京当保姆的工作,先在一家干了2个月,那家不行,瞧不起人,你瞧不起我,我也不巴结你,我就走了。后来我个人找的,在石景山,是个退伍军人,这家不赖,对我真好,后来那家大爷死了,奶奶年轻,就不用人了,我走时说,再找着人家我再来。后来她来信说又找了一家,一去就是陈慕华家,可我不知道陈慕华是谁,是什么职务。等到了她家,下了车以后,大门一开,有几个警卫,还有个保姆,屋子拾掇得怪好的。后来就去见了,管这个叫这个,管那个叫那个,给介绍着。我就琢磨着这是个大干部家,这干不了啊,像咱村那个叫燕芬的,在石家庄给一个当中央委员的家做饭、看孩子,人家吃完了才叫她吃呢,他太瞧不起人。那意思

你是下等人,是保姆,给别人吃了你拾掇了再吃,不让上一块儿坐。燕芬干了没几天就不干了。陈慕华可不一样,她这么大的一个干部,大伙儿一个餐桌,一人一个小碗一个勺,亲自给夹菜。说:别害怕,吃吧吃吧。人家高深就高深这儿点儿上啦。这两年我去的时候对我可好啦。我刚嫁过来的时候多难啊,小房就一人多高,一间多,就这一小点儿。你换亲就不能要条件,房再破再小,就是踢了,你也得来。结婚以后,把这小房拆了,盖了这房。那会儿盖也不简单,3000多块呢。那时的3000,顶现在的2万块钱。这有10年了。后来又贷款养羊,结果赔了,年几个才还了贷款。在这儿,还1万块钱有多难哪。

问:怎么赔的呢?

仙:买这种羊就上当了,打承德来的,到咱这儿不服水土呗。这一下死的。买羊可贵了。

问:买了多少只?

仙:40多只吧,4000~5000千块钱,贷了5000,结果七八年才还上,加上了七八年的利息。

问:后来又干了什么?怎么还上贷款的?

仙:后来靠我在家里养鸡、养猪……可以维持生活;他在外面干点活儿,一点点儿地攒。前年打火烧挣了四五千块钱,加上原先剩下的,就把那些贷款归(还)了。光靠我在家种这点儿地,就吃不上饭;还得让这俩孩子上学。我说我到外面做点儿小买卖,就这点儿地吃不上。

英:她这儿山高,浇不上水,不种麦子,逢年过节吃点儿白面还得买。

问:你丈夫干什么活儿?

仙:在砖窑出砖,干苦力活儿呗,他又没有什么手艺。

问:他们家弟兄几个?

仙:他们家兄弟可多了,4个。我们没跟公婆过。闯事业可不

是简单的事,我也想过办个小厂子,可是困难重重。

英:现在村子里三分之一的人出去打工。

问:有妇女吗?

英:有。原先妇女谁都不出去,现在有不少,都是二三十岁的,四十来岁的。

问:女的都干些什么?

英:有的到市场上卖菜……

仙:在家里搞养殖业,交通不方便也不行。你看我养的那些鸡儿,一年挣了 500 块钱,用荆条子编筐挣了 200 块钱,不如在外头,一天挣 10 块钱,就不赖,当然也不容易。

问:在外面遇到什么困难吗?

仙:这挣钱不挣钱的时候,税、管理费总得拿吧?挣不了多少钱。

问:别的遇到什么麻烦吗?比如捣乱的?

仙:没有。

问:收入怎么样?

仙:一般一天能挣三四十块钱,少了也十块八块的,年根儿底下一天能挣七八十的时候,交了这个费那个费的,能剩三四十,反正赔不了。现在买卖不行,是淡季,我就让他去砖厂了,一天挣三四十。我自己出摊儿,挣十来块,够我们娘儿仨吃了。可一个人出摊儿不容易。

问:给你寄来的书你看吗?

仙:刚寄来时看了看。一个老百姓哪有那么多时间?

英:咱农村妇女就像是一个机器,没有加油,没有停歇,没有礼拜六、礼拜日。

问:你初中毕业?

仙:不,我小学五年级都没有毕业。

问:那你写这么多、这么好,你用什么时间写这些(指写个人的自传经历)?

仙:没有时间。他在外头干活儿不在家。我打真是掉着泪写……地里干活儿回来,那时候孩子还小,做熟了饭,喂了猪,喂了鸡儿,把孩子打发睡了,我这才写(哭)。

问:你写这些你丈夫看过吗?

仙:没有,他不让写。

问:为什么?(笑而不答)现在农村还有换亲的吗?

仙:有,也少多了。一般的丫头都想开了,爱寻得着寻不着!谁管呀?像现在我们都不说话!(指与丈夫家换亲的嫂子)换亲换了个冤家!换亲是为了孝顺老的,可她不要,气死人了!

问:你那嫂子愿意换亲吗?

仙:她该愿意,她出了这沟,这儿多苦啊,往下走一步和往上走一步差哪儿去了?下边种地可以推小车,省劲儿。这儿,得背筐下来,背一二百斤的一步一步往下挪,水也浇不上,我可恨死这儿了。

英:我们黄龙寺一个行政村 10 个自然庄,一个庄和一个庄都不一样,条件差不少。她委屈在哪儿呢?就是这儿条件不好。她嫂子生在这儿长在这儿,往下边去就觉得舒服点儿。

问:你换亲是因为到这苦地方你有意见,假如跳出这个村儿到县城,你还会不会有这种想法?

仙:那就不一定了。在县城过日子容易得多。

这次访谈到此结束。因天晚了,需趁太阳没落山的时候返回住地西沟口。我们可以从凤仙的自传中了解更多的关于她的经历,她希望能发表她的自传。下面我们原文附上刘凤仙的自传《生活为什么这样不平坦?》

生活为什么这样不平坦？

——一个山村妇女的自述

刘凤仙

我名叫刘凤仙，是个山区农村妇女，是个普普通通的女人。可我走过的道路太不平坦了，人生对我太不公平了。人们都说女人生下来就是到人间吃苦来了。因为这点，我有天大的痛苦无处去诉。——难道女人的一生都是这样吗？

在这偏僻的小山村，崇山峻岭，山连山，树木丛生。我家住在山脚下，山顶上有一棵老柏树。在那时我们家穷得甚至不像完整的家。那时我还是个小丫头，刚15岁，穿的是破衣烂衫，光着脚跑来跑去；母亲不会做针线，父亲拖着半病的身子实在养不起我们兄妹5人。在那时，人多不挣工分不分给粮食，全靠挣工分吃饭，就因为这大哥罢了学，二哥也不上了，这个家全靠他俩挣点工分来养活全家。父亲不能挣工分，可在家学起了针线活儿，给我做了一双男式的叉叉鞋，我穿了鞋高兴得跳了起来，父亲见了却流眼泪。我说：“爸爸，您别伤心，等我长大了一定会做家里的一切活儿。”父亲又说：“还等什么长大？现在你也不小了，都15岁了；你母亲不会做活儿，咱家就你1个女儿；你现在就该挑起家里的重担！”我把头低下了，不高兴地说：“爸爸，我现在还小，正上学……”父亲没等我把话说完，就说：“上学，上学！整天上学！可有什么用啊？一个丫头家，迟早不是人家的人，给人家做活儿。看到了没有？你母亲一辈子不会做活儿，让你们吃多大的苦！”我赶紧说：“我今年才上到

五年级呀，在呆半月就发毕业证了。”父亲说：“要那玩艺儿有啥用？一个百姓，字够用了就行。好了，就这样决定了！”我没办法，父命难违，只好退了学。我只是心里在落泪，心想：没文化我的一生完了。我挑起了家里的一切活儿，细心地向大嫂们求教，不过一年，做棉衣、鞋一切学会。有时也去生产队上班，和一起的小姑娘说说笑笑，也很快活。两年过去了。

我们买了收音机，在家做活儿收音机成了我的朋友。我最喜欢“黄梅戏”，成了我终身难忘的歌，给我一生带来快乐。还是党的政策好，改革的浪潮推向我们农村，实行“包产到户，责任到户”，给人们带来大好形势，劳力多的可以出去挣钱，因为有了钱会有一切，这下百姓们自由了。这对我来说也轻松多了，我也用不着做那么多的活儿了。我想：我能做些什么呢？我心中很烦恼。有一天，母亲和父亲都在家，我问：“爸爸，现在日子比过去强点儿了，我也用不着做这些活儿了，我想出去给人家当保姆。”父亲说：“行啊，上学是不能上了，去就去吧！”母亲说：“你在家说一不二，出去吃人家的饭能行吗？”我说：“没事！”就这样说定，我就去找换雄——这个的小姑娘我们关系很不错，她父亲在部队做饭，所以他常找保姆。我走到换雄家门口，换雄在家，她赶紧说：“仙姑快进来！”我说：“行！”我坐在炕沿上。换雄娘开了口，问：“你来有事吗？”我说：“表嫂，是这样，我想让你家表兄给我找个保姆的活儿干，不知能成吗？”表嫂说：“行可是行，就是人家说当保姆太小气，做人家的丫鬟，让人家看不起。”我对表嫂说：“不要听他们的话，我看做保姆很光荣，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在我们山区的小姑娘在家没事干，整天闷在山沟里，多没意思。出去做保姆，一来长点本事，二来看一看我们首都北京城，再为那些日夜为国操劳的姐姐阿姨们做些事，她们安下心来把工作搞好，作出贡献。”换雄说：“说得不错。有的人把保姆当下眼看，说话带刺儿，这是不公平的事。”她用希望的目光看着我：“等我爸回来一定让他给你找。”经过刘师傅的介绍，汽车接我来

了。绿色的解放大卡车开到沙河滩上，“嘎——”地一声停住，从车上下来两位军人。另一个刘师傅把我介绍给了两位叔叔。两位叔叔说：“今天刘师傅让我们接你，你收拾一下东西和我们一起走吧。”我说：“好，请你们到家里等候。”他俩异口同声地说：“不去了，快点儿！”我急忙回家告诉了父母。父母听说我要走，老人有点不放心，千叮咛万嘱托：“出去不像在家里一样，千万给家里来信，省了叫我们挂念……”我不耐烦地说：“爸爸，娘，你们放心吧！我已长大成人了，不用你们费心了；虽然才疏学浅，可我会分清是非的。”说着挎起一个天蓝色的皮包说：“我走了！”二位老人送到汽车旁，告诉军人多多照顾，军人连连点头说：“大伯，放心吧，没事！”说着我们上了汽车，车开动了，我向父母挥手告别。

我的心情别提多激动，这是我第一次坐车离开这个古老而又偏僻的小山村。我一直望着那棵老柏树，我家就住在这山底下。我正在沉思，司机叔叔说了话：“你叫什么名字？”我说：“我姓刘名凤仙。”“你今年多大了？”“18岁。”另一位叔叔问：“你愿意出去吗？”我说：“当然！在这个偏僻的山沟里，没别的活儿可做，呆着多没劲，不如出去为一些姐姐阿姨们去分点儿忧愁，她们好安下心来为‘四化’奋斗！我呢也在生活当中锻炼一番！”两位叔叔笑了。司机叔叔说：“小刘，我老家也是北京，我给你找一家行不？”我说：“很对不起，刘师傅已经找到了。”他俩不好意思地笑了。

说话间汽车来到岭西部队大院，他俩下车说：“小刘，你在这儿等会儿，我去叫刘师傅。”他俩一前一后走了。我下了车，正观看此处的景色，前面刘师傅喊我：“凤仙，过来吃饭！”我一边答应一边往食堂那边走，只见刘师傅一身白大褂，精神、干净，满脸堆着皱纹。一个个小战士都觉得我好奇，我有点不好意思。吃了点饭，刘师傅派人送我到二楼休息。到了第二天，刘师傅告诉我：“有两位战士回北京老家，正好把我带到看小孩的那一家。我对刘师傅说：“表

兄，我给你找了不少麻烦。”他说：“没什么！”

我和两位解放军叔叔坐火车来到永定门，下车后，刚出站口，从人群中挤出一个战士，向他俩喊：“小李，小张，刚到啊！”两位叔叔说：“啊，可不是，——你是来接这个小保姆的吧？”“对，处长叫我来接的。”“好了，小刘，你和他去吧，我们走了。”我说：“叔叔再见！”“好，再见！”

我和小战士坐地铁走了很远的路才到我也不知道的地方。这个地方很美，风景如画，前面有一座楼，楼前有菜园，有各种各样的花。战士走上楼前说：“处长！”从一楼走出一位年纪50多岁的阿姨，她一边开门一边说：“哎呀，快点儿进来！”这位战士说：“我走了！”这位处长一摆手：“走吧！”我走进门，这个阿姨说：“累了吧？”我说：“不累。”她赶紧做饭，让我吃。等吃完饭后，阿姨问我：“你今年多大了？”我说：“18岁。”她点点头，又说：“我有个女儿，她有个孩子才3个月；因为要上班，所以我托人帮她找个保姆来给她照顾孩子。”说着，她女儿来了，怀里抱着一个小男孩，这个女人身材不高，面色蜡黄，鹅蛋脸，大眼睛，说话声音很高。进屋就说：“妈妈，这就是找的保姆啊？”阿姨说：“啊！”又对我说：“这就是我女儿。”我上前说：“姐姐，你好！”她说：“好！”我接过孩子，这小孩长得很漂亮，白白的小脸胖胖的，一双大眼还挂双眼皮儿，真可爱。只听这个姐姐说：“妈，你带她洗澡去吧，好啦。”在这里过了几天又来到小孩的奶奶家，这里人很多，小孩爷爷、奶奶，两个叔叔，一个姑姑。老二好像忠诚老实，有了对象，老三很可怕，看他那胖胖的脸上留着长长的“八字胡”，走路大大咧咧的。我和他们全家人一桌上吃饭，觉得很不自在。

有一天，这个姐姐抱住孩子带我出去散步，她说：“凤仙，我今年30岁了，已经结婚好几年，才生下这个孩子，这是我们全家的掌上明珠。”我说：“姐姐，放心吧，我一定会看好你的宝贝的；可话又说回来，我是山沟里人，土生土长，没有干过这些活儿，做得不对请

多包涵。”她用轻视的目光看了我一眼，说：“放心吧，没事。”

在这住了几天，我和她又来到她工作住地。这住的是二楼，很狭窄，我的屋刚放下一张床能转过身来，对面是小厨房，外面是一大间，除了放一张双人床，还有写字台和一对沙发，也算是可以，我开始了保姆生活。孩子睡着后，我就洗尿布和他们的衣服，做饭等等。

她下了班，沙发上一躺，“凤仙，饭做好了没有？我快饿死了！”我说：“好了，好了！把菜都做好了！”她吃完饭后，起来检查，把尿布展开对准太阳照，说：“你洗的尿布不干净，要重洗，屋内的一切都要打扫干净！”我没办法，等孩子睡着再按她说的去做。这一切我都不计较，心想：本来出来锻炼不是一件容易的事，她怎说就听她的好了。我把孩子的小四轮车小心翼翼地推来推去，千方百计不让孩子哭一声。

有一天，我正在洗尿布，她下班回来，我随声说了句：“姐姐，下班了”，她点点头，直奔屋里去，刚坐到沙发上，正巧孩子醒了。她抱起孩子，给孩子吃奶，吃完后，孩子吐奶了，她喊：“凤仙，快拿手绢来！”我赶紧把手洗了下，去拿手绢，她用完后一扔说：“给拿去洗一下！”我拿着手绢刚要走，她一抬头看见我的水杯放在写字台上，她大喊大叫，怒容满面，把脸一沉说：“你的杯子怎么放在这里？脏儿巴几的！”我说：“姐姐，看你说的，我的嘴又没有吃屎，怎么会脏儿巴几的？”这句话可激怒了她，她一下子从沙发上站起来向我扑来，我很平静地说：“你想干啥？我出来是干活儿的，能干则干，干不了回家，用不着这样，家里粗粮还是吃得上的。如果你觉得我干不了，明天送我回家。”这么一说，她从鼻子里哼了声：“好吧，回就回！”到了下午，她的主任来当说客，主任说：“小刘，别跟这个姐姐一样，她是有嘴无心哪，千万别往心里去，好好干吧！啊？”我很伤心地说：“大姐，你说，我出来容易吗？在这里，没有我一个亲人。我为了看好孩子，已经费尽全力来干好这个工作。明明我的水杯

干干净净，放在那儿，她说我的杯脏儿巴几，这明明是心中看不起我，我怎能和这种人生活在一起？”主任大姐无言答对，说了她几句走了。

第二天，又回到她的婆婆家，这个阿姨对自己的儿媳妇所作所为为很不满，可也不好说什么。她有病叫我陪她到卫生院去，顺道买些菜。走了很远的路，来到菜市场，买菜的排成两行，卖菜的很多，熙熙攘攘好不热闹。我和阿姨走到近前，阿姨说：“小刘你排队，我去看病。”我说：“好。”我心中实在不愿离开北京城，怎么办呢？我便向大姐大妈们问起来：“这位大姐，你知道有找保姆的吗？”大姐摇摇头。“阿姨，你知道吗？”这位阿姨说：“不知道。”我又问一个带小孩的姑娘：“姐姐，你知道有找看小孩的吗？”她用安徽口音说：“前几天就是那边来找，让我去信从老家找一个，可家乡远来不及。”我说：“谢谢你，大姐。”有个老太太说：“你可别管闲事，前两天一个小姑娘来路不明，被人家找去做保姆，可干了几夭，就把录音机拿走了。”这样一说，大家谁也不吭声，只有我心中有数。等买完了菜跟阿姨回家后，我说：“姐姐，我去买点东西。”“好吧，你去吧！”我又从刚回来的路上来到这个菜市场，买菜的人稀稀拉拉，我就奔那位大姐指的方向去打听，问了好多地方才找到。一位大姐正在晒被子，我叫了声“大姐，听说这有找看小孩的，是吗？”她首先问我：“你家乡哪里？”我说：“我是保定的。”“出来做什么？”我把事情从头到尾说了一遍，这位大姐热心地说：“是呀，远离家乡很不容易。来吧，我们还是老乡哩。”我一听，心中好喜，如同见到亲人。自从我来这找看小孩的，我的心很不是味道，有说不出的苦衷，为了争口气，我在这里走家串户，可是泪水不住地往上涌。一个山区的小姑娘，在这广大的北京城举目无亲，现在听说碰到了老乡，这下子我心中非常高兴。这位大姐说：“来，进屋坐会儿，呆会儿我去帮你打听。”我说：“谢谢你了，姐姐”她说：“没事，老乡么，应该做的！”说着，我和她一前一后走进屋去，她进门就喊：“妈，老乡来

了!”从屋里走出一个 50 多岁的阿姨，一边走一边说：“是吗？我怎么不认识呢？”我说：“阿姨！”她微笑着说：“快坐下！我姓孙，你就叫我孙阿姨好了。”“谢谢！”我坐在床边上，阿姨问起了我的家乡住处，我从头到尾告诉了她。又说了我来到北京看孩子，谁知道遇到这样一个不通情理的人，我是无奈才这样做的。阿姨说：“小刘，去拿你的东西，来这我们帮助你找！”我说：“给你添麻烦了。我走了，一会儿就回来。”

我踏着光滑的北京城的大路，又回到小孩的奶奶家，我没有告诉阿姨和全家人自己找到一家，我说了谎话。我说：“姐姐，我要回家了，这有我们老家一个做饭的师傅要回老家去，马上要走了。”她说：“好吧，给你工资；干了 26 天，给你 13 元钱。”我接过钱来就要走，忽然，她婆婆追出门来说：“小刘，吃完饭再走！”我说：“谢谢你阿姨，不了！”她急忙跑回屋里拿了 5 个馒头跑了出来，往我怀中一塞说：“给带着在路上吃！”我激动地望着这位阿姨说：“谢谢你，阿姨，我不要！您的心我领了，把馒头拿回去吧！”阿姨硬给我装进我的提包里，激动得我不知说啥好，泪水差点儿流出来。我猛一回头，说了声“阿姨再见”，扬长而去。

我踏过这条小街，又穿过一条马路，旁边一排排一行行菜园，有的正在盖楼房。不一会儿，我来到了孙阿姨家。孙阿姨见我回来了，告诉女儿：“给小刘做上饭。”我说：“不用了，阿姨给我带来了不少馒头。”姐姐笑了：“看起来阿姨对你很好的。”我说：“不要，可她非要装，装就装吧，不能瞎了阿姨一片心哪。今中午就在这儿吃。”我把馒头拿来一块吃的中午饭。李阿姨来接我，她和孙阿姨前后院。李阿姨中等个儿，戴着一副老花镜，看上去很年轻。我跟李阿姨来到她家，住的是三层楼。进屋有位老军人在看报纸，小孩儿睡着了。李阿姨说：“把东西放下休息一下吧。”“我不累，阿姨。”李阿姨心灵手巧，会做衣服，缝纫机绣花，她的绣花技术特别高强，绣的花有蜜蜂去采，绣的鱼好像在水中游。我在这里生活得很不

错，李阿姨对我像一家人，小孩妈也很好。我除了看孩子外，还搞卫生、洗衣服等等。

一天，李阿姨说：“小刘，今天是星期天，我带你去王府井百货商场玩。”李阿姨买了一件处理的大旗袍，还去了中山公园。回家后，姐姐说：“妈妈，你买这谁穿哪？”阿姨说：“给小刘！改成一件长袖衫和一件短袖衫。”做好后说：“小刘试试。”我穿上真合适，不大不小。我很感动地说：“谢谢你，阿姨，这衣服我给你钱！”李阿姨笑了，说：“你那点钱自己用吧，你就别客气了。”李阿姨对我好，我用什么来报答李阿姨的恩情？我要尽力干好这一切事情。

光阴似箭，我来这生活快1年了。李阿姨拿出一包衣服说：“小刘，这些衣服寄回去给你哥和爸穿去吧。”我说：“阿姨，放着让王伯伯穿吧。”“你王伯伯不穿了，拿回去种地穿还当好的呢。”“谢谢你。”我手捧着衣服很感动，多好的好心人，她心中还挂念我的亲人，真让人难忘！

我热爱生活，用“黄梅戏”来表达我心中的快活。那个星期天，小孩的姑姑也在这儿，她也喜欢黄梅戏，她把录音机打开。在我用洗衣机洗衣服的时候，我情不自禁地唱了起来，洗衣机的响声成了伴奏的乐曲声。《天仙配》成了我心中的歌。等我唱完后，小孩的姑打开了录音机，我的声音响在耳边。我不知是怎么回事，小孩姑笑了起来。她说：“再唱一段吧。”我说：“不唱了，太不好意思了！”

一件不幸的消息传来，小孩的大爷去世剩下大奶奶，没儿没女，怎么办？李阿姨全家商量。李阿姨说：“她大奶奶在城里没人照顾，不如接她来这安度晚年，儿女们也同意。”李阿姨说：“我也没事干，如大奶奶身体还好，孩子也大点了，有我们俩儿带着就可以了。小刘，我们再给你找一家可以吗？”我说：“阿姨，这么办吧：我已经出来1年多了，我十分想念我的家乡和父母，我想回去看看。如果你给我找到了，再给我去信。”阿姨说：“好！就这样说定。”我又向孙阿姨辞行。孙阿姨说：“凤仙，若要愿意出来，给我来信。”我

说：“让你费心了！”我向孙阿姨和李阿姨全家告别，踏上回家的列车。那时家乡还没有通汽车，等下了汽车后，离家还有30多里。我慢慢地往回走，正在修公路，我兴奋地走着，心情特别激动，也不觉得累。我心想：1年多的光景，这家乡起了很大的变化，这就是改革以来我农村大地改变了新面貌，农村走上富裕路。可是极少数还没有脱离贫困的生活，那就是有劳力的人能挣几个钱改善生活，没劳力的日子过得很艰难。

村里有的盖了新房。在秋天山里的景色迷人：一道小河长长流着，山连山，树木成片；地里的玉米压弯了腰。这也是农民的一滴血一把汗换来的丰收硕果。再看那些柿子树，一杈杈都压弯了枝头，还有十里香的花椒，一株株一串串，是那样美丽动人。我一走一边看一边想，一抬头来到家门口。

我回到家，父母很高兴，说：“正好你回来摘花椒，我们正发愁呢。”我问爸爸：“我走了才1年多，家乡的变化不小哇！”爸爸说：“是呀。自从地责任到户，有劳力的就出去挣钱，有的发大财了；可没劳力的指着这点儿地刚够生活的。”爸爸又说：“你这次回来，还去不？”“我想再干几年。”爸爸说：“由你吧。”

过了半月，孙阿姨来信了，让我马上去北京，我也发了愁，父母也不放心。我村有位去北京干活的年轻人，我正好与他结伴走，这下老人放心了，他叫刘义。到了保定，我看着东西，他帮我买上车票。怎么那么巧？买了两个点儿。他说：“你先走，我后走；你下车后，在出站口等我，送你到地方我再回来。”说定后我上了火车。火车飞一般地驶去，车里的人满满的。等到了永定门，已是掌灯时分，我随着人流出了站口，这儿人多得很，车站的灯照得通明，出站口一片暗淡。我在四周再找刘义如大海捞针。我在那里问了这又问那，谁也不知道坐几路车。我慌了，恨不得哭。就在这时，在角落里出现了几条黑影，来到我面前对我说：“你去的地方我们知道，

我也是去那儿。”有个戴黑眼镜的人说：“对，我们是一路！”我呆呆地看着他们，心中不相信。正在不知所措，从后面走来一个小战士，说：“小同志，你去哪儿？”我告诉了去的地方。我反问：“叔叔你知道吗？”他说：“我也不知道，不过我可以帮你打听。等我接弟弟后，再去打听。”我很感动。那几条黑影在我身后说了几句什么，说：“小白脸子，没好心眼子！”便消失了。

解放军叔叔接出了弟弟，买上票，便带我向前走去，他告诉我，出门不容易，千万别受骗。他说：“你看到没有？那一帮小子不知是干什么的。”我说：“我一看到那样的人，心里害怕极了。”我问：“叔叔，你贵姓？”他告诉我：“你别问了，我是承德部队的。”说着他上前问一名乘务员：“同志，去石景山坐几路车？”乘务员说：“快上车，就这辆车；快点儿，车就要走了！”他又问：“哪位同志上石景山？”有位中年军人答了话：“我去那儿。”“这位女孩交给你，请你带她去。”又告诉了乘务员，到地方叫我下车。我说：“谢谢你，叔叔，你把地址留给我！”他笑了笑，一摆手说：“不用了！”他下车一步步走去。我在车上只见他那3点红闪的金光。这时，我心中闪现出雷锋叔叔的精神，这就是活雷锋！助人为乐，从不留姓名。事过之后想写一封感谢信，可惜不知道详细地址，没办法，只是深埋在我心里，在我的一生中永远不会忘。现在有成千上万个活雷锋——伟大的解放军叔叔，都深埋在人民的心中。

车在北京城奔跑着，我的心很不平静。车到了终点，中年军人说：“到了，下车吧！”我和中年军人下了车，他说：“前面不远有电话，你去打电话让人来接，我走了。”我说：“谢谢您了。”我奔到值班室，有一位小战士值班。我上前问：“请问同志能不能帮我打个电话？”他说：“帮你看看。”他拿起电话本翻了起来，他说：“总算是找到了。”他拿起电话打了好半天，才打通。小战士说：“好了，等着吧，一会儿有人来接。”我说：“真太谢谢你了！”不一会儿，姐姐来接我了。我老远就看到姐姐骑着自行车来了。我叫了声：“姐姐！”她

走到近前把车子放下说：“凤仙你可来了，快吓死我们了！听说你今天来，我正商量怎么去接你，刚才接到电话到高井了。”我就把车站上如何遇到活雷锋帮助了我，救了我，差点儿没上坏人的当告诉她，姐姐一听很受感动。我们边走边说，不知不觉到了家。刚进门，孙阿姨喊：“哎呀，小刘！你可来啦！今天晚上你不来，全家人也睡不着觉，女人深更半夜不出事啊？正急得团团转呢。”我说：“阿姨，真对不起，让你全家为我费了不少心。”阿姨说：“好了，已经安全地到家了。”我带来一点儿柿子、核桃，送给孙阿姨，阿姨很高兴。孙阿姨说：“我给你找的那一家，不知你干得了不？是城里一家大干部。你如干不了，我再另给你找。”我说：“阿姨，不必麻烦了，让你跑东跑西的，我心里真有些过不去。我试试再看吧！”孙阿姨点点头说：“好！”

次日，晚上7点多钟，一辆黑色的小轿车开到孙阿姨的门前，我和孙阿姨分手，孙阿姨说：“凤仙，到家给我来信。”我说：“没事！阿姨再见！”司机叔叔一路上一句话都没有说。在那夜晚的北京，没有月光，也看不到天上的星星，公路两旁灯火辉煌，照见一辆辆轿车向不同的方向驶去；一排排楼房的灯光，好比五彩缤纷的花朵。不一会儿，只听得汽车的喇叭声，一座大门打开，警卫站立两旁。我下了车，一位女服务员把我带到一间屋子里，说：“你就住这儿。”我说：“好，谢谢你。”她随后又抱来了被子。我把提包放在单人床上，对面地上还放着一盆夹竹桃。这位女服务员说：“走，跟我到前面认识一下去！”我问：“您贵姓？怎么称呼？”她说：“你就叫我斋姐吧！”

穿过二门，到了内院，斋姐说：“这叫姥姥。”我说：“姥姥，您好！”她面带慈祥微笑着说：“好！坐下吧。”我说：“谢谢您！”斋姐又引见一位正坐在沙发上的爷爷说：“这是爷爷！”我说：“爷爷，您好！”爷爷笑着说：“好，坐下吧！”斋姐又一一引见大姨、二姨、三姨、姜伯伯，还有姜小弟，两个小妹。认识完后，斋姐说：“好了，你去休

息吧。”我回到屋想：这就是电视里的外经贸部长？不是！那是多大的身份，怎能和我小小的百姓平起平坐？我村有位小姑娘在石家庄给一个中央委员当保姆，那算了不起的人物了，保姆把饭做熟后，等家里人吃完，剩下些残茶剩饭，让她自己到下面吃。这位小姑娘说：“我不干了。”后来回了家，这件事谁都知道。

到了第二天早晨，斋姐向我交代任务。该吃早饭了，全家人围得满满的。我站起来说：“我呆会儿再吃。”姥姥叫住：“凤仙！坐下来一起吃吧！我们家没那习惯。”我脸一红，不好意思地坐下，很不自然地吃下这顿饭。我心里解不开这个谜，日久天长，才明白了，姥姥为国鞠躬尽瘁，不辞辛劳，爱民如子，国家的忠良之臣。我国大多数老干部都有这种精神。国家如此，才国泰民安。

大姨、二姨、三姨，细高个子身材，走路大方，不但相貌美，说话文质彬彬，真不愧是北京人的风度。

全家人都把我当自己人看待，每个星期六大会餐，鸡、鸭、鱼、肉十几个菜，一大桌人挤得满满的。姥姥站起来亲自给大家夹菜，一边夹，一边说：“每人一份。”给我小盘里夹了些鱼、肉和菜。我站起来说：“谢谢您，姥姥，我自己来！”姥姥放下勺，坐下说：“不要客气，自己动手！这和你家一样！”多么动人的话语！她说话的时候总是面带慈祥，语重心长，真是感人肺腑。多好的姥姥，她的高贵的品德真是值得我们祖祖辈辈学习。

过了几天，大姨说：“凤仙，这些衣服拿回去让你家里人穿去。”我谢过大姨，心中非常受感动。三姨也拿出了不少衣服说：“这些衣服拿去穿吧！”“谢谢三姨！”这一切我怎能忘？

旭妹很有才，她背历史课很熟，说话出口成章。等放学后，玫妹用撒娇的语调说：“小姐姐，陪我写作业好吧？”我给她看着表，她的算术算得又快又对。做完作业，她弹钢琴，她的一双小手弹得很好，《浏阳河》，我听着这支曲子很熟。这就是我每日的生活。

有一天，爷爷叫我：“太姥要出去，我们一起去北海玩！”我说：

“行!”我们把太姥推出大门,太姥坐着四轮车,手拿着拐棍很高兴。大街上车来人往,穿过一条条大街,又路过一道道路口,来到了北海公园门口,爷爷拿出钱买票,买票的人很多。我把太姥搀扶下了四轮车,太姥说:“这就是北海呀?”我说:“对!”爷爷买完票,我推着四轮车往里走,爷爷扶太姥进北海。北海里面好热闹!有坐船的,有一条大鱼船上面已经坐满了人,上下翻飞,特别好看。有不少外国人在拍照。我们来到五龙厅下坐了会儿,爷爷说:“走,再到九龙壁那儿看看!”我们游玩了好半天才回家。爷爷说:“以后太姥闷了,你就推她来这儿玩。”

过了几天,太姥的五儿子来看母亲,我和爷爷、五爷爷、太姥去了故宫。夏天的景色倒有一番风采。从后花园进去,这里树木茂密,花草鲜艳,爷爷和五爷爷一边走一边讲,说这里是万岁爷曾经坐过的金銮宝殿——太和殿,金碧辉煌。从一个个门坎把四轮车推过,一直过了午门。从内宫到午门,脚底下好比金龙飞腾,有不少外国人在此游览。这个地方我终生难忘。后来,北海、景山、地坛公园是我和太姥常去之处。生活给了我无比的快乐。

快要过春节了,三姨说:“凤仙,我买了一块布料,你拿去做一件衣服。”我说:“谢谢你,三姨,我不要。”三姨说:“过春节了,这也是我送给你的礼物。”“谢谢!”

这时响起了震耳的鞭炮声,五颜六色的采炮迎来了1984年。晚上我和姥姥、爷爷、三姨、小妹去大礼堂看戏,演的是《五女拜寿》。在这个大礼堂内坐的都是中央大干部和家属。戏完后,台下响起热烈的掌声。我们坐在小轿车里,在回来的路上,姥姥说:“这戏唱得不错。”爷爷也点头叫好。

春天来了,院内的海棠花开了,走廊里五颜六色的花开得是那么鲜艳,一朵朵君子兰发出的清香味儿。我每天干完活儿就来到厅下浇花。我很喜欢花,有人说,爱花就是热爱生活。我觉得这个大家庭给了我无比的幸福。

有一天，警卫叔叔忽然喊我：“小刘，家中来信了！”我打开一看，说父亲有病，十分想念女儿。我看后心如火烧，当晚把这件事告诉三姨，三姨说：“那你就回去看看，让斋姐送你上车。”姥姥拿出一个罐头说：“凤仙，给你父亲带回去！”我说：“谢谢您，留着您自己吃吧！”姥姥微笑着说：“回家向你父亲问好。我们这儿也没有新鲜的东西，你就拿着吧！”多么激动人心的话语！这个罐头代表着首长那颗火热的心，使我终生难忘。全家人的关怀使我感动得热泪盈眶。斋姐送我到火车站，我们挥手告别。

家乡改变了，有了新面貌。我下了车往家走，心情十分激动。看村庄，一排排新房焕然一新；看山上，光秃秃的山坡披上了绿装；往山沟看，杏花开满了沟；看路旁，一层层绿油油的小麦像铺上绿色的地毯，一条小溪蜿蜒流淌……这真是青山绿水流不尽，改革使农民又创造了大自然。

不一会儿，到了家。母亲说：“凤仙回来了！”“娘，我爸爸好点了吗？”“好点了！”说着进了屋。爸爸一见是我，说：“你回来了？”“啊！爸爸怎样？”“没事了。自从咱驴子药死后，我上了些火，旧病复发。”我劝说了父亲几句：“死就死吧，一头驴子，算倒霉！钱是人挣的！”父亲说：“后来想开了，我的病才好点儿。”爸爸又问：“凤仙，这次回来还去不？”我说：“姥姥全家对我太好了！你这不是好了吗？过几天就走。”父亲点点头说：“是呀，人家对咱好，可怎么报答人家呢？”过几天，我又回到这个大家庭。

夏季来到了，天气闷热，小旭妹已经放了暑假。有一天，她高高兴兴地跑来告诉我：“小姐姐，我们全家去北戴河，你去吗？”我说：“真的？我不知道啊！”过了几天，来了一辆小客车，三姨说：“凤仙，你也去吧”我们一起上了小客车，满满的一车。我们上了火车。姥姥、爷爷、大姨、二姨、三姨、姜伯伯、姜小弟，两个小妹，还有两位解放军叔叔。下了火车，又上汽车，这离北戴河不远了，穿过一层

层庄稼地，汽车已经靠近大海。从车内看，影影绰绰的海水打着浪花。

到了驻地，两个小妹说：“小姐姐，走，咱们到海边去玩！”我们3个飞也似地向海边奔去。旭妹穿着一件蓝色的学生裙，小妹穿一件粉红的连衣裙，我拉着小妹跑呀跑呀，她们的衣裙被风一吹，就像飘起来的一对小鸟。到了海边，向远处看，一望无际。我们兴奋极了，我们穿的都是凉鞋，踏着那一蹬就是一个脚印的沙滩，旭妹兴奋地说：“小姐姐，你见过大海吗？”我说：“我平生这是第一次见到大海，从前只是在电影里见过，可今天是现实！多美呀！”旭妹情不自禁地说：“啊！大海，你是多么的美丽！”好像大海听到了她的话，大海在呼啸，海面上波浪翻滚，一浪接一浪向我们扑打过来，好像在向我们招手。我们过了好半天才难舍地回到驻地。在这里的时光一时一刻都难忘。除了完成自己的任务外，其余时间都流连在大海边。

我和姥姥、爷爷全家人还到孟姜女庙游览。好一个孟姜女塑像，美丽豪华，有许多人在这里留影纪念，有不少外国人大声呼喚。啊！美丽的大海！他们还用相机向远处拍照。我们又来到“天下第一关”，这座阁楼屹立在长城的起端，好似长城的门户。有当地的领导带我们登上了二层楼，里面珠宝玉石，金光耀眼，照得人眼花缭乱，都是古代的精制品。当地领导介绍这些东西的来历，姥姥、爷爷微笑着点头。在二楼往远处看，逶迤雄伟的长城一眼望不到头。

我们又去鸽子窝看日出，很遗憾去得略晚了点儿，太阳已经升起，照得整个海面红光似火。这真是：一轮红日照山岗，照射花儿有多香。这样的景色能不让人留恋？美丽的莲花湖公园和望海厅，我们站在厅下向远处观看，只见海面有不少客船，飘飘荡荡，这一切美景无不动人心思，在我一生中能来到此地，我感到很骄傲。我和旭妹最后一次来到海边向大海告别，旭妹说：“我真不想离开大海。”我说：“这不是长久之地。你可能再有机会来北戴河，我一

生不会再来这个地方了。”我们深情地望着大海并走来走去，我们很不情愿地离开了大海，回到了北京。

光阴如流水，一晃又是1个多月。我在这个大家庭生活得无比快乐。一天，我收到家里来信，打开一看，父亲写信叫我收到信后马上回来，也没说有什么事，我考虑了很久，我真不想回家，可是也不知道家里出了什么事。我为了难。我和姥姥、三姨商量，三姨说：“你到家看看，没事再回来。”就这样我和姥姥、爷爷、三姨挥手告别，又是斋姐送我到火车站。我对斋姐说：“我们这次分手，也许永远不会见面了。”斋姐说：“我们还希望你能回来。”我的泪水围着眼圈转，我忍住心中的泪。斋姐送我上了火车。她说：“凤仙，祝你一路平安！”我说：“谢谢，再见了，斋姐！”她看着火车走远，我向她招手，直到一点儿影子都看不见了。我望着北京城，心中很难过，不知怎么这次回家就料到命运不会再让我回到这个地方了。

秋天的风刮得庄稼哗哗作响。我回到家里，爸一见我，不高兴地低着头问：“凤仙回来了。”他赶紧接过我一个提包。我说：“爸爸，你这次写信，家里出了什么事？”娘说：“没有事，就是你哥不在家，家中的活儿干不过来，所以才去信让你回来。”我也没说什么。

收秋种麦，摘柿子，剪花椒，忙个不停。好不容易把活儿干完了，村里的大嫂们来串门，大嫂说：“你今年也不小了，有对象了吗？”我脸一红，说：“看你，我还小呢。”她把手一拍说：“你可看不起咱山沟的人，现在，除了换亲的姑娘，剩下的都往城里跑，如果这样下去，山村成了‘光棍队’了。”她又说：“唉，说正经事，我记着一家，换亲；可你是否有意……”我打断她的话，说：“大嫂，我谢谢你的好意！换亲这根本不是自由婚姻。你看换亲有几个好的，不是年岁大，就是没房占。再说，夫妻没感情，吵吵闹闹，怎么过日子呢？这不是拿终身大事开玩笑吗？从今后你们再也不要对我谈换亲，我是绝对不换的！”大嫂说：“我是这么说，也是为你全家好，不干就算

拉倒!”她没好气地走了。

父亲见我气跑了媒人,心中很不高兴。他把我叫到跟前,说:“凤仙,我问你说实话,你到底给你哥换不换媳妇儿?”我有气地说:“我绝对不换!我年龄还小,过几年再说吧!”父亲生气了,说:“你还小啊?今年都21岁了,该考虑你的事了!”他用手指着我说:“你看你整天蹦呀跳呀的,像个小孩子,一点儿也不考虑咱家的事!你看你哥都快30了,我只有你1个女儿,你可为我想想……”我打断父亲的话,说:“你不要对我说那些,我就是不换!难道人生就没有自由!”这句话气坏了父亲,他气得没办法,举着手刚想过来打我,可刚发起的怒火又止住了。慢慢地,他把手放了下来,一下子坐到炕沿上,眼泪不住地流下来。他一边掉泪一边说:“我今年60多岁的人了,眼看着你三个哥哥年纪已过,现在条件虽然比过去好点儿,村的姑娘除了换亲,其余的都往城里跑。难道你想扔下我们远走高飞?如果咱家娶不上一个媳妇儿,咱家岂不断了根苗?要是换上来一个人,总算是一家人家了。我这做父亲的,就是在九泉之下也能瞑目了。再说,换亲又不是咱家实行的,自古到今多少年来就实行这一方法!”他的泪水止不住地往下流。我的心像刀扎一般,我说:“爸,你别说了。”父亲见我动了心,他说:“你答应了?”我没好气地说:“我再考虑考虑。”父亲不再往下说。

到了晚上,我一个人睡在炕上,翻来覆去睡不着。在想父亲说的话,心里好一阵阵地心酸。父亲一生不容易,16岁扛长工,18岁参军,亲自上战场与日本鬼子拼杀,在参加杨成武司令指挥的狼牙山战役中险些丢了命。他立过不少的战功,后来得了病,回乡。38岁与母亲成家,生下我们弟兄4人,家穷得不像个家,父亲拖着半病的身体,风里来雨里去,吃不饱,穿不暖,日子是那样的艰难。自从改革以来,百姓们过上了自由的生活,比过去强多了,熬到现在是多么不容易,到如今他老人家希望着又是什么呢?只想到你的儿子娶上个媳妇儿,爸爸呀,你哪想到女儿的终身如何?心里不住

地溢泪,只是抱怨。如果不换,对不起父母养育之恩;换吧,可我一生不会得到幸福。心中说不出是一种什么滋味儿。对着老天爷哭诉:天哪!为什么我哥哥娶不上媳妇儿,这笔债叫妹妹偿还?这哪儿还有“自由”二字?我忍不住低声哭泣。我又想到本村一个小姑娘17岁,长得十分漂亮,为了给哥换亲,嫁了一个40多岁的男人;因为年纪小不懂事,过门后挨打受气。想到这儿,忽听表妹的声音响在耳边:“表姐,你千万记住,就是死了也别换亲!”表妹结婚几年了,她比我小1岁,长得特别漂亮,她的一双大眼还挂双眼皮儿,圆圆的脸蛋上挂着红晕,细皮嫩肉。她那年才17岁,提亲时她死也不从,大姑拿着条帚疙瘩打得表妹满炕滚,一边打一边说:“这门亲事你应不应?”表妹捂着脸放声痛哭。乡亲们前来解劝,拉开大姑,又劝表妹。她哭得像个泪人,众人看不下这心酸事,也不住地流泪,看到那幼小的姑娘遭到的不幸的命运,众人强忍着说:“不要哭了,这门亲事你就答应了吧!啊?看在你父母养你这么大。你嫌人家年龄大?理儿怕翻个过儿,你哥年龄也不小了。答应了吧!谁叫咱是女人呢?认命算了!”表妹忍住悲声总算是答应了。过门后,她常挨打受气。她对我说:“表姐,看见我没有?整天吵吵闹闹,这哪里像个家呀?”我对表妹说:“放心吧,我是不会换的!”可又想到如今该轮到我了!怎么办?泪水湿透了枕巾,我的心如同刀绞,感到无限的委屈。我心里念叨着:“我的命为什么这么苦啊?”我慢慢地摸着穿上了衣服,在那黑夜中奔走着,有满肚子的委屈又对谁说呢?有谁会理解我的心?我对老天举手相问:“为什么?老天爷呀——为什么?”我在茫茫的黑夜对老天爷哭诉着,脚下不知什么东西滑了一下,一头倒在沙滩上。我心里明白,可我没动。风一阵阵吹来,山头上一声声布谷鸟的叫声传来,树叶的沙沙声,布谷鸟的叫声,交相入耳。“布谷,布谷”的叫声好像是对我说“命运,命运”。我不由得心中打了个冷颤,我起身慢慢回到自己的屋子里,心里想:认了命?谁让我是个女人呢?把心一横,为了孝

敬父母，为了哥哥的幸福，就是死了，也要对得起父母的养育之恩。

第二天，我对父亲说：“爸爸，就听你的。我知道你这大半辈子人累死累活，都是为了什么？不就是为了儿子成家立业，这是你唯一的希望。我答应你的要求。”父亲很高兴。我说：“应是应，可有个条件……”父亲惊讶地问：“什么条件？”我说：“男方不能超过30岁。”父亲紧皱的双眉的额头的皱纹马上舒展开了，并且对我说：“好，不管怎样，你应了就好办！这件事你自己做主，这也是没办法的事。”

糊涂了断自己的一生，虽然有再大的苦痛，也就没有抗婚的勇气。这条路走错，悔恨不已，提亲的不少都被我谢绝了。父亲把这事告诉了干儿子。他说：“干爹，我那里有一家我看很合适。”“但不知是哪一家？”“就是西沟保家兄妹二人。年岁不大，人长得不错，人性也好。”“好了，你去对你干妹说吧。”

干哥把我叫到屋，说：“凤仙，我给你找了一家，年岁不大，双方长得都不错。”我问：“哥，是哪一家？”干哥说：“你知道保家吗？我说的就是他。”我想了想，说：“他，对，他长得倒可以，不过……”干哥再三追问：“不过什么？年岁比你大1岁，你说，哪儿还有你的话可说？”“我见到过他，可我与他不了解，怎能成亲？这事不能决定，过两天再说吧。我要好好考虑一下。再说，西沟那个地方太偏僻，出门就上大山，不产麦子，不能推车，虽然离我们这儿不远，但条件相差太远。”干哥说：“换亲全占不了。你说咱这儿条件差，比这条件差的地方有的是。你好好考虑一下。”他又让父亲与我做工作。父亲说：“我看这门亲能成。”我说：“可西沟不产麦。”大哥说：“这个地方实在是不行。”二哥说：“条件差不怕，咱这儿产麦，有我照顾你。”我想：也是，只要夫妻过得好，不全靠自己的本事了？

到了第二天，干哥和另一个媒人再三要求，互相对看。我和父亲来到他家，家里穷得什么都没有，3间小破平房像个黑锅底，人长得倒很精神，比我大1岁，看着像个忠诚老实的人，可不知他本

性怎样。我根本没有机会与他交谈，我也不好意思，他也不爱说。媒人再三说这算说定了，明日去咱们家。

转天，我忙着招待了他们。媒人说：“两方没意见，明日去办结婚手续。”我说：“互相了解些时间再办不迟。”媒人说：“办了不是一样吗？省了人家说这说那。”我听了他们的话，办了结婚手续。二哥的婚礼先办，我定于正月二十九办婚礼。

哥的婚事办了，可我怎么办？事已至此，也只好委屈求全。婚期到了，接亲的人赶着个小毛驴来到家门口。我装着睡着的样子，急得父母没办法，爸爸说：“快叫凤仙起来，接亲的已经来了！”母亲叫了我好半天，我才慢慢地起来。送亲的两个嫂子劝了好半天，这才梳头换衣，我一口东西都没吃。接亲的催了一遍又一遍，在门外喊：“怎么回事？快点儿！过了时辰就不好了！”外边响起了鞭炮声。有人说：“从屋到上轿谁背？”我说：“自己走！”我走到毛驴面前，两个嫂子让我上去。我说：“还是走着吧。”两个嫂子连拉带推叫我上了毛驴。我头顶着红盖头布，一手拿着伞，身穿红绸袄、蓝裤子，脚登黑皮鞋。接亲的拉着毛驴，送亲的嫂子也上了毛驴。大哥、三哥，还有当家子的两个哥挑着一对柜子、被子、脸盆、暖壶等，这支小队伍踏着弯弯曲曲的小山路往前走。我的心很不平，泪水洗面。心里想：这就是我的命运吗？这条路好像断了我的心肠。毛驴脖子上的铃铛声声响着，时而打断了我的思绪。过了一会儿，有人说：“快到家了。”鞭炮已经响了起来，有两个接媳妇的妇女头戴红花，搬来个凳子，地下早已经铺好了毡子。两个接媳妇儿的一边一个把我搀下毛驴，在凳子上站着。等鞭炮放完了，两个毡子往屋里倒。刚走到门口，门后有一个火盆，新郎在门后拿着一瓶酒往里倒，火冒一人高，我不知是怎么回事。走进屋上炕时，有一包东西让我登过去。我刚想坐在炕上，接媳妇儿的让我下来，把蒙头布解下，重新洗脸换衣服。这一路折腾，这才没事了上了炕，这就是女人都要走过的路。做女人一生都在追求幸福，农村的女人谁也

不能逃开这步路程。我们的婚事大办一场，屋里墙上挂满红红绿绿的花布，亲戚朋友热闹非凡。到了晚上，婆婆端来饺子说：“她嫂，吃了这饺子吧！”我说：“我不吃。”大嫂子们在一旁答了话：“今晚吃饺子，第一个抱小子！”说完咯咯咯地笑了起来。我说：“去你的，这么说这饺子我不吃了。”婆婆没办法，只好端走。

“洞房花烛”，晚上人们不再吵闹了。我坐在炕沿上，不一会儿，他从外进来把门栓上。我看着他，心想：我与他不了解，没仔细观察过他，看表面倒像个男子汉。他深情地望着我一言不发。外面有几个大嫂在听房，嘻嘻地笑个不停。我也不好意思与他说话，上炕和衣而睡，我们谁也不说话。他太忠诚老实了，心里有话说不出。我也不理他，装睡。他忍耐不住心头的火，拉住我的手，往他怀里搂，我不由得扑向他。我应该是他的吗？我心里问自己，到这个地步还能说什么呢？就这样建立起一个不应该建立的家庭。我问他：“你知道爱情标志着什么？”他说：“什么是爱情，我不懂，咱庄户人家就知道生儿育女，哪管什么爱情和感情？”我气得要命：“你这个蠢货，真是傻瓜，亏你说出口！一对夫妻没感情怎能建立起美好的家庭？应该互相理解，互敬互爱，互谅互让，才能达到爱情的标准。”

我们两个人的性格大不相同，我爱说爱笑，可他不爱说不爱道，为这以后常常吵闹。我们结婚20天，他要走了，因为大办喜事欠下大笔的债。在那时1000多元就不得了。他无情地走了，去东北下砖厂出砖去了。从此，我生活在这个偏僻的小山沟里，跟着公爹风里来，雨里去，上山下岭种地，婆婆在家做饭。过了半年，公爹说：“她嫂，咱还是分开过吧！”我想：为什么过得好好的要分家呢？我说了声：“为什么？”公爹又说：“因为我们老了，干不了多少活儿了，我跟你们在一起拖累你们。说了半天有你大哥、二哥他们。分家以后，地我也不种了，分给你哥三个；我呢，能干就轮着地里走

走，干不了就不干了。”我心里明白，老人觉得和我们在一起吃苦太多，因为有1000多元的帐，家里都紧在那上面。我心里明白，可是没说出来，便说：“行啊，分就分，老人跟不上一辈子，靠自己的本事了。”给他去了一封信，让他回来分家。过了几天，他回来了，也不说什么，好说好商量，分了家。什么都没有，把粮食分开，只分了两间破平房。家算是分清了，他对我说：“明天我就要走了，地里的活儿干不了的，请下面的爸爸来帮着干。”我心里很难过，在这个家庭里，没有一个人给我一点儿温暖，这也是命该如此。他走了，我独立生活，地里的活儿干不过来，父亲来帮我锄地，一边锄一边讲他当年打仗的故事。

光阴如流水，到了年底他回来了，挣的钱还清帐，还给老人帮了钱，还剩300元。我说：“这房子要蹋了。”他说：“盖新房。”我说：“盖房，钱没钱，木料没木料，怎么办？”“借钱。”我也同意了。拆旧房盖新房，说干就大干起来。苦战了半年，房子盖上了，可又欠了3000多元的债，这个数目对小小的百姓压力太大了。我说：“房子盖上了，这帐怎么还清？”他也发愁，要说今年出去几个月能挣点儿钱，可你再过两个月就坐月子了，今年我就不出去了。”

闲话少说。过了两个月，产期到了。山区离医院很远，只有几个医生。我觉得肚子一阵阵疼痛，让他大哥的儿子找医生，我在地上走来走去，不一会儿，孩子生出来了。婆婆把孩子收起来，我已经血流不止，婆婆在一旁说：“这怎么办？我接过多少生，没见过这样的！”这就是大出血。地下的血已经没脚面厚，我脸色苍白，婆婆拉着我又叫他：“快让她上炕！”我刚走到炕沿，一阵头晕昏了过去，我再也不知道事了。他喊，婆婆也叫过了好半天，我才发觉我躺在炕上，他拉着我的手掉泪。我慢慢地睁开眼，他眼睛突然一亮，有了笑纹，说：“你怎么了？”我说：“我怎么上的炕？”他说：“刚才你上炕时，你昏了过去，可把我们吓坏了。”我向旁边看了看，说：“孩子呢？”他说：“在这儿，你看，是个儿子！”我点了点头，又闭上了眼睛。

因为大出血，给我身体增加了负担。农村坐月子条件好的能买点儿营养品，可我说起来也够寒酸的，别的不说，连点白面都吃不上，乡亲们送来点儿挂面，什么都没有，刚满月就又干起来家务。一分钱跌倒男子汉。他愁得没有办法，年底到了，老人钱、白面其他哥们帮，我们怎么办？他也有志气，对大哥说：“你们帮我没有？我贷款也得让老人过个愉快年，这叫人穷志不穷！”我们过年是稀里糊涂地过的。一开春，他又要出去用血汗把帐还清。我的生活更加艰难。

虽然有婆婆，老人在吃的帮粮食。妯娌之间，你一言，她一语。我背着孩子下地，背着孩子喂猪，让他在地上爬。晚上不吃饭的时候很多。白天把孩子让奶奶看着，我地里干活儿。风里来，雨里去，到晚上抽出时间来给孩子做棉鞋等。

夏天到了，我把地里的麦子割下来打了，共50斤左右，等回到家，孩子说什么也不找奶奶，他哭着非要找我。他正在发烧，我抱过孩子，对婆婆说：“娘，帮我把这点儿麦簸一簸。”她说：“你这点儿麦还用我给你簸？给你簸，你大嫂哩？”公爹在一旁说：“常给你们干活儿，连一点儿好东西都吃不上。‘有山靠山’，人家没老人的难道就不过了？给你干，我不都吃你一个人的，还有你大嫂、二嫂，她们说了，再给你看孩子，让我去地里干活去！”他又指着婆婆说：“从今后，什么也不干了，免得叫她们咬缠！”我气得火从心里冒出，就和他们吵了起来。我一边说，一边哭，难道做老人的也不觉得我们可怜吗？我现在过的是什么日子？过年贷款也要帮助你，我们不吃不花还对不起你们？我觉得已经尽到儿女的义务了。你不看孩子我更无法生活……乡亲们都来劝二老，公爹说：“从今后就不看了，看你如何？”乡亲们把我连拉带拽扯回屋，劝说一番走了。我抱着孩子泪如雨下。生活啊，你为什么这样难？前思后想，我的一生命运和他连在一起，难道这一切都要由我来承担吗？活着还有什么意思？我想到了死，可又看着怀里的孩子，怎忍心？心想：孩子

有什么罪？我死之后谁抚养孩子？我不如带着孩子远离家乡，流落街头，无论如何也要把孩子抚养长大成人。主意拿定，我流着眼泪写了一份夫妻分别的绝情书，大致内容是：

保家：命运把你我联系在一起，你我没有什么缘分。生活逼得我走投无路。你狠心地一走，你可知我怎么一天天度日？虽然没缘分，可咱们还是夫妻，常言道：一日夫妻百日恩，所以，我才写下这几句话。我走了……原谅我，生活拆断了你我，到此结束了……

我也不知道去哪儿，人们发现了也不用找我，天涯海角也不会找到我。第二天清早，我抱着孩子上了公共汽车，心里很不是个滋味，满肚子的苦水到哪里去诉？天气太闷热了，正是六月天。我的泪止不住地往下流，心想：到哪儿去呢？哪里是我的安身之处呢？我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亲人……

车到了保定，下了车，我们娘俩在一个角落坐下。天太热，孩子一阵阵哭，哭得我心碎。我倒没什么，只是孩子……我再也不敢想下去。旁边一辆辆汽车都在拉客喊去向，忽然听得“有去北章的快上车”的叫声，我心里一下子亮起来，我不如把孩子交给保家，我再与他分手。想到此，我抱着孩子，挎着两个提包上了车，我坐下把提包放下，车开动了，我的心很难过，孩子也不哭了。

等下车后一打听，才知这离砖厂还有8里多路，这怎么办？电焊工叔叔说：“马路对过儿是造纸厂，你去打个电话，让人来接。”谢过叔叔，我过了马路来到造纸厂，大门旁有电话室，屋内坐着一位40岁上下的男人，正在看报。我问：“麻烦您一下给北章砖厂打个电话行吗？”他瞪着一双大眼不住上下打量我，说：“干嘛？”我把事情说了一遍，他拿起电话说：“行，试试看！”打了好半天也没打通，放下电话说：“没人。”我急得没办法，一位穿红衣服的大姐来了，我又请她打了好半天，也没打通。这位大姐说：“别着急，中午没吃饭的吧？我给你打饭去！”我说：“谢谢你，姐姐！我带着几个馒头。”她说：“天太热了，把孩子放在这屋床上玩，没事儿。”她也很同情

我，她说：“做一个女人很不容易，要付出一切代价才能把孩子抚养成人。你在这屋呆着我去问老王。”她转身走了。我正哄着孩子玩，又走进一个高个子，他同那个刚才帮我打电话的男人说：“你不是缺儿子吗？把这个小男孩买下！”那个男人上前问我：“你的儿子卖不卖？”我说：“不卖！”高个子男人又说：“要不连这娘俩儿一起带回去好了。”高个子男人说到这儿出去了，剩下这40岁的男人，对我嬉皮笑脸地说：“3000元把你儿子卖给我来吧！”我没好气地说：“别说3000，就是万两黄金也买不走我的亲骨肉！”他说：“好了，不卖就不卖吧。我住在砖厂附近，呆会儿跟我走，叫你们夫妻团圆哪！”说着，用手托住我的脸，说：“看你瘦得什么样儿了！”吓得我往后退。“你……你想干什么？”“我逗你玩呢。”“你不要欺负人！”他瞪着恶狼似的眼扑向我，我一闪，他扑空了。这时，穿红衣服的姑娘进来了，一看他那样子说：“你干嘛哪？”他说：“没干啥。”红衣服姑娘说：“本来么，人家出门在外怪可怜的，你拿人家开什么心哪！”他满脸陪笑说：“我说着玩呢！”他退了出去。大姐说：“别和他一般见识，我找王师傅去了，他说呆会儿找车子和他一路回去，他住在砖厂的后面。”正说着一位50多岁的叔叔走进来，大姐说：“这就是王叔叔。”我说：“王叔叔，您好！”王叔叔说：“听小红说了你的事，年轻人那，有气什么都不管，大热的天，把孩子热坏了怎么办？”王叔叔说：“吃饭不？我在食堂打饭去！我们刚吃了。”我说：“我已经吃了。”他一转身说：“我去提水去。”我说：“叔叔，我不渴。”不一会儿他提来一壶开水，我不知怎样感谢这位叔叔。他放下说：“等着吧。”他们走了，我有说不出的感激之情。过了一会儿，王叔叔来说：“呆一会儿，汽车本不走那条路，我告诉他绕道把你送到路口。”我很感动，这个造纸厂的一群姑娘都送我上汽车，我坐在司机楼里，穿红衣服的大姐把东西递给我。车开动了，我向王叔叔、大姐们再见，车厢后面站着几个彪形大汉，横眉立目，司机一语不发。来到一个街头停下车，司机说：“到了，你顺着胡同直着往前走，到

头就是。”我谢过说再见。车飞也似的开走了。

我挎着两个包，抱着孩子走，街中间有一位大娘在簸麦，我问：“大妈，北章砖厂是这么走吗？”她说：“是呀。你找谁？”我说：“是怎么回事。我本不想来这儿，事情逼得我走投无路才来到此地。我把孩子交给他，我要饭去！”她说：“别那么说。”又叫女儿出来，走出一个十二三岁的小姑娘，“婴儿，快给他们拿些杏儿去！把车子推出来，送她娘俩儿上砖厂！”我说：“谢谢大妈！”“不用了！”婴儿一转身出来了。大妈说：“把提包放在车子上，多重啊！我侄子是砖厂带班的，走吧！”我想：这真是文明社会，人间处处有亲人。

到了窑厂，婴儿喊：“表哥，刘保家在吗？”他说：“哪个保家？”正喊着，从一旁宿舍探出几个头，其中正是大哥喜文，正在吃饭。大哥喊：“你干吗来了？”保家从屋里走出来，一见是我，他呆呆地发愣。大哥说：“家里出了什么事？”我一见到亲人泪水止不住，就哭啼起来：“我在家不能生活下去了！”对保家说：“我把孩子交给你，我永远不进你的家！”我转身往外走，他和大哥异口同声地说：“你到哪儿去？”“做一个流浪者！”一番话气得大哥直跺脚，“你……你胡来！你这样做对得起谁？怎么对得起父母？再说，保家在外辛辛苦苦不容易呀！”我说：“他在外不容易，可我带着孩子在家里地里更不容易！我实在生活不下去了！”大哥发了火，说：“明天你无论如何也要回家去！”我说：“我就是死了也不会回去！”

保家一句话也不说，只是闷着抽烟。我转身就要走，门口已经站满了人，我只好坐在用砖头垒的炕沿上，我没好气地说：“要是知道这样，就是死在街头也不来这儿！”你一言我一语都劝我回家，我的心中有天大的委屈。

俗话说，人生在世谁没有错呢。听了大哥的话，第二天我又回到这个对我不存在的家。到家后，才知道我走后全家人不得安生，我家大哥、二哥到保定找我。我回家后，老人说：“我有的地方说得不对的，别往心里去。”我也自我检讨。悲欢离合，从新生活，互相

谅解。

秋去冬来，为还帐在外打工的无情的男人回到了家，给我商量买羊的事。我说：“今年羊价这么高，明年大降价，这不是明摆着赔钱吗？再说，‘出气’的东西你敢保证一个不死！”他说：“我与干哥商量好了去承德一趟买30只羊，用3000元的本儿。我们算了一笔帐，一年下来连羊绒带再收些羊羔，比出去卖苦力不错。”我想也是，随口说：“行啊，不过你们不懂眼怎么办？”他说：“去找二姐夫。”让他去走一趟，就这样说定。第二天他俩奔观音堂去找二姐夫。二姐夫是个驴贩子，他们来到他家说明来意，二姐夫说：“不用去承德，这村前几天从承德赶来一群羊，你们去看看。”他俩儿心活了，并买下这群羊，好的赖的共90只，他俩儿打算对半分。

眼见着天已经黑了，他还没回来，我心里有些不安，看看表已经9点多了。忽听到外面有脚步声，他兴冲冲地走进来，我刚刚躺下。我问：“吃饭了吗？”他说：“没有。”我说：“这个时候还没有吃饭，干什么去了？回来这么晚？”他坐在炕沿上说：“买了一群羊，从观音堂走到这时候。”我一下子坐起来，问：“多少钱？”他说：“这群羊共90只，干哥一半咱一半，每人平均6525元。”我当时就傻了，心里不明白丈夫胆子这么大，不给自己商量，敢做此事。我气得脸色苍白，用手指着他说：“你……你想干什么？不想过啦！我告诉你，明天把羊退回去！哪里去找这么多钱？”他说：“这你不用发愁，求大哥去贷款。”“贷款？更不行！无论如何也得把羊退回去！”他说：“好了好了，你别嚷行不行？我的心情你是可以理解的，我也是为你好，为了咱没出世的第二个孩子。你一个人在家带两个孩子吃苦受累我怎能忍心？再说了，老爷们说话是算数的，你给我留点脸面好不好？这羊是一群下来的，你往回赶，干哥他不往回赶，事情是办不了的。”我叹了口气说：“你呀，——你的心情我理解，可你不能胡来，这关系到今后的生活如何。”他说：“放心吧，绝对赔不

了!”咳,没办法!

我们又生了第二个儿子。辛辛苦苦放了一年羊,到了春季,一场大灾难临头:有一种传染病,使羊身上长痘儿,一下子死了大羊30多只,羊羔也死。这真是祸从天降,给我们的家带来了灾难。这个家听到的是我的哭声、羊的惨叫声和婴儿的啼声,让人听了心碎。从此后,这个家冷冷清清,悲悲切切,他只是叹气。到了秋天,羊死了还不算,羊价又大跌,没办法只好再放一年。生活更加艰难,花一分借一分,连买一包火柴的钱都没有,连一点儿麦子面都吃不上,因为羊有病,不断喂它们粗粮,所以人连粗粮都不够吃。过到如此地步,乡亲们谁也不敢借给一分钱。那些有钱的娘们儿说:“有钱也不借给他们,借给他们不定何时还呢。”我听到此话,好似冷水泼头,心如刀扎。有少数的好心人借给一点儿钱来维持生活。一个月当中吃不上1顿白面,每天3顿稀粥,这下可苦了孩子,见人家吃白面饼,伸着小手去要,可我的心是一种什么滋味?人家说给孩子一点儿,我心里难过极了。

他也变了,变得冰冷无情,这样的生活他也忍受不了。他爱喝酒,没钱买,就去借。他一人喝闷酒,常醉。我气得和他吵起来,我说:“好哇,看你也不想过了,生活到了这种地步你还这样!”他拿起酒瓶在朝我打来,我一闪打空了。我气得发疯似地向他扑去:“我给你,你打死我,我不想活了!”两个孩子在地下搂着我的大腿哭,这时邻居们赶来劝架,有的来看笑话,有的实心劝。他借酒劲儿又拿了一把锹奔我刺来,我抱起孩子向他撞去,乡亲们把铁锹夺去把他拉到一旁。我有天大的委屈,我放声痛哭起来。

邻居们把我拉到屋里,把他也拉到炕上,他躺下迷迷糊糊地睡着了。我怀中抱着不满两周岁的二儿子,大儿子在一旁直愣愣地望着我。我看看5岁的大儿子又看看怀中的二儿子,心如刀绞一般。再看看喝得酩酊大醉的丈夫,不由得吸了口气,唉……这哪里像个家哟,不由得呜呜呜地哭了起来。

等他醒了酒劲儿，我唠叨他，哭诉自己的苦衷：“我来你家吃苦受累没叫过一句苦，买羊的事咱不提，你破罐子破摔，谁知你对我和孩子是那样的无情？为了你和两个孩子，甚至牺牲我的一切，付出了全部代价，难道你一点儿也不理解我吗？这都是为了什么呀？”他忽一下从炕上坐起，瞪着大眼说：“你别给我说那些，过到这种地步我为了什么？不都是为了你？你没完没了地说个不停，我都为了谁？”我气得喊起来：“你为了我，为什么当初不听我的话？听了我的话还走到这地步吗？”他的酒劲儿没完全醒，看样子要打我几下出口气，我看出他的意思。我把孩子扔到炕上说：“看样子没打够是不？”他说：“我便宜了你……”我也不想活在这个人间，就向他扑过去，“给你打吧！”我们俩儿打在一起。我身体虚弱，终究不是他的对手，他三拳两脚把我打倒在地，我哭得像个泪人儿，眼睛哭红了。我整理了一些衣服，抱着一个，拉住一个，和孩子回娘家，“我告诉你，这样的生活过不下去了，我们只好各奔前程！”我对他这样说。

我写了离婚上诉状交给大队领导，这事不知怎么让父亲知道了，父亲来到我身边说：“我听说你两口子吵架了是吗？”我含泪点点头。父亲又说：“你要是吵架你就别在这儿呆着了，快回去，家里猪鸡什么的，靠老爷们儿不行！”我猛地一转身望着父亲，泪水夺眶而出，不由得心酸难忍，说：“为了给哥换亲嫁到那个穷山沟，吃苦受累都能忍受，可他不听我的劝告，把家搞成这样，我实在难以和他生活在一起，我已经写了上诉状，和他离婚。”父亲用温和的语气说：“你呀你呀，这不是说着玩儿的吗？世上两口子打架有的是，动不动离婚，难道没有法律不成？”我抱着孩子抹眼泪，父亲见我们娘儿几个实在可怜，他的心也酸起来，看着我5岁的大儿子，用手摸着他的头说：“这几年真是苦了你们娘儿仨了，连一顿细粮都吃不上。当初定亲时你二哥满口答应说明每年给你50斤小麦，可媳妇娶到家做不了主儿……”我打断他的话说：“二哥不给我也不要了，

就是每年给个 50 斤,吃完了还是没有。靠自己的劳动挣来的‘气实’!”父亲说:“我看你们娘儿仨回去吧。不看别的,看在两个孩子的分上也得和他生活下去。俗话说,儿是娘的心头肉,咬咬哪个不心疼啊!这两个孩子天真活泼可爱,我看还是回去为正理。”我忍住内心的痛苦,母亲在一旁说:“你的脾气大,说怎的就怎的,不都怨人家,你觉得离婚好受啊?孩子你一个他一个,你舍得哪个?那个都是娘身上掉下来的肉,哪个你不疼?”母亲的话,好像把我的心撕碎了,我回头说:“你们不要说了!——我一天天活这都是为了什么?不就是为这两个孩子吗?”我回到自己的家。

大队领导来解和,把他说了一顿,解开了疙瘩。他对领导说:“我现在醒悟了,早知道如今,何必当初?唉……真是后悔不听她的话,走到这步天地!我对不起她娘儿仨,让他们受了不少苦。从今后,咱要把这个家搞好,人就是为了争口气!人家早已经把咱看死,等把羊卖了,我慢慢地把这些帐还清。”领导说:“听见了吗,凤仙?保家说得不错,你还有什么话说?”

我看着两个孩子和他又回到了这个家,夫妻之间相互谅解,开始了新生活。日子再苦,夫妻之间谁也没有怨言。到了秋后把羊卖了,赔了将近 6000 元。保家说:赔就赔吧,有什么办法呢?我要用一滴滴血汗把它还清。我嘴上不说,心中有数,心想:还清?不可能那么好还!不但欠贷款,而且放羊这几年的花费和给老人帮借的钱将近 7000 元的债务,这好比无底的深渊。我愁得头都抬不起来,他到了春天一走,把这个家一扔,又卖苦力去了。我度日如年,心中唱的是悲苦的歌。我带着两个孩子,地里家里有说不出的累,生活无比艰苦,脸上只有泪,心中只是愁。

有一天,我从地里回来,只听得孩子在院子里唱歌,唱的是:

世上只有妈妈好,有妈的孩子像块宝;走进妈妈的怀抱,幸福哪里找?

唱得是那么好听,那么动人,6 岁的儿子能唱出这样动人令人

心碎的歌,当时我把锄头一扔,一下子将两个儿子搂在怀里,泪水湿透了儿子的肩头,我真想大哭一场,把自己当妈妈的苦衷全倒出来,可又忍住把泪水咽回肚里。心里在流泪,自己问自己:妈妈好什么呢!天下做父母的谁不想让自己的孩子吃得好、穿得好呢,为什么我就没做到这一点呢?让孩子受了不少的苦,我不配做一个好妈妈!孩子幼小,他们哪能理解妈妈的心哪。

阳光灿烂,笼罩着偏僻的小山沟。山坡上绿油油,满山遍野开满了苦菜花和山茶花;山沟里那些谷子和玉米正向我招手。我整天忙在地里,我对人生好像有了希望,看到两个儿子天真活泼,一生的希望寄托在他们身上。从此后我不再愁眉苦脸,我抬起头来,对生活有了信心,只要有信心,我想,天大的困难也一定会克服。对,我要活下去,路还很远,我要坚强地一步一个脚印地走下去。(1993 年作)

光阴似箭,岁月无情。这个秋天又是个大丰收,他也回家帮我来秋收。我们踏着曲曲弯弯的小山道从山顶一筐一担地把粮食弄回家,是那样地费力,虽然辛苦,我还是唱着丰收的歌。我对他说:“今年粮食够吃了,可这些帐什么时候能够还清呢?”他说:“秋收完了,明天我要走了,地里也没什么活了,你也该松口气了。”我心想:何时才有头?这些帐好比无底的深渊,不能让我歇心。

第二天,他走了,我的心情是那样孤独。我晚上睡不着觉,便回忆起我的青春时代:在姥姥家生活得是那么快活,自结婚后生活是这样悲惨,痛苦万分。一件件往事都闪现在我面前,我对天长叹——生活呀,你是那样的无情!我要把一切都写出来,要不,我就会闷死的。我要把心里话都倒出来!每当我拿起笔,眼泪就一滴一滴落在稿纸上,就好比在对亲人讲述我的心里话。有谁能理解我呢?我不知写了多少个夜晚。我曾想到在姥姥家生活的那些日

子里，姥姥全家把我当成自己家里人看待，可如今一别十年，让生活闹得我死去活来，从来没时间写封信问问姥姥爷爷身体如何。我越想越坐不住了，对，我应该去看望姥姥爷爷！

秋叶一片片落下来，柿子树的红叶落了，露出了压弯树枝的大红柿子，我摘了些直奔北京。到了姥姥家门口，我按响了门铃，警卫员从门缝往外看，说：“你是谁？”我说：“请往里通一声，就说河北的，我叫刘凤仙，来看望老人家！”他说：“请稍等，马上就来。”不一会儿，警卫员把门打开了，说：“请进来吧，姥姥让你进来！”我心里非常高兴。刚进屋，爷爷姥姥迎了出来并亲切握手。“姥姥，您好！”“好！你好！”“爷爷，您好！”“好，好！”爷爷姥姥还像当初一模一样，不显老。爷爷大声说：“你可变了，一点儿也不像那时一样了。”我就从头到尾把我10年当中的生活讲述了一遍。姥姥给我讲了农村怎样发家致富，全国人民扶贫改变山区面貌奔小康，爷爷和三姨都拿出一些致富的书送给我，我谢谢爷爷。姥姥用温暖的话语对我说：“你现在生活得很困难，我要送你几样东西。”我说：“谢谢您，姥姥，我什么也不要。”姥姥拿起一个糖盒说：“这是给孩子们的糖。”又拿起一对儿黑盒子，精致地用红绸子布捆着，说：“这是我送给你们夫妻的手表，愿你们在这一时一刻里奋斗下去！”我连连道谢，还有一台收音机、一块纱巾、一颗金色的胸花，最后拿出300元钱，说：“凤仙，这你拿去做点小买卖，搞点儿什么副业，想办法把帐还清。”我激动得说不出话来，我望着姥姥和爷爷，全家人都看着我说：“收下吧。”可我眼泪不住地往下流，用颤抖的声音说：“谢谢全家人对我的帮助，您的心意我领了，可这些东西我不能收。”姥姥说：“你一定要收下，这也是我们全家的一片心意。”我再也无法推辞，只好收下了。过了两天，我要走了，晚上，姥姥告诉许叔叔开着黑色的红旗小轿车把我送到火车站，找到座位后，他便下车与我再见。火车慢慢地驶去，我的眼泪一直围绕着眼圈转，眼前什么都看不清了，心里在想姥姥的话，想找什么门路挣钱，农村都

在走富裕路，改善生活水平，“要想富，多植树”，光靠种点儿地是不行的。

我这次去北京一趟，没白走一回，使我懂得了人活着的价值。我回到家之后，按照姥姥指引的方向去做，并用姥姥的钱买了几头猪、200多只鸡。好嘛，这下可热闹了，我整天忙着地里家里。他还是出去干活了，我整天忙忙活活，从山上割条子编些筐子收入几百元，到年底我共收入了2000多元，累得我腰酸腿疼。

我和他商量去拜师学艺打烧饼，不到半天功夫就学会了。我开始做小买卖，每天做好两篮子烧饼，我肩挑着担子，左手摇着拨浪鼓，“卖烧饼来……”这声音转到村内，转到街头，三里五乡的孩子们都追着来看热闹，他们觉得好玩，看了后都抢着买烧饼。这样每天能收入10元到20元。可是，生活中一应消费不可缺少，这也存不了什么钱来还帐。在这3年当中，姥姥给我邮寄的钱将近2000元，我拼命干了两年还没有凑够这1万多元的贷款。我常说：无论怎样也不能把这些帐留给孩子们，“父债子还”，这是古话，就是拼死拼活也得把帐还清，现有他出去卖苦力挣的，还有我在家做买卖、养鸡猪一切的收入，加在一起共6000多元，还差4000多。村信用社一再催债，叫归还贷款，真是为了难，只好挨家挨户去借。有谁看得起没钱的人？有的好心人把所有的50元钱都借给我，七凑八凑总算凑够了1万元，把单据撤掉，这算是清了，我这才觉得一块石头落了地。我对蓝天拜谢，但不知是喜还是忧。

贷款是归还了，可又欠了乡亲们4000多，我一定想办法还清。想来想去，我对他说：“唉，咱不如去满城做买卖，把这些帐还清。”他是百依百顺无话可说。这已经是1996年的春节，孩子们欢欢喜喜过新年。这十几年来，每年过年都没买过多少炮，今年该欢庆一场，虽然还有帐，可心里轻松多了。

1996年过去了，迎来了1997年。春天到了，山上绿油油的，我们院子里的桃花、杏花、苹果花、山楂花都开了，满院都是花，甜滋

滋的，香气扑鼻，这景色太迷人了。春风一阵阵吹来，真让人陶醉。为了还清这些帐，我们不得不把孩子扔在家让奶奶照顾，我和孩子分手时，可真有些难舍，可无奈还是走了。公共汽车上挤满了人，我的心情很不平静，汽车缓慢地行进在弯弯的山路上，路旁的小河哗哗地流着，山村到处开满了桃花、杏花和苹果花。

汽车到达满城，我们下车之后，把所有的东西搬回三哥家里，三哥三嫂很高兴，并收拾一间房叫我们住下来。当天我们去街道看了一个地方。这个满城小县，当时还很繁华，街上做买卖的很热闹，买的卖的，什么都有。又到长城购物中心大楼前，这晚上夜市很繁华，羊肉、野味、猪蹄、鸡爪，应有尽有。第二天，我们出了烧饼摊儿，当时买卖很不好做，根本不认，这可难坏了我。他卖不了烧饼挣不了钱，回来紧皱双眉一语不发。两天过去了，可连本儿都没有挣出来。到了第三天，收税的来了，一要80元，可叫人愁上加愁，说好话不管用，连连紧逼。我说：“这位大哥，请过几天再收，我刚从家里出来，还没挣到钱，等挣了钱再给不迟。”3个人把眼一瞪说：“不管那套，出来干一天也是这么多，要不把东西收了他们的。”连抢带拿，把东西都拿去税务所。唉……难上加难，没办法，只好借钱交税。不当家不知柴米贵，不养儿不知父母恩，不出门不知世事难，我们还是从三哥那里借钱交了税。

还不错，我们又开始打火烧卖了，还能卖上一些钱，尽管风里来，雨里去，辛辛苦苦，但每天还能收入二三十块钱，不到5个月便挣了4000元，欠乡亲的钱都还清了。常言道：无债一身轻。将近5个月没回家乡了，孩子们该多么想念父母亲？哪有天下父母不想孩子的道理？心头一热去看望孩子们，可苦了他们！我心痛地流下了泪。孩子们苦着说：“妈，你别出去了，把我们扔在家里不管，好想你呀！”我的心中又是什么滋味！说：“妈妈也不想这样，不都是为了还帐吗？”我呆呆地看着两个孩子，可一下子明白了，说：“好了，这下子把帐还清了，我不走了，好好照顾你们俩！”两个孩子高

兴得跳起来。

一晃又是一个秋天，今年是大旱年，地里的庄稼比去年相差很远，这靠天收实在没有保障。他说：“天气冷了，那就不出去了，到明年开春再出去吧。”我说：“出去做买卖，就让孩子也在满城上学，省了我想他俩。”他说：“在满城上学花费太大，能养得住吗？”我下定决心，无论怎样，也要把孩子培养成国家有用之才，我把一生的希望都寄托在孩子身上，为了他俩我要付出全部代价。

靠了三哥和三嫂的帮助，孩子们也来到了满城，在一所小学读书。两个孩子上学要花钱，吃饭穿衣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，买卖也不好做，有许多工厂开不了工资，工人下岗，做买卖的一个连一个。同行多了，这钱就不好挣了，我又卖起了馅包子、面条，后来又卖馅饼。经过一年的苦干，还行，现在不是欠人家的，而是人家欠我的钱。我从去年年底又开始了修鞋，我为什么改行呢？因为街头不让卖小吃，整街摆摊影响市容，我不管那些，这不行就改行，随机应变。修鞋挣钱也还行，一天下来挣39元，就不算少，男劳力做小工，不才挣20元钱？我想我还是不错的。只是活儿不太干净，名声不大好听。我觉得太没出息了，师傅一再鼓励我：“好好干下去，一年挣1万元没问题。这活儿也需要技术，我一定让你成为一个修鞋女状元。”我随机应变，灵活掌握，那门挣钱快就干什么。这门修鞋的技术长久下去还真不赖，我争取做一个“女状元”。挣钱为孩子们将来打算，我也希望孩子们长大成人后，牢记我的一生风风雨雨、坎坎坷坷，由苦变成甜，由穷变成富。还是党的改革浪潮推动我走向富裕之路。我希望我能有一个美好的将来。（1998年2月25日续写）

说明：刘凤仙的自述写于1993年。这篇自传的文字由我打字，除对原文中的错别字做了校正之外，没有做其他改动。这里附上最近作者的关于她这篇自传的3封来信。——杜芳琴

1.1998年1月22日收到的信

杜芳琴大姐：你好！

近来你的身体健康吗？工作顺利吧？还有几位姐妹都好吧？自从97年“5·1”那日我们相识，我觉得一生非常高兴，我永远也不会忘记那一时一刻，都闪现在我的眼前。

杜姐，有件事情要拜托你：我的稿子看完了没有？大概你早已忘了。当时你告诉我说看完以后马上给我寄来，我相信你的话。其实我的稿子谁都没让看过（就是范××看过），我对你信任，让你拿去看，你可以看到我的一生的坎坷不平。这稿子对于我来说，这就是我的生命，在其他人的眼里，看是一堆废纸，可在我的心目中十分重要。在我痛苦之中，不分昼夜写下来的一篇篇心里话，把心里话写出来以后，这才有勇气活下去。

这篇稿子没有写完看我以后的生活转变，我也希望有个好结局。这篇稿子如果现在发表不了，我会留下来，希望我的儿子接着把她写完。这就是我的心愿。

杜姐，接到信后请马上把我的稿子寄来，就写“满城县城关镇城内十队十八号 刘凤仙收”就行。

当你收到这封信后，一定过春节了。

祝全家春节愉快，全家欢乐！

小妹：刘凤仙（未署日期）

2.1998年1月31日写来的信

杜芳琴大姐：你好！

来稿和信笔一切都收到了。我首先谢谢你为我把稿子打印出来，这说明你对我的稿子很有兴趣，我知道杜姐为了这篇稿子下了很大功夫，我太感谢你了，而且还对这稿子寄托着很大的希望。

杜大姐，事情到这样，我稿子也不必给别处寄去了，我听你的话，把结束写出来之后再给你寄去。这事你看着办去吧。

关于发表我的真实姓名，那倒无所谓，我的一生，为了让天下人都知道我的苦难，我写了这篇稿子，都是心里话。如果不把它写出来，我也不会活到今天。

那是1993年秋后，当我写完这稿子之后，我把稿子寄到北京陈慕华家，姥姥、姥爷和全家人看了无比感动，而为我的一生抱冤，觉得命运对我太不公平。

姥姥、姥爷和全家给我寄来了将近50多元的写作书笔，而且鼓励我好好学习，把这篇稿子写完。因为我家务繁忙，生活困难，这就放到如今。其中这里面的人物陈慕华，我要写信与她商量让登真实姓名不，我想她一定不会拒绝的。因为人的一辈子留的是名，千古万代传下去。姥姥确实是清正廉洁、报公无私，国家忠良之大臣，值得后代学习。报纸上登过我在陈慕华家生活的，也就是我稿中的一段，《中国妇女报》、《保定日报》、《满城报》等，已发表过四份儿。我赠去北京陈慕华家，全家人很高兴，并向我表示感谢。如果我的稿子全部发表了，我想，姥姥姥爷全家一定很高兴。

杜大姐，写到此为止，有什么事情请来信，从今天起，开始写我这几年的生活历程。

此致敬礼！

敬礼！

刘凤仙 98年1月31号

3.1998年2月25日来信

杜芳琴大姐:你好!春节过得好吧?工作忙吧?家里一切都好吧?

关于我的稿子,你为了这东西东奔西跑,费了不少的时间,我非常感谢你,这稿子一直给你留着,没寄到别处,我想你一定会成功地与我发表出来的。因为我白天出摊,晚上也有许多事情要做,回老家去了十几天,有时间的时候很少,所以到现在,请原谅。写得不生动,可以说写得不好,有的地方你可以改变。发表时用真姓实名,无妨。给稿费你就留下来做为辛苦费好了,我不需要。如果发表出来了,就是实现了我生活的愿望。这里面的人物,陈慕华是一个最高尚的人物,为国家鞠躬尽瘁,日夜操劳、爱民如子的高尚品德,真是值得我们后人学习,我永远不会忘。

大姐,随寄玉米糝、家乡的小米、花椒、柿子干儿,这些柿子上次就想寄去,可是没有晒干,现在干了,吃的时候用水洗一下再吃,因为在房上晒,有许多土。

就这样吧,有事来信。再见!

此致敬礼!

敬礼!

刘凤仙 2月25号

反正他们得养活我

被访人:李淑琴(琴)。

时 间:1997年8月2日下午。

地 点:黄龙寺西沟李淑琴家院里。

访谈人:李家福,王琪(问)。

录音整理:王琪。

李淑琴,女,62岁,刘凤仙的母亲,8月1日采访刘燕荣时在场。当晚我们往东沟的方向散步时曾与她相遇,她去东沟给大儿媳买筐,我们一路聊天,但直到分手的时候,我们才知道她是刘凤仙的母亲。她非常爱说话,一路上讲述自己的故事。临分手时,约好次日去正式访问她。2日下午4点,我们进了李淑琴的院子,院儿在山坡上,院子里晾着两床被子,地上晒着一大箕箕半碎的红豆,孙子在爬树玩,几只鸡在地上啄食。

问:您叫什么名字?

琴:我叫李淑琴,有小名,不好听。(笑,但不说小名。)

问:人家都叫您什么?问李淑琴村里人都知道吗?

琴:人家都叫我李淑琴,一问李淑琴,大家都知道。

问:您多大年纪啦?

琴:我今年62岁,属鼠的。(小孙子在喊“奶奶,奶奶”,被制止。)

问:您丈夫叫什么名字?

琴:我家里的叫刘占林。他在的时候,他当家,我不当家。我是离了婚过来的。头婚时吃不上穿不上,整天挨打受气,生了孩子也死了,就来到这儿,一个姐夫给介绍的。

问:您娘家在哪儿?

琴:娘家是北湾的。

问:第一次结婚时您多大?

琴:第一次结婚是 17 岁,他比我大 4 岁,我的侄女的干爹给介绍的。结婚后,嫌我没材料……

问:什么叫“没材料”?

琴:就是没出息,什么都不行。今天打,明天打,公公婆婆不说不理。我要是和当街的老婆们说句话,咱们就嘎古了。他们就是那么个人。咱们要把院子扫扫吧,就说把财扫没了,什么也不让扫,不让扫地。在瓮里喝水,他就说脏。他也不愿意,我也不愿跟他了,就上这来了。

问:您娘家生活怎么样?

琴:娘家生活就是苦,9 口人吃 1 斤粮食。我娘就是卖饽饽的。后来,我娘病了,我 3 岁时娘去世了,跟着爹。那时我就得了这么个病,说死就死过去,也不知道拉屎撒尿了,我爹给我洗裤子,我哥说,夹着给撒出去得了,结果又活了。也不会吃,也不会说,摸着草就吃草,想娘想的,傻了,几个月不会说话。后来,我姐说:“看,嘿!那个是谁呀?”这才说出话来,一天一天会说了,但缺心眼儿了。

我三四岁想娘得了病。我爹说弄个被子把她捂上,捂死她得了。捂被子后出了一身棒子粒儿似的疹子,出了疹子以后病就好了,才说出话来。后来慢慢大了。我姐姐 12 岁就找了人走了,不管家了,我在家里呆着。后来我找了头家,不让吃,不让喝。我表姐夫给说的,我 17 岁,自己也不知道,跟着走了。后来知道了,说是婆家,也不愿意去,但不愿意不行,被压迫着去的。

问：谁压迫您去的？

琴：老人们呗。骑着驴接去了才知道。正月初二，我当时穿了两件花花绿绿的衣裳，也不强（按：不好），离了婚也没给，衣服是他家给买的，我家穷，没给买衣裳。谁也不亲我，——现在亲我，我也不去了！

问：娘家还有什么亲人？

琴：我有两个哥哥，1个姐姐。

问：结婚后又怎么样啦？

琴：结婚后，第二年生了一个男孩，生了没几天就死了。腊月初四生的，腊月十九就死了，活了半个月。结婚3年后就离婚了，我提出来的离婚。整天的骂、打，我就不愿意跟他了。离婚办了手续，到我姐姐家吃了饭，就又介绍了个人家。

问：没有回娘家？

琴：没有回娘家。但是回娘家商量去了，我姐说：这事我不管，反正是你和他过去，又不是我跟他过，你看着办吧。

问：离婚过了多长时间又结婚的？

琴：离婚不长时间就又结婚了。

问：当时，你父亲还活着吗？为什么不回娘家？

琴：当时我爹还活着，他不同意我离婚。我的一个姐夫给介绍的。离婚时没有回娘家，走到半道上，碰到姐夫在种柏树，就到姐姐家，给我找了个茬儿，就回去跟我爹商量去了。我姐说：你愿意就行了，我们也不管。

问：您的第二个丈夫是做什么的？他家情况好些吗？

琴：他是个退伍军人，一个人的粮食两个人吃，哪里够呀？当时我没有口粮，他比我大18岁，那时他已经38岁了，我当时20岁。我知道他脾气好，不嫌他穷，也不嫌他岁数大了，他叫长顺，当时有住的地方，小日子过得不错。有人说，给长顺说说吧。他同意了。当天来了一屋子的人，好多人都来看我，屋子挤得满满的。

问:当时您很快就结婚了,有没有这样的原因:没有地方住?

琴:没有。我来的时候是介绍人陪着来的。他不嫌我是离过婚的,他说:我岁数大了,寻上一个不当光棍儿兵了。他爹娘更苦,他爹死了,他娘走了,他到清苑找了个茬儿也不强,就在这儿呆着。我来这儿,老百姓们谁都说我挺好,原来嫁的那个村里的人也都说好。自己说好不算,大家说好才算好。

问:大家对您离婚这事怎么看呢?

琴:怎么看?他(第一个丈夫)一天到晚光打我骂我,就帮我写了离婚证,就算打了离婚,是村公所给判的,丈夫家给了床红被子。当时已是五几年了。长顺说:我说说呗。

问:到长顺家怎么样啊?

琴:到这里来粮食不够吃,就吃菜,3天吃不到1顿白粥,吃××菜、××棵子、×叶子,这搂一点儿,那搂一点儿,凑合着吃。当时是合作社,白天干活,回来一起做饭吃。后来生了大孩子,正月初四,3口人,口粮逐渐多了,一年比一年强了。后来又有了老二。共生了4个儿子,1个女儿(凤仙),凤仙老三。

问:生孩子是谁给接生的?

琴:生孩子是自己接生的,4个孩子都是自己生的。生老二的时候是八月二十二,他下地了,自己生了,就用剪子绞了脐带,结上,包好。那时都是自己生。他回来说:今天怎么不烧火呀?我说:今天不生火了。我的大儿子说:咱家有了个小娃娃儿。

问:生这几个孩子丈夫都不在家?谁伺候月子?

琴:这几个孩子出生时,有时丈夫在家,有时不在家。生最小的儿子时,3天就下地自己做饭。生第一个孩子时,丈夫歇了10天伺候我。

问:生孩子在哪儿生?

琴:在地上生,就在屋里的土地上生。站着生,孩子就生在地上,地上什么都不铺。丈夫什么都不懂,帮不上忙。这几个孩子都

是自己生的,哪像现在请医生、上医院?

问:坐月子时干活儿吗?

琴:月子里什么都干。满月后下地干农活儿。

问:月子里都吃什么?

琴:生孩子时吃白粥、菜粥。生第一个孩子吃了几个鸡蛋,第二个孩子吃了9个鸡蛋,生凤仙时吃了25个鸡蛋,生第四个儿子后,丈夫就生了病,55岁时他得了病,我就到处给他抓药,养不起孩子了,把老四送给龙塘村一家人了。

问:当时家里有多少人?

琴:当时家里7口人,1个劳力。没有办法,每年欠队里好些钱,就给人家打个条子,卖点柴禾……杀猪都卖了,一点也不留,人家都自己留着吃。一年买了两斤半肉,7口人过了年。生活就这么艰难。自从他爹生了病,日子就一年不如一年,老四4岁上送给了人。

问:谁要把孩子送的?

琴:我要把孩子送人的。吃不上,日子没法过。他爹也同意了。他哥哥、姐姐也说不上什么。人家来接走了,人家给了4升麦子(合20斤),50元钱。这孩子现在20多岁,属羊的。他自己知道是送人的,现在还来往。那天他有病我去看他,听说他与养父吵了架,他养父说他不养他。我说,怎么不养呢?我是他生身之母,这儿是他养身之母,怎么不养?不养不行!哪会儿都得养!我说儿子:“人家养你一小,你要养人一老。哪会儿都得养!”我的小孙子说:“就不养他!”我说:“可不能那么说!”小孙子才6岁,懂什么?他爷爷和他爸爸为此闹别扭,吵架了,才这么埋怨说养子不养他。哪能不养呢?

问:您丈夫哥儿几个?

琴:我丈夫哥儿5个。他妈闹日本时走了(按:改嫁)。父亲死了。他就当兵当了通讯员,后来有病就退伍了,有个退伍证,后来

给弄没了。他兄弟都下去了(按:指到山下面)。退伍后,他说:“如果娶不上媳妇,吃点安眠药就死了。”他 23 岁时复员,38 岁和我结婚,这期间说一个不行,说一个不行,挑剔呗!后来看寻不上了,好赖说上一个就行了呗(笑)。

问:您不是挺好的?

琴:挺好的!(笑)和老伴没吵过架,他也不说我,我也不说他,他也不打我,不骂我。

问:你们两个谁当家?

琴:他当家,我也当家,商量着来吧。有大事,他做主;小事,我做主。老娘们儿能做什么主?没有什么大事,有事就商量着办呗,有事都给我商量。

问:家里谁管钱?

琴:哪里有钱呢?没有钱。一年来一个工二三角钱,连交各种钱都不够,哪儿弄钱呢?

问:如果娶儿媳妇等大事谁做主?

琴:娶媳妇的事孩子们自己做主。

问:但凤仙换亲的事她自己并不愿意呀。

琴:是她愿意,她愿意给她二哥换亲。当时她在外面做工,给她去信,把她叫回来的。邻居们说:你的儿子娶不上媳妇儿,没有伺候老的,让凤仙换亲,她哥哥有媳妇,老的也有人伺候了。我就同意了。

问:这事是谁做的主?

琴:我不管,我什么都不管,她父亲做主。老大娶的媳妇是买的。第一次买的媳妇花了 3100 元钱,是秦皇岛的人,是别人拐骗卖来的。白给了他 3100 元呀,我的亲人哪!她娘家来又给领走了。

问:有这 3100 元在当地娶不上媳妇?

琴:娶不上。人家闺女看不上,傻拉巴几的,人头太穷,能干活,长得不好。买来的这个人没登记,没结婚,呆了半个月,没在一

块睡觉，俺们小子没出息。娘家来人又吵又闹，来了三四个人，又吃又喝，闹得我那个闹心！所以后来又寻的这个。这个也不愿意，这个媳妇是当村介绍的，也是拐骗来的，花了1650元。当时有个人出了1800元，她不去，后来就在这儿了。她们娘儿俩，这个小子是带来的，她在那里没有离婚，家里还有一个小丫头，被人拐骗来的，她家里人也不知道她在这里。这小子是肚子里带来的，和我儿子没有孩子，她说她要了二胎指标。我儿子结婚时42岁，媳妇多大了不知道，她说她不知道自己是属什么的，多大了。

问：她是想走吗？怎么知道她还有一个女儿？

琴：她不想走。是她自己说家里有一个丫头。她说她老婆婆可厉害啦，什么活也不做，也不做饭。她还说她女婿总打麻将牌，吃饭还得她给端上。她不想回去了，也没有离婚。在这儿结婚登记了。

问：没离婚，这里就给登记？

琴：给登记了，到乡里登记。老二先换亲，老大后来才结的婚。老二媳妇挺好的，挺强；这个媳妇也不错。

问：儿子们在一起过还是分家啦？

琴：他们在一起不好好过，老二提出分家，老三还没有说媳妇时就分家了，自己过自己的。分家时，老大、老二分房，老大和老二每人给了300元给老三盖了5间房。后来老三下去了，修表，不回来了，又把这5间房卖给他二哥，2500元。

问：老三是招赘？

琴：老三是倒插门儿，在满城，就什么也不给他媳妇了。生的孩子也姓刘，因为她家也姓刘，不然，就要姓女家的姓了。老二是换亲也没有花钱，各家给自己的闺女买点衣服。我给凤仙买点被子、褥子、包衣服的包包儿，她大哥给买的胰子（按：肥皂）、手巾，二哥给买了对儿箱子。征求她自己的意思了，她自己愿意。

问：凤仙在外面做事做得挺好的，叫回来告诉她换亲的事了

吗？

琴：没有，回来才给她说换亲的事。她也没有法子了，是骗回来的。换了亲也挺好。先前两口子也是不和气，打架、骂，现在也和好了。

问：对换亲的事，凤仙说什么？

琴：凤仙回来后也说：给我哥换了，有个伺候老的，不然，还绝了后呀。也就是这么个话儿。

问：二哥有什么表示？

琴：二哥什么也没有说。原说一年给她 50 斤麦，后来打架就什么也不给了。他不养我，我也不干！一个月给我 5 元。去年给我 60 元钱，600 斤柴禾，70 斤麦，80 斤棒子，30 斤谷。

问：您现在是自己过？

琴：我现在自己过。每个儿子每年给 30 斤谷，70 斤麦，80 斤棒子，15 斤肉；每月 5 元钱。我和老大一起吃饭。老三也给，我不下去就给。我说：“你们要是钱紧，年根儿再给齐。”我现在每月 10 元钱；我个人刨点药材，卖点钱，先花着。

问：您年轻时就刨药材？

琴：我年轻的时候就刨药材。那时他爸爸有病，不刨药材怎么生活？哪儿都去，这个村儿，那个村儿，哪个山上都去过。他爸爸死了，上级给了两床被子，有一床给他铺了去，那个被子也没有棉花，该换被里了。没有地方弄钱去，他们也都特紧，没有经济来源。（院子里晒的两床被子半新不旧的，不破，只是很脏。）

问：您自己一年的收入除了孩子们的供应外，还有哪些？

琴：家里主要来钱的是刨点草药，割点条子（荆条），换点钱花，顶多能卖 30 元钱，一年也就卖 1 次，既没有花椒，也没有柿子。有点地，儿子们种着，给点粮食。

问：自己卖药材的钱、儿子们给的钱，干什么用的呢？

琴：哪里有钱？这点钱也就是填了嘴了！馋了，买点果子吃，

买点豆腐吃,吃点药,打点针。我有心口疼的毛病,疼起来要命。平时不借钱。

问:如果借钱,找谁借?如老大买媳妇的钱?

琴:借钱找邻居们。买老大媳妇的钱是借的。东沟的借,这也借,那也借,借来3000元,找亲戚、朋友、街坊邻居地凑。借也有利息,1000元一年150元的利息,这还是看在亲戚的面上;如不是亲戚,第二年就要还400元了。利息有的要,有的不要。要贷款就必须要有利息。

问:有没有因借钱利息影响邻里关系的?

琴:有。如你今日借了,明日就给人家就算了。有的说我不借;有的说我还存着呢。我的亲戚说:不就是差5毛钱吗,我给垫上吧。以后我再还给他们。

问:借钱要保人吗?

琴:借钱一般不要保人,都认识。过光景过得可真苦。我结婚时,连一双球鞋都没买。

问:现在还有帐吗?

琴:现在没有帐了,有点儿也不多。买媳妇的钱都还了,老大在砖窑干活,1年多就还清了。

问:您有多少地?

琴:咱家有多少地我也不知道,他们种。老大在外面干活,我看家。

问:山里娶一个媳妇要花多少钱?

琴:要花不少钱呢。有的眼高的,看不上的就多要钱;要是愿意的话,也要三四千元,再加上白面、大米、盐……也要四五千元。我买媳妇,第一个人头好,长得好,全村拔头的,要了3100元,是人贩子定的。人头好的、强的就钱多。

问:您养了什么?

琴:现在家里养了1头猪,生活好多了,不卖了,自己吃。

问：您去赶集吗？

琴：龙塘那边有集，初一、初六集，有集我也不去。我以前养鸡为供上学的，都卖了，自己不吃鸡蛋。现在养鸡，鸡蛋自己吃。因为没有富余钱，所以不上集。以前我每天挎着筐，拾粪，挣工分，大年初一还拾粪，刨药材弄点钱。近几年没有刨药材，今年又刨了点。我老二专门刨药材，没有外出打工，今年卖了 500 元。我老大大去满城普阳砖厂……

问：村里人外出都干什么？

琴：大多数搞建筑。

问：外出对家里有什么影响？

琴：外出打工对家里的农活没有什么影响。男人们外出打工，一般都是女人在家里种田、养猪鸡……我家老大出外打工，我从满城老三家回来给他看家；因为媳妇是外来的，怕让人家给弄走了。如不外出打工就没钱花。

问：村里女的有没有外出打工的？

琴：村里女的打工的也多，媳妇们出外的多，姑娘出去的少，有出去的也是卖货。

问：村里对女的出去怎么看？

琴：不怎么样。媳妇们出去就管不了家。

问：咱们有困难都找谁去解决？

琴：找侄儿们说。他爹临死时都嘱咐过侄儿们：要照顾婶子。我受不了屈。平时有病是老大照顾的多，老大守着就照顾的多。主要是他爹有病时我伺候，我买药，伺候了两年两个月零 4 天。孩子们的生活过得都挺紧的，也太累。

问：过去咱村有没有娱乐活动？

琴：没有，从来没有。除了外地的来唱戏的，从来没有。

问：村里乡亲们有事互相帮助吗？

琴：村里乡里乡亲的有事都互相帮助，家里的，外姓的人，咱有

事都来，人家有事咱们也去。

问：您清楚咱村的、乡里的干部都是谁吗？

琴：说不上谁是村长和乡长，知道振春是书记，振木是治保主任，景儿（刘凤英小名）是原妇女主任，占栓是咱侄儿，调解；乡里的干部说不上。

问：您在村里有事都找谁？

琴：有事找占栓，他管民调；找振木，他是治保。

问：家里买电视机了吗？

琴：没有。哪儿有钱买电视机？我在外面还欠人家钱呢，今天连电费都没有交。

问：您知道村里来了好多外面的人，他们都是干什么的吗？

琴：不知道，闹不清。他们来讲课，我也没有去。

问：您得到过什么资助吗？

琴：没有。以前我老头有抚恤金，每月 29 元。

问：您希望得到什么帮助吗？

琴：希望。我也干不了什么了，我老了，什么也干不来了。我希望孙子上学，供出他上学。这孙子可爱骂人啦，他妈就爱骂人。

问：您知道咱们国家主席是谁吗？

琴：不知道。

问：这儿的人常得什么样的病？

琴：常得中风，一下子倒了，半身不遂，我老头就得的这种病。过去没有人得这种病，现在得这种病的老年人很多，也有小孩子得脑瘤的。平时，得小病时就挨着，也不出去看病。

问：平时您总采草药，您知道什么草药治什么病吗？

琴：不知道，也没有看过病。我心口疼也不吃药，吃药也不顶用。我心口疼，是因为小时候让牲口顶过一次。

问：一年到头家里吃什么？主食是什么？

琴：吃白粥、小米、白面。现在也不缺粮食了；过去缺粮，吃糠。

问：平时吃肉吗？

琴：现在吃猪肉，杀个小猪，腌了，每天吃，切点儿。肉是用盐腌的。

问：您的孩子都上过学吗？

琴：老大上到小学四年级，老二上得也不多，老三上到高中，凤仙上得也不多。

问：家里供凤仙上学了吗？

琴：供她上学了，是她自己不上了，到北京找了份儿工作，后来换亲给叫回来的。

问：咱们村的妇女最拿手的活儿是什么？

琴：就是纳鞋底儿，没有别的。有几个老太太绣得好，年轻点的像 60 岁左右的也就绣点狮子、小枣花，50 多的也还绣……

问：咱村里有什么传说、故事，如玉皇顶等？有什么民间谚语俗话？

琴：没有什么故事。有老话：“老鸦不给送，夜雀不给叼；自己不动手，东西来不了。”还有“小富靠做，大富靠天”。

问：有烧香磕头的吗？听说龙塘盖了庙？

琴：我没有烧过香，没有磕过头。咱村的妇女去烧香磕头的不少，我不信那些。老鸦不给送，夜雀不给叼；自己不动手，东西来不了。凡事要靠自己。

问：您喜欢这个山村吗？生活方便吗？

琴：我喜欢这山村，到哪儿去比如到满城了，就想这儿的山村，这儿的人，这块地方。这地方好，那边太热。我觉得家里生活也方便，只要有了钱，生活就方便了。

问：您觉得这些年家乡变化大吗？

琴：变化可大啦！主要的变化在交通方便了。过去他爹有病，我走 40 里地到岭西去拿药，走得两条腿说疼就疼，有时来回 80 里还拿不到药。修公路后，通车了，我感谢党……咱村变化多了，过

去没有水浇不了水,开不了地。我结婚时太困难了,连双鞋都没有。过去哪里吃上白面?

问:咱村什么时候通的电?

琴:这几年才通电。过去没电没路,出外至少走 30 里地才能坐车。过去没有电,吃粮食都是人推碾子,也没有牲口。看看这会儿,想想那会儿,生活好多了。

问:电费贵吗?

琴:现在电费是一度电五六毛钱,平时总停电。

问:这山有什么变化?

琴:山的变化也大啦,现在都种上果树了。我刚到这村时,山上就是榆树林,掠一把榆树叶人家都不让,榆树林是人家的。后来闹虫子,榆树都死了。

问:过去这山里都有什么出产?

琴:过去,我二十来岁的时候,山上没有什么,树少,就是荒草。祖祖辈辈烧柴禾,从 10 月、11 月就砍柴禾,不然就没有烧的了,冬天要砍出一年的柴禾。冬天还割条子(荆条)。春天种地,给人家打短工……

问:在喝水方面有什么变化?

琴:过去村里有两口井,村里人喝井水,现在家家有自来水。

问:您认为的好日子是什么样的?

琴:享福就是好日子。不缺吃、不缺花、不困难就是好日子。我的日子较困难,被子不行了。

问:您觉得最高兴的事是什么?

琴:有个小孙子挺高兴的。

问:还有什么担忧的事?

琴:现在担忧我个人。我个人的活钱就是卖点药材,刚卖了 10 多块钱。

问:您觉得您目前的生活满意吗?

琴：我觉得日子不赖。

问：您还有什么烦恼的事？

琴：我和媳妇关系不怎么样，但我不能和她一样，不然，吵起来，她跑了，又该找我了。大儿媳妇爱骂人，我不能和她一样地骂，骂她，她跑了怎么办？看自己的儿子份儿上就受点委屈吧，她爱怎么骂就怎么骂吧，我也不理她。这样还痛快什么呢？哪如我在下面？老三媳妇强！我与老二媳妇的关系也不行。二儿媳妇不让孩子叫我奶奶。因为换亲，她也不愿意，还打过架，因为一个塑料盆儿，老大和老二就打起来了，老大和老二都说怨我，两个媳妇打起来了。凤仙和二儿媳妇关系也不好，是换亲的关系，二媳妇骂凤仙，所以关系不好。老二和媳妇都不来看我，但该给我的也得给。二媳妇打架前也是骂人，说我大傻瓜……

问：二媳妇是否因为换亲不满意？

琴：也不知是什么原因，弄不清。反正他们能养活我。

问：您知道有妇女权益保护法吗？

琴：知道。咱们这儿，东沟有一家不让她老公婆吃喝，乡里弄去了。不知道，还听不见说吗？听见说了还不知道有法吗？她老公公告他儿，他儿子是拾来的，不养也不行啊。这些事一说，大家就知道了。我老二和我呕气，说：“我不养你！”我说：“你不养我可行？你要不养我，你给我拿奶钱，拿‘妈妈汤’！”（笑）后来他没法儿也得给了，今年他给的清楚，什么都给了。不给我可行啊？老二媳妇骂，我也不理她，反正他们得养我。老三媳妇好，是老三自己搞的，也有人家介绍。老三是上门的。——时间不早了，该做饭了。

我那时死孩子死怕了

被访人：臧翠芝(臧)，高凤荣(高)

时 间：1997年5月2日。

地 点：臧翠芝家。

访谈人：杜芳琴，吴玫(问)。

陪访人：刘凤英(英)。

录音整理：杜芳琴。

5月2日上午，在刘凤英的带领下，我们来到村干部兼医生(人兽兼医)刘占栓的家。他的家可谓“高高在上”，需爬很高很陡的坡。我们一行4人分头访问刘占栓和他的母亲臧翠芝和他的妻子高凤荣。刘大夫的妈妈清瘦，身体结实，她穿上我们带来的线衣，说结婚时也没有穿过好衣服。

问：您叫什么名字？多大年纪了？

臧：我叫臧翠芝，今年80岁了。

问：谁起的名字？您上过学吗？

臧：家里大人起的。我家不是有文化的人家，我没有上过学。

问：您娘家是哪个村的？家里兄弟姐妹几个？

臧：我是顺平县复兴村的，离这里有10里地。我原是兄弟姐妹4个，我是行三，有两个哥哥，还有1个妹妹。现在老家只有一个老嫂子了，没人儿了。

问：您是怎么嫁到这个村的？

臧：我们是山区，那时的姑娘不往外跑，不兴自己找，不愿意去不行！（高：父母包办的）我是21岁结婚，家里不让我当童养媳妇，嫌受气。他比我小6岁，15岁上就结婚了。那时兴娶大媳妇。（插：“女大三，抱金砖”）结婚后两年就分家了，家里那个穷！我娘家比这儿好点。

问：您那时结婚兴坐轿还是骑马？穿什么？

臧：我那时兴坐轿，（高：我妈没有赶上坐轿，她出嫁时兴骑驴，我那时兴骑自行车。）穿红洋布袄，带大襟的衣服。结婚时穿裙子，大肥袄套在外面。洋布那时是最好的了。那会兴织布，山里不种棉花，买棉花纺线织布。

问：要彩礼有陪嫁吗？

臧：不要也不给。做的是粗布被子，夹袄。

问：结婚几年有了孩子？

臧：他17岁上就当爹了。

问：您生了几个孩子？

臧：（她马上面带悲切）死了4个，还有6个。4个儿子，两个姑娘。死的那几个，头一个生下来6天就死了，我怀他时不能吃东西；第二个9个月拉肚子死了；还有一个在炕上给压死了；（高插话：那时人多，挤在一个炕上。）还有一个发高烧死了。（掉泪）现在活的老大就是这个儿子（即刘占栓）。

问：您这个儿子多好，又当干部又会看病。

臧：他小时候发疟子，把我吓坏了。向灶王爷烧香磕头，让灶王爷给看着。还给他认干亲，认凤仙的爹作干爹；后来凤仙爹娶了媳妇，又认凤仙妈当干娘。俗话说：“先认干爹，后认干娘，寿命长。”（英插话：干爹的条件是这家的儿子多，认这样的人当干爹总觉得他会保佑着孩子；也有认铁匠、木匠当干爹的。）

问：孩子没了作娘的该多难过。

臧：做娘的真揪心。（高：我打孩子，她就不让打，说：你们年轻

人知道什么？我那时死孩子死怕了！）现在老二在武汉当兵是军官，盖这房子时他还拿了钱。

问：现在的日子可好过了！

臧：是啊！过去可苦了，我还要过饭呢。

问：什么时候？

臧：我18岁上。我娘家是个大家庭，虽穷也特别有规矩，不让女孩出门，怕出去叫人家笑话，吃糠咽菜也不让女孩子出去。后来实在没办法了，我才出去要饭。我娶的时候还没见过他的面呢。

问：爷爷（按：指臧的丈夫）行几个？

臧：他哥仨儿，他行二。17岁上分家，当了爹。（高：还有14岁当爹的）分开家种地，他娘到地里一看，他呼呼打盹睡觉呢。

问：（对高）你和刘大夫是怎么认识的？

英：（对高）你们是介绍的还是自己找的，我有记忆。

高：（笑）把他领过来，叫我去看，我家是顺平县的。我们是姨儿亲，他妈是我大姨。

问：怪不得娘儿俩个关系那么亲！——过去一直住在这儿？

臧：过去我们住在山上面，比现在的地方还高，一下雨就把房子冲了，就搬到下面来了。

英：以前为了多种粮，开荒到山，越开越流失。

问：现在种地上化肥多吗？

高：现在主要靠化肥，过去我还拾粪。早先老百姓吃五谷杂粮，脸上红扑扑的；现在吃化肥的粮食，孩子长得胖又傻呼呼的。过去没有癌症，人们只知道有发疟子，实际上是有炎症发烧，就是说发疟子了。

问：村里有得癌症的？

高：有得血液病的。

问：吃天然的绿色食品对健康有益，像山野菜……

高：咱山里的野菜和树上的叶子、芽子能吃的可不少：羊角叶、

艾叶、柳条苗儿、抓抓叶、马勺菜治拉肚子，我什么都吃过。过去上班时跨个篮子，回来捎上点吃。

英：还有木兰芽，树上长的，现在还能吃，你们走时带些。北京的老太太们说：“你给弄点野菜来！”

问：昨天咱们在山上吃的开黄花的中药叫什么来着？

英：叫娃娃花，用水焯焯吃，能治胃病。

问：（向高）单独谈谈您的情况吧？您和奶奶是一个村的吗？

高：我娘家是顺平县青玉沟人，父亲是干部。

问：您上过学吗？

高：没有。

问：您和刘大夫是怎么结合的？

高：我们是姨儿亲，有媒人介绍，我还相过。那时我不大愿意，后来有人劝我，就同意了，就登记了。

英：过去多是姑表亲，现在都抛弃这种近亲结合的做法了。从遗传上说，小孩子随母亲，极少随父亲的，所以他们的孩子很聪明。

问：您是哪年出生的？哪年结婚？

高：我 1950 年出生，今年 47 岁了。我 24 岁上结婚，他结婚那年 28 岁。

问：您有几个孩子？

高：有 4 个孩子。老大老二是男孩，老三老四是女孩。大儿子在部队（因为是“五一”节，请假探亲在家），老二在满城打工，（指身边的年轻女子和抱着的孩子）这是老二的媳妇和儿子，老大还没有结婚。孙子与媳妇是在外面打工认识的。我们家里人脾气都好，没吵过架。我结婚后在大伙里过了 5 年，后来分了家。丈夫经常不在家，给人看病，我自己弄着两个孩子。分家后，我下班从地里回来再做饭。孩子有时是老人看。做饭分着做，当时老二家里的也在村里（臧的二儿子参军），我做我的，她作她的。当时姑姑也还没聘。他们有 6 口人（两个姑姑，弟媳及她的儿子，公婆）。我下来

班弄我的孩子、做饭，去地里时，把孩子留下老人看着。

问：在集体的时候，妇女都干什么活儿？

高：春天拾石头，刨地埝，和男人干的活儿一样。

问：工分一样吗？

高：男的挣男的分，女的挣女的分呗！男的 8 分，女的 6 分。男的劲头大，挑挑担担的。

问：要是女的干得和男人一样多呢？

高：有的女的和男的干一样多，还是男的挣男的分，女的挣女的分。

问：您觉得那时集体干活好，还是现在各家干各家好？

高：这时好呗！在家鼓捣鼓捣，愿意什么时候去就什么时候去，也有呆的时候，也有干的时候。

问：那时在大伙一起干的时候，哪些地方好？

高：现在自己干，卖力气。那时大伙干，尽耗着耗着，使劲干，也不让你早回来！

问：爷爷是哪年过世的？

高：活了 72 岁。

问：现在奶奶自己过？

高：现在跟老三过。老二、老四都在部队。

问：现在你家里种多少地？

高：种 6 个人的地呗！大儿子参军在 1994 年，地是 5 年一变。我又种地，又放羊。他是医生，给人看病，还是兽医，顾不上家，要累死我了！放羊、种地，还养着 2 头猪、2 只羊、2 条驴，还有 1 只猫，一群鸡……他老不在家。我有时一边浇园，一边拔草，人家晌午睡一觉，我是一边浇园，一边弄草，怎么能睡？

问：咱们养猪是卖，还是自己吃？

高：也卖也吃。过年杀 1 个，卖 1 个。

问：到哪里卖？上县城，还是有人来村里收购？

高:有到村里收购的,在村里卖价钱便宜,还要加上运费。

问:毛猪多少钱1斤?

高:大猪5~6块钱吧,小猪8块钱1斤。一头小猪有7~8斤。(这时,高的儿媳妇抱着孩子过来了。)

问:您家二儿子是自己过?

高:他们要自己过。

问:您够幸福的。婆婆是亲姨,和儿媳妇的关系那么好……

高:是。我就是累得慌呗。

问:累是累,心里高兴,越干活越有劲。

时已到午,主人要留我们吃饭,我们离开里屋在门厅与高的二儿媳夏凝说话,夏抱着她1岁多的儿子。

问:你上过中学吗?

夏:没有。

问:叫什么名字?

夏:夏凝。夏天的“夏”,凝固的“凝”。

问:那你怎么来到保定打工?

夏:有亲戚在保定工作,给介绍的。他在保定部队,是个干部。

问:孩子的爸爸还在保定?你还出去工作吗?

夏:他还在保定。我出不去了,小孩去年出生的,太小。

问:您在家兄弟姐妹几个?

夏:兄妹5个。我是最小的。

问:父母舍得你吗?

夏:舍不得。

问:你们家乡是山区吗?

夏:不是,我们是平地。刚来时挺新鲜,现在也习惯了。

问:你出来打工,还自由恋爱找到了对象,真是有缘分! ——

你们什么时候结婚的？

夏：我们 1994 年认识，1995 年结婚，1996 年有了这个小宝宝。

问：（向高）您生这 4 个孩子都是谁接生？

高：我丈夫是大夫，他接生。

问：媳妇老家是哪里的？

高：四川广元的，她家是城市，比咱这儿好。

问：媳妇自从来这儿，回过老家吗？

高：回过，她父母都愿意。媳妇进门，当年就生了个孙子。老奶奶喜欢孩子的不行，就怕我们打孩子。

问：你们这家人家多幸福、和美呀！

英：他们一家人关系不一般，四世同堂。

高：当年我下地，妈妈看孩子。

天已到中午，我们告辞出来，临别前，给刘家照了全家福。

你就是一辈子，病都看不完

被访人：刘占栓(占)。

时 间：1997年5月2日。

地 点：黄龙寺西沟刘占栓家。

访谈人：方炼，李家福(问)。

录音整理：李家福。

刘占栓，男，50多岁，村里的兽医，也给人看病，还常给妇女接生，村委会成员。刘家住在西沟，西沟是黄龙寺地势较高的地带，刘占栓家住在山上。到了他家，只见院子打扫得非常干净。我们分成两组分头采访刘占栓和他的母亲、妻子。我们的话题从刘从医的经过谈起。

问：您是怎么开始从医的？

占：一开始是跟人学，后来县里每到一个礼拜就把我们召集去，学习学习，熟悉熟悉，给讲讲课，就这么个事。碰到个疑难事，你也找，他也找，找来找去就形成了……“你找他去吧，不赖呀！那个不好生，叫他给摆弄摆弄也行啦。”我也挺担心，也碰过好多事，也他妈的真是！也遭了不少难。从现在来说，好点儿了。一般的大事，你去医院去……

问：您碰过什么事？给您印象最深的？

占：我说起这事，有两个难事，最大的两个难事。第一个是在我们下面的那个村，是臀位，很危险。开始我检查时，我说你这个

孩子可能胎位不正,你得进一步检查。他说,这农村也不好上哪儿去,就在家等着。她哪儿也没去,一直在家等着,等着,一直等到临产期,确实出现难产,半夜就叫我来。叫我的时候我就想到可能会出现问题,因为检查的时候我就没摸到小孩的头,我就对他有怀疑。到生的时候,我又搞直插检查,我一摸,滑不溜秋的,像是小孩的头,但我又想,小孩的头,怎么不大呀?我做腹部检查时摸不到小孩的头,我直插检查摸到了。摸到小孩的头,感觉到小,也不对劲。宫缩吧,就下来了,下来的是小孩儿的膝盖骨。反正老百姓想,你怎么也比我们强,你会打个预防针吧,会打个止血针吧,人不行了,会打个强心针吧。我这么想:我知道什么药能强心,什么药能止血,我是比他们强,但到这个程度啦,我怎么办?我得想办法。我知道必须把膝盖骨塞回去,除非找到小孩脚部。我就把膝盖骨往回推,推了以后,找到小孩脚部,再往外拉,这个还算巧。我想:如果拉出这条腿,还有一条找到了,这算是跪胎、倒胎,这还好。开始害怕,后来我就不怕了。我把小腿拉出来了,拉出了一个,这个好拉,这个正好是这个意思的(用手比划,示范)正好跪着,是这个意思,它必须两个一块出去,这个姿态,属于这个意思,把这个拉出去,顺着就下来了,就成了立胎了。但首先我知道,立胎要过三关,这个地方是一关(示意),这个关好过,比如是这个姿态,到生的时候就是这个姿势啦(示范);到这儿又是一个关口,我要找到这个腿和胳膊,然后找到那个腿和胳膊,把这个扒拉出去,扒拉出去后还有一关啦!这个头是这个意思,往下(示范)。这就可说啦,是这个意思,到时候得掉下来。等到以后,我把这两块扒拉下来后,就剩下头部啦,心里特别紧张。为什么?因为头部是一大关啊!下半部就下来啦。小孩露出来以后,要呼吸,接受呼吸,如果头部出不来就接受不了呼吸,因此我有点儿害怕。我伸进手去,只能摸到小孩的脊背,根据宫缩,慢慢儿地下来了。下来后孩子窒息,做人工呼吸,打强心针。真的,有 20 分钟孩子才抢救过来。这

是最害怕的。

问：大人没事？

占：大人也没事。

问：咱们这儿难产不给动刀吧？城市里……

占：对，对！侧切。这个东西，在咱们农村，咱们大夫害怕感染，深了、浅了都不好，咱们没有这方面的技术，还不如自然撕裂。

问：像那样都得自然撕裂？

占：嗯，自然撕裂。但在生的时候必须保护会阴不往外撕裂，我要掐住这个地方，不能叫它往下撕。咱们搞侧切，得缝，如果缝不对，把直肠……咱们有这个担心。反正属于个人撕裂，这个好弄点儿。消毒后好好呆着，个人慢慢地长，你个人注意。这是我经过的第一个难关。

问：在这难事以前，您已有多少接生的经验啦？

占：在这以前，这是第一个难的。第二个难事是出现主动脉破裂。孩子生出来啦，但孩子个儿太大，胎大。当时，我叫他们去医院去，时间太紧，走不到医院了，叫我去了以后，晚了点儿了。说真的，已经临产了，到第二产程啦。

问：是不是看着不太顺了才来找您的？

占：一般的就是这个意思。说真的，没有其他的。他也不找医生，在家呆的时间长一点了，孩子不降生，才找个医生吧。一般在老百姓家里都是婆婆把这个事闹了。但是，咱做好工作，不管你怎么搞，注意消毒。有的小孩得破伤风，就是消毒不严格。你剪子下去，就有好多事。你看，跟我这个小孙子一块生的，是自己生的，是婆姨子给接的，关键就是这一剪子，剪子不消毒引起破伤风。

问：破伤风是大人还是孩子？

占：小孩。但是，不管大人孩子都可能得这种病，易感染的是小孩儿。

问：这个小孩后来怎么样啦？

占：这个孩子在医院里住，花了大约几千块钱，能保住生命。那个小孩跟我这个孩子差大劲了，智力上各个方面都不行。

问：就是因为不卫生的接生造成的？

占：嗯。我以后说，你们把生接了，问题不大，然后消毒，注意包扎。消毒这是一个主要的。

问：现在村里生孩子还是在家里生？

占：条件好点儿了，一般的一看不行，马上租个小车拉到县医院。

问：顺产呢？

占：顺利的就是个人接。

问：那您说的破伤风，不就是最近发生的吗？

占：就是最近发生的。

问：也没有人给讲讲该怎么接生啊？怎么注意消毒什么的？

占：这个事，碰上我啦，有的耐心的还上赶着问问他。来不及了，我把这个事给讲讲说说。最起码的消毒，你这个剪子，不行找点儿汽油，没有酒精找点儿汽油，实在不行，放在锅里多烧上两个滚儿。你把剪子煮了，就是消毒的目的呗！我说，你没药，咱这儿有药，包脐带的时候着上碘酒，75%的碘酒消毒。我说，这是最好的。我说，实在没有办法，你个人想法消消毒啊。实在没办法，放火上烧烧也行啦！实在来不及，把剪子，所有的工具烧烧也行啦，这是土办法吧！（笑）这几年，我也不管妇幼这一摊儿啦，那几年管。我现在管防疫，给小孩打预防针。

问：咱们村里妇幼谁管？

占：妇幼是妇联管。

问：妇女几期保护，有没有规定和要求？

占：说真的，我搞的时候，妇女怀上孕，你得知道几个月了。再有，要有定期检查，你得检查呀！

问：现在大家都不检查？

占：谁也不检查。有的可以到县里去检查；有的碰上当医生

的,说来给检查检查,不就是摸摸么,检查也不费力费五的(意为检查也不费什么力)。一掐一摸,说行,起码有 80%~90% 的把握。顺胎,问题不大,这是大月份的可以这么说。但是,小月份的、腹肌厚的,摸的不太准确,咱们说你最好去做 B 超去。

问:上哪儿去做?

占:县里。有的根本不检查,爱怎么着就怎么着,反正到时候再说。

问:这些年有没有人因为生孩子死了的?

占:最近这几年没有。就出了一个事,在凤英那个台上(八亩台),生孩子死了。

问:那时没有大夫?

占:有了。有一个姓 F 的,老大夫,满城的家。这个……

问:是什么情况?

占:据后来查是胎盘滞留。

问:是当时死的?

占:孩子活啦。孩子下来后胎盘滞留。这个事后来我就知道了。反正不能硬取胎盘,当然有手取胎盘这个事,但闹不懂绝对不能。因为你不知道它面积大小,你不知道它面积多大有多少,甚至连着动脉。

问:您开始干防疫工作,有记录吗?

占:有。(拿出记录册)可能打 1987 年、1986 年、1985 年开始,有成绩的是 1985 年。过去打防疫针是你爱打不打,有成绩的是 1985 年。

问:麻疹是从哪年开始打的疫苗?

占:1985 年。我头一年开始。我记得是 1985 年,这个事是从哪里来的呢?从岭西中学传来的,打了防疫针的还真没有传染上,没打的真出现了。麻疹是终身免疫,打过的就不出了,或者出过的就不出了,就是这个。

问:当时有多少没打针的出了麻疹?

占:不太多。我记得都是大岁数的、没出过的。过去也打过疫苗,但不好呗。不像现在到时候该打就打,出生就打。过去,摸着就打,摸不着就不打,不像现在。

问:都有记录吗?

占:嗯,生一个记录一个。计划生育部门的卡和我这个对得死的,有他一个就有我一个。

问:该打什么针、吃什么药到时候就去啦?

占:可不是!反正每月20日,双月注射,两月打一回。每到20日县里边送到乡里,到20日去那儿等着去。我背上冷藏包就去了。我这个冷藏包能保护一天一宿,问题不大。回来后,有的有冰箱,有便利条件的。过去是一天一领,一天用完了再去领去,你非得这么着不行。现在好了,我可以都领来,放到冰箱里,等明天打了我在拿去。这是世界儿童基金会给的,给的冰箱给乡卫生院啦,俺们的冷藏箱也是儿童基金会给的。

问:只是糖丸需要冷藏,别的就不需要啦?

占:都需要冷藏。一般疫苗都是活菌疫苗,都要冷藏。

问:咱们村里让男的接生,人们有顾虑吗?

占:开始也不习惯。女的也是胆子小,胆子太小。开始我们村里也有几个女的,都聘走啦,有一个人。开始小女孩总觉得责任重大,你叫她,她不敢去。你说,你就打这个针。她觉得,去了就沾上了。开始我也带着几个小女孩,后来,你看,咱们乡的小大夫们,经过培训,培训回来了占住这个“坑儿”吧。是干部的孩子,到县里经过培训回来啦,就是这样的。到那会儿,她敢吗?就这么呆着。有时碰上面,给她说句话,她说,行,行,你找谁去。开始我干这个事,是刚才说的满城那个F大夫,他接生。

问:也是男的?

占:对,是男的,是吃商品粮的正式医生。

问：这个事以后是怎么处理的？

占：这个事，责任属于谁？挺不好说的。在这个程度上，不应该搞牵引搞什么的，这是一个；就是搞牵引，你说搞牵引，他说搞牵引，死了，这得有人证明说我没意见，是不？总的说这属于医疗事故。说上面处分，处分归处分，总没有偿命这回事。我当医生也是这样，随时都可能出医疗事故，拿起针来，你就准备上“公堂”。怎么办呢？你把这针一打，这个人有心脏病或碰上“琅琅钉”（音）的，坏了。但是，我首先要知道我用的什么药，药要用多少量，脑子得有数，你没数就不行。你用的对，就得说的对；你说不对，就会犯错误。

问：您从什么时候开始接生的？第一次？

占：第一次接生就是跟着咱们这个老大夫，他那会儿住在俺们黄龙寺第一生产队，带着我去的。他也不嘎古，说：你是把刀，我是块磨石，打今儿我就开始磨炼你。他爱喝酒，他在小方桌前喝酒，我反正不能喝酒。我一会儿看看去，看看那挺着肚子，检查一下，抹下脸皮子呗！挺不好意思的。生孩子的事有个预兆，接生接惯了的，她在那屋生孩子，我在这屋呆着，我就知道孩子快降生了。说这道理在什么地方？就是凭着耳朵听。产妇再喊再叫，不管那个事！到降生的时候她就不喊不叫啦，就是这个意思。真的，他在这屋里喝酒，到时候他说快了，“去吧，别在这儿啦，你上那儿杵着去！”反正你看我，过去回来，过去回来呀，心眼儿里第一个是担心，第二个是腻歪，第三个觉得年轻时不好意思。我就说了一句，那个人脾气挺怪，我说：“F老师，快生啦，我还没手套啦！”我说了这么一句，他说：“倒星子！（骂人的话）”一脚把我踢到这边来，“娘了个×！老子接了这么多年的生，也没戴过手套，你找老子要手套啦！……”我就去了呗。

问：是你要跟他学的，还是他要你跟着学的？

占：我根本就没想学这东西！

问：那时候当司药？

占：嗯，我那时当司药，也当医生，不是光拿药。为什么？因为就这么一个医生，黄龙寺住得分散，他一个人跑不过来，上这边来了，下面又找他。那时候，我年轻，有精力，看了一天的病，就想那个看对了，那个看错了，也想啊！年轻有那个精力。反正从理论上也学点儿，偶尔医院的大夫也下来上课。

问：接生，有没有专门学过？就是跟他学的？

占：没有训练过。但是后来有这个妇幼保健，召集妇幼保健人员，那时我是妇幼保健人员，在乡里开始学习，一个礼拜去一趟，共2~3个月，也不少，反正有个7次、8次的，指导指导。因为你给他干了工作啦，他不指导你呀！

问：管接生的事，有没有女的？

占：没女的。

问：医院来指导时，有没有女的去听课？

占：有啊。但不见得都讲妇产这方面的事，还搞战备这方面的事，开始普及这方面的事。这么短的时间，赶紧着，讲也讲不过来。

问：您说有女的接受培训，她们胆子小不敢接生？

占：有，还有女的赤脚医生，俺们村里也有。有一个出去了，还有一个聘走了，都是闺女，都走啦。后来培训了一个媳妇儿搞计划生育，她想练，可后来跟着男的也走啦。

问：您说培训妇幼人员是在什么时候？

占：1975年、1976年这个时候。开始我就跟着F接了一个，后来F不在的时候，找我，我就不去。

问：第一次以后，您又跟他去了多少次？

占：第二次是在龙塘，××家的媳妇儿；第三个我把她送了医院啦。

问：您跟F大夫一块去的？

占：嗯，一块去的。他一检查说不行，赶紧送医院吧。

问：您那时还没结婚吧？

占：谁呀？我？我没结婚啦。

问：您是多大结的婚？

占：28岁，噢，结婚了。——从满城我走回来的，挺可怜的。从保定到高士庄有一个车，应该从满城坐上这班车，这么一班车，我没坐上，走着回来的。

问：就是送这个产妇去医院？

占：嗯。送这个产妇去，晚上推着车子送走的，这是第三个。后来，单独个人作业啦。

问：是不是人家请您来？

占：可不是。我不去，人家说：你不会别的，打个强心针吧，会打个止血针吧？

问：怕出现意外？

占：可不呗！都这么说打个强心针，等到时候还等打强心针啊？就下手吧！这就不用你传，他就给你传，说……他给你宣传。

问：别人就请来呗！——那您现在接生带手套吗？

占：我消毒。用药水把手一搓，下手来吧。等孩子一到会阴啊，这时候就该消毒啦。

问：那请您接生的，没有忌讳您是男的，男的给女的接生？

占：到那时候就不管这些啦！反正保住他的人啦！

问：请您来的，一般都是有些问题的？

占：可不！好生的，个人家里就接生了。他叫你接生，他还得备点儿酒，备点儿烟，管顿饭吃呢。

问：现在请您接生的多吗？

占：也有。现在计划生育，全村一年才生十来个孩子，孩子少啦。

问：现在婆婆还管接生吗？

占：管接。

问：那您也管查查吧？

占:有时候也查查。这个孩子问题不大,愿意上医院就上医院,在家里要注意消毒。可到那时候,生不下来要找来啦。真有好生的!我在下面院子里干活啦,在房后叫啦,我刚端起饭碗,刚看见她还在推碾子啦,回去生孩子啦,我说我吃点儿饭再去吧,哪有这么快呀?刚还推碾子啦。——人家就生啦!

问:不是头胎?

占:不是头胎。什么样的都有,真是!

问:您觉得她们的卫生、接生技术,那些婆婆们怎么样?

占:都是好生的,不是好生的她们也不敢接。但是,出了问题,比如,出了小孩窒息,老婆婆就说“别动”。小孩窒息就是假死,你老不动他,他就真死,就是这么回事。要做人工呼吸,打强心针。小孩窒息,你拍打拍打,鼓捣鼓捣,就比呆着强;你不动他,他就真死了。

问:现在咱们这儿婴儿成活率是多少?

占:高。畸形、先天性的病就没法啦,我接生遇上了一个。在爪髻儿,有一个小女婴死了。我检查时,反正不怎么样,心跳不行。我说,你们愿意上医院就上医院,不愿意去拉倒。

问:没生下时,您就知道是畸形?

占:没有。生下来以后,通过吸收新鲜氧气,排出二氧化碳,肺部的张力不怎么样,心脏跳动不行,我就知道这个小孩不行。

问:生的时候挺顺利的?

占:生的顺利。

问:您能估计一下是什么原因造成的?

占:闹不清。有的是孕期药物用得不当,咱又不是老跟着。你看,我有个表弟,他有个孩子,二尖瓣闭锁不全,他后来做手术。先天性的不好弄。有的活不到10岁。

问:妇女病也是找您看吗?

占:有,妇女病也有。农村医生不是专科的,是病都看,哪个行

当也不怎么样,哪个行当都得知道。不知道你还得想办法,你不想法儿他就得死。难事你碰上了,你没办法吧,你说,你等弄医院去,弄不走就死了。你说有什么法儿?你看,有一个老太太,血直往上窜,你不想个办法怎么办?大出血,你得知道,大出血是磕断了一个动脉血管儿;静脉血管的血不往上窜。我找个小镊子夹住它,不流血了。按说,缝针要用肠衣线缝,没有,怎么办?找根尼龙线缝上,把血管绑上,她也活了。

问:没上医院?

占:没上医院。你说,你要不给她绑上,出血出死了。时间长了,是动脉,不是静脉啊!这是急中生智,没办法啦,你不想办法,怎么办?

问:这是临床经验。像您这样的医生,咱们这儿有多少?

占:咱们大队还有,原来的会计一共4个人,在职的,有行医执照的有4个。

问:妇女病都有什么病?

占:妇女也有不少的常见病,主要是输卵管发炎、子宫糜烂、子宫性发炎啊。

问:她们也找您看病来吗?

占:也找。我来说我怎么怎么的,说不出病来,咱们得分析,是输卵管发炎,白带过多、子宫糜烂,乱七八糟的事就这些。得琢磨琢磨。

问:给药?

占:可不!用点儿什么药?月经,不过用点儿当归呀,乌鸡白凤啊,给点儿药吃,调解调解。白带过多,不行,是不是还有其他炎症?打针,打消炎针导致其他病症,比如头晕啊,给补点儿。

问:您这么多年行医,给男的看病多,还是给女的看病多?

占:什么样的都有,什么难的病都有。你就是一辈子,病都看不完,不见得看病都看对了,真的,有的病你治好了,也不懂是什么

病。这个病，你治好了，究竟是什么病？不懂，不懂！（插话：大医院也是这样的）找药，碰吧。

问：您这地方这么多草药，您用过草药看病吗？

占：草药我也知道，我也学过。这个东西摆得久了，说也说得上来，但不能提笔成方。过去是死的，背汤头儿；现在不是，现在是配五，你个人琢磨。反正草药是死理，寒、热、湿、凉、虚、实、表、里……就这么点儿。虚，就补呗。就是这么点儿事，你得背清楚吧。

问：山里的药能利用吗？用过吗？

占：能利用，用过，当赤脚医生那会儿成天采药去。

问：现在呢？

占：现在谁去？

问：为什么？

占：你看我有多少中草药？都是西药！西药用得急，来得快，老百姓还就是适用这个。脑袋痛打一针，马上就不痛了；发高烧打针。中草药反倒慢。

问：为什么当赤脚医生时用中草药多呢？

占：过去实行合作医疗，一人拿5毛钱参加咱黄龙寺的合作医疗，好些人要用药。在这种情况下，你不采点儿中草药，就这点儿钱儿，有几家就花了它啦，就是这点儿事。

问：大家也没多少钱，看病掏不起钱呢？有掏不起钱的吗？

占：从当医生到现在，赔着我的还有哪。去年的帐还有没给的呢。不能说看病来了，像医院似的给多少押金，反正咱们先看病吧。你有，给了；没有，搁两天呗！你说肚子痛，有钱吗？有钱，我给你打一针；没钱，我就不给打！——说不出口呗！反正肚子痛打了针，算算帐多少钱，没钱就搁两天呗。这个事，不光是我，谁也是这样。当医生的没有划价的，你说多少钱就多少钱，和做买卖的不一样，也不容易。

问：老乡们也有拿中草药自己治病的？

占：有。可不！腿疼啦，刨点儿药材，装上点儿酒泡泡，也有这个事。有的人也懂得草药的药性。

问：咱们村有中医吗？

占：没有。我那会儿还小啦，有一个老中医。这里，草药不少
.....

我把希望都寄托在孩子身上了

被访人：周楠(楠)，刘秀梅(婆)。

时 间：1997年8月3日上午。

地 点：黄龙寺村北湾。

访谈人：方炼(方)。

记 录：任晓坤。

录音整理：任晓坤。

周楠，女，31岁，河北省吴桥人，身体健壮。丈夫外出打工，一个女孩，与公婆同住。家有新房4间，房前为自家桃园。

刘秀梅，58岁，周楠的婆婆。

方：(对周楠)您是哪儿的人？

楠：我是吴桥的。

方：杂技之乡啊，您会杂技吗？

楠：原先都会，现在不会了。

方：今年多大了？

楠：31岁。

方：在家念书了吗？

楠：初中没念完，

方：哪年过来的？

楠：来了9年了吧。

方：都说这儿不好，为什么还往这儿嫁？

楠：打工认识的。

方：你原来在哪儿打工？

楠：我打工的地方多了。原来在吴桥的一个外贸厂，绣花干了4年；后来到郑州，我姨在那儿。

方：在郑州干什么？

楠：我表姐在那儿，给她看孩子。看两年孩子，认识的他。我表姐给我介绍的。

方：结婚之前到这里来过吗？

楠：就算来过吧，不过没想回来呀。

方：那怎么又回来啦？

楠：他不愿意干了。他是合同工，在那儿干了8年。

方：怎么不愿意干了？

楠：他说老在那儿干也不是个事。看现在不如不回来呢。

方：他也跟你回来9年了？

楠：俺们开始结婚，在那儿呆了3年。回来快7年了吧，开始回来受不了，俺们那儿是平原，这儿是山区，人又少，闷得慌。

婆：她爸爸也到我们这儿看过，嫌俺们房子小，太黑。

楠：那会儿没房子，俺们哥儿仨在那么两间房子。

婆：我大儿子那会儿在郑州干活，人家给介绍的。

方：这回儿分家了？

楠：分了，盖上房子了。

婆：大儿子盖上房子啦，我给他们看小孙女，他们出去干活。

方：两人都出去干活？

楠：还借着好多债呢，不干，拿什么还？

方：你出去干什么活儿？

楠：跟他们干一样的呗！搞建筑，他们干什么我干什么。（婆插：打地基。）不出去不行，饥荒（债务）还不上也是个事。

方：都找谁借的？

楠：亲戚朋友呗。别人借钱还好说，我娘家离得远，在当地不好借，这找点儿，那找点儿，可难呢。我找了多少地方，年前去我妹妹那儿借钱，刚回来叫人偷啦！

方：几个孩子？

楠：1 个女孩。

方：几岁？

楠：4 岁。

方：还想再生一个？

楠：还让再生一个，我不愿意要，嫌麻烦，不好养，没钱不是个事儿。将来小孩子上学，不能跟咱们似的好歹上上。

方：您没觉得就一个女孩儿不好？

楠：我没觉得。

方：她爸爸呢？

楠：她爸爸也没说别的。

方：您现在有多少地？

楠：俺们地可少，俺们 3 口人总共有 4 分麦地。

方：怎么那么少？

婆：他们没赶上 5 年一动地，那会儿还没这个小的，没分上。

方：那你这点地种什么？

楠：种麦子。现在种上树了。

方：种什么树？

楠：种柿子那么一点地也不值得种，种树算了，都是买着吃。

方：那你经济条件不错呀？

楠：不错什么呀？我娘家在外地，我兄弟姐妹多，他们都帮着我，每年都回去一趟，谁都拿点东西，我都是空手回去（笑）。

方：每年都回去？

楠：我回去得多，一年四五趟，想家就回去。

方：家里养点什么？

楠:养点儿鸡,猪也没养,没钱。

方:养鸡下蛋卖还是吃?

楠:个人吃。

方:除了种也没有什么事了?

楠:没什么事,盖房子那会儿出去打了两年工。

方:干什么?

楠:打楼房地基。俺们算钢筋工,修大桥也能干。

方:生了孩子就不去了?

楠:就是她小的时候。(婆插:跟着我。)不到外面去干不行,没钱,去干1年也没有拿回一分钱。(婆插:把发电机拉回来了。)

方:欠你们多少钱?

楠:上万块钱吧。

方:发电机是给你们抵押的吗?

楠:俺们硬给啦回来了。

方:发电机值多少钱?

楠:据说值四五万吧。

方:为什么没卖掉?

楠:不敢卖,国家的东西。盖房子没钱,石头都是从山上挑下来的。我这一辈子再也不盖房子了,东借西借的。

方:借钱找谁?

楠:我姐姐,我妹妹。我兄弟姐妹多,6个!就我跑这来了。我哥在秦皇岛,我俩儿妹妹在天津,我二姐转沧州去了,就不行。我有点帐,心里就是个事似的。

方:今后打算怎么办?

楠:我打算可多呢,就是没有钱。

方:您要是有钱呢?

楠:我想养猪,先养个母猪,下小猪,慢慢发展。

方:你可以跟农大联系,他们在搞“幸福工程”。

楠：我嘴笨，不敢说话。见了生人就不敢说话。我还想养狗，有一种肉狗，我从电视上看到的，咱们这以后可以发展。养猪本钱太贵，最少得养俩儿——到现在我还没养呢。

方：你到山上刨药材吗？

楠：去，今年我没有零花钱，主要是刨点药材。

方：您对这山里有信心吗？

楠：开始我不愿意回来，她（指刘秀荣）儿子非要回来。

婆：他在那儿（郑州）干了8年，年年得奖，结了婚没房子住就回来了。

方：你丈夫现在在哪儿？

楠：在新乐县。有活儿就去，没活就回来。他不爱说，跑业务。

方：不爱说还跑业务？

婆：我儿子不爱说。别人仨月跑不来，他一去就成了，他太老实、踏实。

楠：在这呆着没什么前途，我把希望都寄托在孩子身上了。

方：你想让她干什么？

楠：她体质好，咱这条件不好，没幼儿园。市里这么大的早上幼儿园了，学点东西呗。要有体育还行，学学，这哪儿有啊？

方：您想没想过把孩子送老家学杂技？

楠：想过。我舍得，他们舍不得，太苦了。我想让她学体育。

方：学体育也够苦的呀。

楠：怕苦不行，我就爱这行。

方：现在挑运动员，净上农村来挑的。

楠：主要是俺们这里没有。我早就想好了，等她六七岁时我就送走。

方：（对刘秀梅）您多大年纪了？

婆：我58岁了。3岁上我妈妈、两个姐姐都让日本人给打死了。

方：日本人进了西沟啦？

婆:是啊。我娘抱不了我啦,把我放在地上,棒子秸里有个人。她说:把这个孩子撿这儿吧,我抱不了啦。她就接着往上爬。我妈妈和两个姐姐都打死了。头里有个解放军(按:应是八路军或武工队)跑过来说:快跑吧,日本人过来了!就跑呗。跑着跑着,机关枪就打起来了。有一个老奶奶也抱着个孩子,中了一枪也跑不了啦。

方:您妈妈和俩儿姐姐都打死啦?

婆:我姐姐不是打死的,是刺刀挑死的。

方:您叫什么名字?

婆:我叫刘秀梅。我那两个姐姐,一个属狗的,一个属羊的(咳嗽),我妈妈一边一个,就抱不了我了,撿下了。

方:当时几个人死了?

婆:4个人死了。当时在棒子秸里,另一个人跑了,就剩下我一个人了。日本人把我娘打死,从山上下来,挑开棒子秸看见了我。那是十一月初三,我穿一身小夹袄夹裤。前头有个解放军跑,日本人去追他了,我就爬上去找我娘去了。一看,都是血,我就给她们擦……

方:那时的事您还记得?

婆:不记得了,听婶子大娘们说的。我爹从山上下来,夹起我就跑,跑到山根底下,他们就开了枪。(哭)我妈就剩下我自个。我四大大家有个哥哥当兵,在四川给打死了。

方:那您爸爸呢?

婆:我爸爸也死了。

方:那谁把你养大的?

婆:那会儿有我爸爸呢。那会儿抬担架,靠这个撿下1升棒子,他就走了。大清早起来走,顶着星星回来。那会儿山里有狼,我出去找我爸爸,也该着狼不吃我,要是狼把我吃了,谁知道啊?我也没上过学。我爹把我养大了,他就死了。

方:那时您多大?

婆：我19岁。我那会儿就想，吃上棒子馍馍，喝上粥，就是幸福生活了，就知足了（笑）。

楠：我家也有被日本人打死的。我爸爸也是个孤儿，我奶奶把我爸爸养大的。

方：他是当八路了？

楠：就是老百姓，是民兵，拿着手榴弹跑呗！

方：（对婆）您生了几个孩子？

婆：5个，3个男孩，2个女孩。

方：咱这都讲分家吗？

婆：对，分。

方：是老人提出来的？

婆：（笑）分了自由呗！

方：那老人怎么照顾？（艳插：帮着种地，给点粮食，等动不了再照顾。）

楠：俺们种树多，没种粮食，买着吃。

方：（对楠）你果树见收益了吗？

楠：收什么益呀？少年了也坐不了果，也种不了粮食。

方：剪枝了吗？

楠：年年剪。

方：（对婆）看您娶这个儿媳妇多好啊！

楠：刚才那个（指刘小梅）也是。

方：刘小梅也是您的儿媳妇？刘小梅是老二？这个是老大？

婆：啊。老三在正定干活，媳妇也在那儿。

方：咱这儿什么样儿的媳妇是好媳妇儿？

婆：不跟婆婆打架就是好媳妇呗。

方：什么叫好女人呢？

艳：我看也就是这么两下子，一个家里不抬杠的也少，好的不多，坏的不少，没什么特殊的。

楠：不打架就是好的呗！

方：勤快的？不打架的？孝顺老人的？

楠：咱这没有不孝顺老人的。

方：我看咱这里的妇女真勤快。男的洗衣服吗？

楠：女的洗不上的时候男的就洗。

方：洗得了的时候呢？

楠：洗得了的都是女的洗。

艳：都到地里去，回来有的男的不帮，有的就帮着做饭，有的女的
的不让男的干。

方：女的都心疼男的？

艳：一般都这样，怎么说女的也顶不上男的。干什么都没有男
的有劲，就是耨个地，种个地。

方：男的都干什么？

楠：现在男的不都是出去打工了吗？

方：打工的活不一定比地里活重啊？

众：比地里活还累，也不让歇晌。

方：咱村里妇女闲着都干什么？

楠：呆着呗。

婆：绣个花的好啊，比呆着强，都不出去找去。

楠：没有呗。

方：大伙有什么娱乐活动吗？比如看戏？

众：上哪儿看去？

方：过年有吗？

众：过年唱个三四天的。

方：（对婆）您去吗？

婆：我不去，冷了不敢出去，腿不行，关节炎。

方：治了吗？

婆：治了，脚也疼。

楠:没有一天断了药的,天天吃。

方:在村里买?

楠:村里买,外头也买,她小丫头买。俺们就不行了,个人顾个人了。

我希望他问问你心里最想说的话

被访人:王萍(萍)。

时 间:1997年8月3日上午。

地 点:黄龙寺村东沟王萍家。

访谈人:李家福(李)。

录音整理:李家福。

王萍,女,26岁,小学四年级文化,从涞源县嫁到黄龙寺东沟。清晨,我们从西沟口往东沟去,只见山沟两边青山峻岭,路上赶集的妇女主动热情地和我们打着招呼(今天是龙塘集)。刚一进东沟,只见一身材略高微胖的年轻妇女拎着刚涮干净的墩布往家走,她家就在村口高台上,我们知道这就是村妇女主任所说的“村口第一家”,便主动上前和她打招呼,并自我介绍我们的身份。她热情地把我们邀到她家(在家门口见到她的婆婆,她说去赶集)。进屋坐定,环视屋内的摆设,家具是新式的,一张桌子,一个梳妆台,柜上摆着电视机,半开着的抽屉里有女主人没有织完的红色毛裤。屋里两侧分别摆放着两个长沙发和铁床。水泥地面被女主人擦得十分干净。说明来意之后,便开始了我们的访谈。正要进入正题,一位打扮入时的年轻女子进屋,经介绍知道是王萍的小姑刘华,她从保定郊区的婆家回娘家。我们便高兴地分别采访她们姑嫂。

李:您叫什么名字?娘家是哪儿的?

萍:我叫王萍,娘家是涞源县西团堡乡西团堡村的,离县城80

里地。那儿也是一个山村，在涑源的最西北部，也是老区，与易县交界。

李：涑源县也是贫困县吧？

萍：涑源县属贫困县，现在和3年前比差一些。俺们西团堡乡往东，刚刚建了一个钢厂，一般30多岁的，家里有人的——当官的人家拉扯你，才能找点工作，有的干了两三月，还不能开工资。

李：你在那儿干过活儿吗？

萍：我没在那儿干过。钢厂1993年才开始筹建，属乡镇企业。

李：娘家兄弟姐妹几个？

萍：娘家姐儿仨，1个弟弟，我是老二。

李：你读过几年书？

萍：咳！（叹气）我上到小学四年级，没上什么学。家里我爸爸从30岁上就得了一种抽病，没钱，挺困难的，养着我们姐儿4个，供不起。常年，我爸爸做个小买卖，卖点老鼠药什么的，串乡走村卖老鼠药赚点钱，供我们上学。大点了，觉得爸爸挺辛苦的，就说，姑娘家上学有什么用呢？

李：自己就觉得女的上学没用？

萍：嗯，自己就觉得没用。

李：你们姐儿仨都没有上学？

萍：嗯，就我上到小学快毕业。姐姐才上了两年，妹妹上到三年级。弟弟上到小学毕业，也没考试，没上。那时他14岁，他说：姐姐们都不上学了。我姐姐19岁就结婚了，家里没人帮助爸爸干活，那儿也是山里。爸爸有病，一到刮风下雨，我爸爸就犯病，抽疯，一闹起来，不管多高多低就摔下来。

李：你母亲呢？

萍：我母亲今年挺力量的（按：指身体好）。1992年那年我结婚，她就开始闹病，闹到1994年才治好的。也算不上什么病，整整治了两年才治好。我弟弟也有病，淋结巴核（应是淋巴结核），胳膊

窝里长疙瘩，又花了不少钱。到保定治病，碰上我大爷家的姐姐在医院里上班，我姐姐看了看说：“这种病，没法治，也绝不了根儿，可以先弄点药服着。”吃了一段药，也不解决什么事，我弟弟就不吃了，就把这种病撂下了，重活不敢干。今年刚从我们这儿回去，在这儿上班，搞建筑，小工活儿。他觉得病又要发作似的；这地方又远，就回去了。

李：你不上学，在家干什么？有地吗？

萍：干活呗，有地。我们那儿妇女不下地干活。俺们那儿妇女有绣花、有织毛衣的。我13岁上不上学了，14岁上，冬天刨药材，夏天下地埋山药。那时，胆子小，怕出去干活被人家骗了，不放心。14岁那年，我拼着命出来干活。

李：14岁就出来干活？

萍：嗯，也是小，有去领人的。

李：是招工的吗？

萍：嗯。我爸说，太小，不行，咱们又没上过学，也没出过门儿，没见过世面。一个山村的小丫头，出去认得哪儿对哪儿呀？没叫出来。15岁开始在家绣花，绣了3年花儿。

李：是补花儿吧？有人教吗？

萍：嗯，有人教。大队主持的，整整缝了3年，到18岁。

李：补花，一般给多少报酬？

萍：我们觉得不少呢，但按道理说不多，一天给2元钱，还得着劲儿挣。拿一块儿布，整整缝一天。

李：是固定工资吗？

萍：不是，按大小块儿。我这儿有一块儿样子，拿出来看看。这是我个人找他们要的，玩玩，我说弄上，也没弄。（萍从柜子中拿出一块约三尺长、二尺宽的白布，上面贴着各种布贴花）就缝上面的这种花儿，大花的，小花的，各式各样的都有。

李：缝这一块儿布，给多少钱？

萍:最多1块多钱,还得把边儿都缝好了。这么一弄(做示范),就是以这儿维持。

李:1个月能挣多少钱?

萍:1个月有活儿就干,没活儿就不干。

李:一般1个月能挣多少钱?

萍:也不定。一个村,60多户,妇女们都缝,见点钱呗。70多岁的还缝呢,带着眼镜缝,弄点钱儿呗!交点电费,买个卫生纸什么的。我这么说,好像给你哭穷似的。我在家那时,1个月最多缝了70多块钱。

李:那就是天天缝?

萍:天天缝。夜里也不看电视,找到一块,小朋友们坐那儿缝,缝得熟了惯了,也就觉得不累了。不过,缝功夫大了,也觉得累,手都扎破了。扎得肉皮儿……在家时就是这样。等缝到18岁上,我就不愿意缝了。有一次,找人的来了,出去呗。我拿着被子往外走,我爸爸拿着被子往里扯,他的意思是不叫我出去。他说:你不认得,又没个亲戚,叫人骗了,怎么着啊?

李:哪儿去的招人的?

萍:容城的,匣书包。我就硬出来了。

李:为什么想出去?

萍:我就想,老在家里,长了这么大,也没出来,出去看看,哪怕挣不了钱,出去玩儿一回,再回去。在家绣花儿,也挣不了多少钱。招工的说,每月给300元,等熟练了(1个星期就熟)就计件儿;1个月最少也挣300元,还管吃管住。这是个小买卖人家,户里找几个人,也不多找人。我估算着,费点劲儿,挣300块钱,又吃在外面;个人大了,花100元,再给老人200元,这也行了;又计件,多加点班儿,那不更多挣?想得不错呀!

李:有和你一块儿去的吗?

萍:有。我们一块的去了9个,在一个村里。

李：你爸爸不同意你走，你是怎么去的？

萍：硬去的。我姘子、婶子都出去了，都说我：“你爸爸不让你走，别伤了老人的心；如果有个三长两短的，叫老人不放心。”我说：“没事，这么一伙丫头，怎么也认得‘涑源’两个字，咱还摸不到涑源？”

李：就这么走的，也没定合同、协议什么的？

萍：没有。大队喇叭一广播，说招工的来了，你们谁愿意去，说每月 300 元钱，还说管吃管住，就这么说的。

李：那你就硬走的？

萍：硬走的。别的小丫头都是老人送，我爸气呗，没送。

李：那你妈呢？

萍：我妈那天没在家，去我姥姥家去了。我们走到车站，我爸见到领人的说：“你得好好照顾她，虽说我姑娘个儿大，她岁数小，不懂事儿，没出过门儿，多说说。”领人的说：“没事儿，干的都是机器活儿，又不是叫她到地里给我耨地，干那费劲的事。”等去了，到了他家，他就说计件，3 天必须学会，没等学会，第四天就计件，就变了。容城离俺们家 400 里地。他这么一说，俺们说：“学吧，尽量学吧，出来了就是受苦来了。”我们 3 个小丫头在他们一家。

李：他们匝什么书包？

萍：就是小洋兜，你拿的这种兜儿，布的、皮的，什么样的都有。匝了两天，到第四天他说要计件，俺们说：“不行，俺们费劲给你匝，好好给你匝，匝不好你说说俺们，俺们知道了就行了。不能硬叫俺们匝多少，这不是压迫人吗？”

李：你们敢跟他说吗？

萍：敢说。俺们当时年纪小，也不懂事，觉得要是这个时候就不敢说了。当时，我就跟他讲道理。可讲来讲去，讲不过人家。

李：他是怎么说的？

萍：叫你们干活，你们就干活。当时，五六月，挺热，他睡晌觉，就不叫我们歇晌觉。他说，你们快学。学了四五天，俺们就不想学

了，匪到第五六天，俺们就匪到十来个标准了。

李：是他定的标准？

萍：不是，学了四五天就匪这些，学得挺好的了，可他叫俺们匪60个。

李：定量是60个？

萍：嗯。可是我第六天只匪了20个，那是最多的，60个，根本达不到。

李：匪不到60个，就不给钱？

萍：匪不到60个，就不给钱，只管饭；够的，一天按2元钱算。

李：那你匪到20个呢？

萍：匪20个不算，一分钱也不给！干了一个礼拜，他给了我们14元路费，俺们也不干了。我说：“你把我们家里领出来的，你给我们找别的活儿干，俺们等于是你的用人呗！俺们干不了，反正不能把我们扔到半路上，不管俺们。”他就给我们找了一家冷冻厂，就是冰棍儿厂呗。他对我们说：“出了事，家里的老人别找我。你们回家吧，我给你们出路费。”他就给了我们14块钱，连15块钱都不给，刚好够路费。

李：等于一分钱都没挣？

萍：没挣，就回来了。一共去了8天，干了7天的活儿，就回来了。回来后，家里老人挺高兴，不挣钱没事，人回来就不错，把你打了，卖在哪儿了。那两年挺乱，河南、湖北的妇女净往这儿骗，人贩子挺多，老人结记呗。回来不多时，半年的时间，我又走了1次。

李：这次又到哪儿去啦？

萍：又到容城。这次老人让去，有伴儿，也是招工的，俺们3个去的。有领人的，领我的那人是第一次领我的人的妹夫。他说是谁谁叫我领你们来的，说的挺好的，就来了。这一回干得挺好的，去了就给了20元钱。那时小，不讲什么好衣裳，买了一条半截袖的褂子，4块5毛钱，粗布的，给买了一条小裤子，就开始上班。

李：这一回，你爸爸没有阻拦你？

萍：没有。他觉得，你会啦，觉得这是干这行的，放心。原先，觉得什么活儿都不会，也没学什么，也没文化，别出去啦。出去一回啦，老人说：出去看看吧，头回个人跑回来了，二回更熟啦。老人这么说，我就走了。干了1个月，我爸爸想我，我妈妈想得不行，就接我去了，从白沟找我去了，他也没去过。我爸爸也是老粗，没有文化，就找我去啦，摸到他家里去了。第二天就见了面啦，掉泪！第三天就跟着回来了。

李：给了多少钱？

萍：给了250元钱。

李：一天干多少个小时？

萍：那时是冬天，从7点半开始干，干到11点半，吃饭；睡1个钟头中午觉，下午2点钟开始，一直干到晚上。有时他们家老板娘活多，她干，叫我们帮着做饭，我们干得慢。做饭、家务活，都干。

李：你们仨人都在那儿干？

萍：都干，打扫房子什么的。不过，这家还行，干不干的给了200块钱。

李：开始说给多少钱？

萍：开始说给300元，结果给了250元。

李：一天匝多少？

萍：定了75个，可没给他匝到，就是满天不停地匝呗。

李：一天最多能匝多少？

萍：最多匝到50多个，也没超过60的，他要求的太高，一针一线，也不能太粗，保证质量。他说，求质量不能只求数量，我们慢慢地干呗，好好地干呗。

李：你爸爸接你，你就回来啦？

萍：自己也想家，不愿意在那儿干啦。干的活儿太多，擦桌子、扫地，有时还叫我们到地里干活。我们一块的那个，比我小1岁的

去,我个子大,不知道为什么没让我去地里干活,没叫我去过。帮他们做饭,打扫屋子,我总觉得不愿意。

李:你觉得像个使唤的丫头?

萍:对。帮她洗个衣服什么的,除非你不愿意,叫她看出来。有时叫我帮她洗衣服,说:“王萍,王萍,你过来,帮我洗洗衣服。”我说我手疼,手扎了一下,洗不了。她就叫何儿,何儿是我们村里的。我觉得洗衣服还不如做饭,做饭大家吃,洗衣服是你个人穿。

李:合同上也没说做饭洗衣服?

萍:没有。什么都管。原先有个6岁的孩子,叫我们给看着小孩。她教那小孩,有时她给我们4块几块的零花钱,小孩说:“姑姑,给我买冰棍儿。”不给买,觉得不合适。出来干了1个月,就回去了。回来后又接着缝那个,过了19岁就订婚啦。

李:谁给介绍的?

萍:炮台子村,那个村有我涞源一个姨姨,是一个叔伯姨姨,她也是说亲到这儿来的。我姨夫管他们这太爷叫舅舅,亲戚关系呗。我姨姨给她这外甥说,说她爸爸(按:指王萍丈夫)在保定管厂上班。其实,我真眼儿,我婶子家的孩子都是有文化的,大学毕业,在保定涞源工作,他们先后给我说了几个婆家,我说,咱也没文化什么的,咱们也求不了那么高,不愿意。

李:你自己就觉得配不上人家?

萍:嗯,配不上呗,就没去,我姨姨就给我找的这个。

李:这回怎么愿意啦?

萍:她爸爸原先在管厂是合同工,定了3年合同,转了就是长期的;觉得她爸爸个子长得高。不过,给我提的,有的个子高,有的矮。县城的不行,你伺候不了人家,将来还是个人受累。

李:到县城不是挺好的吗?

萍:个人觉得没那点儿福分,也不敢去呗。

李:怎么不敢呢?

萍：觉得个人没文化，将来人家看不起怎么办？就怕这点呗。像我们村里好几个姑娘，刚开始还不太好过，越来越好过，就闹离婚。觉得人大了，好琢磨事，觉得害怕，结婚再离婚，觉得不合适。

李：村里那几个姑娘全是男的提出的离婚？

萍：嗯，两个是男的提出来的。

李：全是村里的姑娘嫁到县城里的？

萍：原先跟的这个男家也是山沟的，离我们村 20 里地，跟了他后，他买了一辆汽车，越开越红火，搬到县城里，买了 4 间房，开始挺好的。后来，又跟了一个姑娘引上了，结了婚，就跟头一个姑娘离婚呗。生了两个小孩就离婚，大小子他要，二小子她要，就硬离，不离就不干。另一个姑娘也是说到县城，他们两个都有工作，生了一个女孩，她女婿硬是不要她了，说：“咱们离婚吧，咱们好商好量的离婚，也不打架；咱们要是离婚，家产都归你，就这么商量吧。”他媳妇看也和不到一起啦，离就离吧，他就把家产、房子给了这个女的了，就离了。刚好我那时要订婚，那两年就出了这两件事，心里就琢磨。我婶子给我说的那个是税务局的，刚分配的。觉得你要跟了……我就说：“不行，我不去，我还小啦！”就打断了。后来，我姨姨就给我找他，说老家也是山沟的，现在想在保定买房子，骗呗！就骗来了。还说现在是合同工，再过一年就转啦。开始说在保定常住是瞎话，还说是高中毕业生，其实，她爸爸也是小学毕业。

李：是人家骗你姨姨，还是你姨姨骗你呀？

萍：我姨姨骗我呗，骗我要我来呗。

李：你姨姨就在这村？

萍：就是下面的坡台，刘家台上边的那个村。

李：他们说在保定买房子，那你愿意吗？

萍：我说先见个面吧，但一次次都不敢见面，我自己也太看不起自己了吧？村里在一块不错的丫头们，坐在一起说说心里事，就劝我：你见见，咱们哪点顶不住他们的？咱没文化，真说上了，去了

非得有文化？干活的会这会那，不全是文化学上的，那是个人闯荡的。咱拿说婆家当成一种事，咱们干干，干好就算，干不好再出来，就这么硬闯。我爸爸他们不愿意，说：“不行，这么大点儿，说这么远的婆家，也没个亲近的亲戚，有这么个叔伯姨姨原先也不走动。”后来说老家在山里，结了婚去保定，也说得挺清楚。爸爸说：去吧，先见见面。7月23日，我们就来啦，见了见他。

李：在哪儿见的？

萍：我姨姨家。看着差不多，说话没文化，也是一般人。当时穿了一身好衣服，打扮得看着也挺帅的。现在成了老百姓（按：指没有工作的农民）了，觉得不行了。反正，他看上我了，我也看上他啦，可当时谁都没给个实底儿。他打算当时把婚事定下来，订婚呗。我说，那行吗？我还没给老人说，我自己还不知怎么办啦。我说，先通通信吧。虽说我是小学毕业，那时我就吹起来了，我说我是初中毕业。他给我留个地址，就回去了。他给我家写了信去，问愿意不愿意，和老人商量没商量？一直撂了四五个月才定下来。

李：你给他回信了吗？

萍：回信了，回了几封信，觉得差不多。

李：老人怎么说的？

萍：我爸爸看了相片说，人倒不赖，谁知道家里呀？后来，我写信说：人看表面挺不错，谁知道心眼怎么样？我爸爸说，也不知道你们家办事怎么样？家底怎么样？你这个人办事怎么样？他说那来吧。过了正月，就来了1次（按：指来黄龙寺东沟）。

李：你爸爸跟着你来的？

萍：嗯，还有我大家的一个哥哥。

李：看看觉得怎么样？

萍：光看山沟是呆不住呀。那时他还在保定，他大妈妈家在保定，他大妈说：等你们结婚，给你在保定找个工作。我哥说：给她找个工作，年轻人也不愿意在家里呆着，闯荡不出什么来。定了婚，

这就找了一份工作。

李:这里结婚都得订婚吗?订婚有什么说法?女方提什么条件吗?

萍:订婚按农村说,让你们耻笑。(李:不会的。)像家具没买的,买买家具,或是买买用的一切,没盖好房子的盖盖房子。女方提出什么要求,对方就答应什么,头结婚准备好。

李:当时你提的什么条件?

萍:当时我提的不错,什么都有,除了没有冰箱、煤气罐这样高档的,现在农村一般的彩电都达到了。他家说真格的挺困难的,他爸(按:刘春华丈夫)哥儿1个,还有3个丫头(按:丈夫的姐妹)。他奶奶(按:刘的婆婆)有病,肋上长了两个大瘤子,现在都没法做手术了,开始治了两回。家也挺困难,咱们山沟哪有钱的人?她爷爷出去搞建筑活,一天挣个十七八块,也干不多。1992年盖了3间房子。

李:就是你们订婚那年?

萍:嗯。

李:你那时提的是什么条件?

萍:我也是要的家具、彩电、录音机什么的,要倒挺好,就是什么也没达到。

李:要衣服和房子?

萍:衣服叫他看着给买了两身儿,房子就是盖的这3间。他哥儿1个,也说好将来挣的也是个人的。家具没有按照我要求的买,当时我想,就是哥儿1个,为来为去还是为他这个人,凑合着结了婚,结婚还不定在哪儿住呢。我还打算上个班,干个零工。7月定的婚,8月给我找的活儿,在保定一个针织厂织毛衣,细线的,一针也不能差,大脑不能走神,一走神差一针就全完了,干了半个月,觉得挺合适,挺想干的。后来,他找了我几次,太不爱说话,去了就问:“干得怎么样?行不行?”也不问你想家吗,还缺别的东西吗,家

里来信了没有啊？什么也不问。我心里就提心吊胆的，心里觉得有事儿似的，我觉得害怕，觉得光看外表这么美，这么好看，心眼儿就这么笨，去了好几次，一句别的话都没有说。

李：心里对他有点不满意了？

萍：好像有点儿。干着干着就没劲了，就不愿意干了，一走神就差了。后来他大妈家的大丫头找我去，问工头我干得怎么样，工头说前两天数她干得好，现在不行啦，不用功啦……我就和他爸爸说我不干了，我回去，我干不好，手太笨。他爸爸说，学呗，人家说学3个月才能学会，你这才学几天？我坚持要回去，他爸爸挺生气，托人花钱找到活，他说：“你走吧！”骑上车子就走了，有气啦。我从厂里找了个小丫头，把我送到车站就回来了。

李：给钱了吗？

萍：没有，等于是偷着跑回来的。

李：那你有钱回家吗？

萍：有，他爸爸给过我钱。回去后他给我来了一封信，问我为什么回去，到底干不干，为什么不好好干？我说，怎么也不怎么，就是不想干活啦，用不到心里去。

李：你回去后，什么时候结的婚？

萍：腊月里结的婚。

李：你心里有点不愿意啦，觉得他不爱说话？

萍：后来，他又写了信。八月初二我回去的，他八月初八就上我们家了，原先我家的人没见过本人，这次他们说：“一个老百姓，还要什么样儿的？凑合能过日子就行了。”开始我爸爸一直没说话，这是我哥哥说的，他说：“你也是一个老百姓，能过日子，能知道心疼人，不打不闹不赌就行了。”

李：你对他不满意就是因为他不会说话？

萍：嗯，我觉得他说话太笨。

李：你希望找一个能说会道的？

萍：我希望他起码问问你心里最想说的话，像想家吗，需不需要别的东西啦，会不会干啦，有没有钱啦……去了就会说“你学没学会，干活行不行”，就不说了，在旁边坐着。我想：我那么想家，个人为这事才能出来。平常招工，个人出来也挺高兴的，定了婚出来觉得可伤心呢，觉得定了婚才出来干点活，觉得个人太难过。那段个人天天落泪，觉得个人就这么没出息，定了婚才出来工作，才要点工作。

李：这工作好像是订婚换来的，心里不好过，是吗？

萍：嗯，不好过。心里就不想在那里干啦，回去。

李：对这门亲事也有点不满意吧？

萍：头开始——我对着你也不怕害羞……

李：没事，有什么害羞的？

萍：我也是看上这个男人啦。其实，对这个山沟，我也不愿意呆在这儿。俺们文化水平都一般高，小学文化他说他高中毕业，我一看他写的信，大不过小学五年级。一看平常年轻人会说话的，花花话他都不会说。现在我们俩人闹别扭时，都是我央及他，他都不会说逗你笑的话，逗你不气不恼的话，他都不会说。——不过，他知道心疼人，哪怕有一口，也给你半口。凑合着过吧。

李：结婚是坐车过来的？

萍：结婚就别提啦！他家不是穷吗？困难吗？结婚时我说，找一个500元的汽车，从我们那儿到这儿打来回，俺们那儿的姑娘出嫁都雇小面包车或小票车（小班车），这样的车一趟花500元。我说：“家具买的少一点，结婚就这么一次，也得像个样儿，接一趟叫我们家里人也看看，显得我找了一个好婆家。”后来，他哼哼哈哈的。腊月初九我们结的婚，初八找个车子去，他去了，也没开着车，领着我姨夫就去了，光两个人去的。我心里觉得死活也不来了，他老实。我说：“车不来好说，家里的东西买了没有？桌子上用的？”他说：“没买。”我说：“你另找别人吧，我不去了！”他一听就气了。

我说了这句话后,他一句话都没说。我说:“你天说闹了我也不走了!叫你来车,你也没来车;叫你买桌子,你也没买桌子;我说那怕你说个谎,我在道上高兴,到你们家我再伤心。你说一点也没买,明摆着就不买啦!”我就和他闹吧,从11点到我们家听到这个信儿就闹,一直闹到黑天3点。第二天,我闹得没法啦,心想:这婚事是我硬定的,原先我爸爸不愿意,是我个人愿意的,等结婚时又不愿意走啦?显得个人没出息。个人劝个人吧!就来了。坐从上面到下面的车到离他家近的站(按:刘家台)下车,他们家也没个人。从这儿到他家30多里,哪怕再找个车?也没有车,我就更生气啦。我们到刘家台已经1点了,一直等到4点多钟,腊月里,道上下的雪,挺冷,我气的,火的,也没法。就是我两个哥哥送我来的,我看着他们两个人的面子,自己劝自己,凑合着过吧,有车没车的,到家再说吧,道上不能冻着我哥哥。要是我们两个人旅行结婚,兴许我个人回家去;有我这两个哥哥,我也不和他争吵。刘家台有他一个姑姑,他们有个拖拉机,好几年也是净拉大石头,破得没人要,上面垫了一领牛毛毡,还有别的孩子们一块搭车上来的。其实,说真的,结婚哪能叫小闺女、小丫头上一块?这简直是不忌讳!像俺们村讲究,不叫小丫头和新媳妇坐一块儿。这小丫头、老爷们儿都坐在车上,挤得满满的。

李:结婚不兴小闺女和新媳妇坐在一起,在涞源那儿有什么说法吗?

萍:说是小丫头把新媳妇冲啦,不好啦!

李:东沟这儿什么人来接亲?

萍:他婶娘接亲。后来我就不下车,他爸爸、妈妈都藏了,说不能见新媳妇。

李:为什么不能见?

萍:说有这种讲究,头天公公婆婆不能见儿媳妇,第二天才能见。开始我不懂,我说:怎么人来了他们人都不见?一道都不顺

心,到家了也不见一下,也得问问冷热的,连这话儿也没有。

李:他们这有这规矩,涇源那儿有吗?

萍:没有,他们说没有。我到今儿也不知道,别人结婚也没听说过。我就不下车,他婶子、爷爷、奶奶都说好的,说冻一道儿啦,这还冻着。我说,知道冻一道儿还不去接接去?反正怎么说都不行,就不下车。我说:把桌子给我买好了,要不我个人拿出钱来,我个人买去!到了家门口了,再折腾再闹也没有用啦!我又讲了大面子上的话,都明白,明白。我哥哥说:下来吧,到家啦!还说什么呢?没的说啦,到家就没事啦,这就凑合着过吧。一直闹闹腾腾的。你看这家里,结婚时没有这么多东西,像这床都是别人给的,他大妈给的。

李:结婚时有这张床吗?

萍:有,那个沙发也是他大妈给的。

李:结婚后,那你们的感情怎么样?

萍:结婚半年,我们俩也不打不闹,后来婆婆媳妇凑不到一块儿,老闹别扭。

李:就1个儿子,也不存在分家问题?

萍:第二年,有了小孩。说真格的,我们婆婆、公公太老思想,像我们这么一打,村里谁都知道啦。像我们这个村儿,谁都把俺们家的家底儿知道了。老的、小的,闹不到一块儿,怨谁?怨老的还是怨小的?小孩子都知道。

李:你们半年……

萍:半年!她爸爸不在家。说真格的,我还新鲜啦,像走亲戚似的。过了半年俩人就闹不到一块儿啦。

李:因为什么?

萍:婆婆、公公、太爷、太太,人太多,七嘴八舌,你说这个,他说那个,闹不和。

李:这个家谁当家?

萍：他奶奶当家。

李：为什么闹不和？

萍：原先有个小姑，说我不干活，不做饭，不刷锅，不喂猪，不上地里干活……其实做饭我帮着刷碗、烧火，喂猪什么的。处好时，说话也不赖。她就让我下地干活，涞源那妇女不下地，不是不愿意下地干活，不习惯。

李：涞源那妇女不下地干活？

萍：嗯，都不去，上不了大山。我们那也是山，但不上山。她就趁着我这个，结婚半年没小孩子，她就找别扭呗！我说这个，怪丢脸的。

李：没什么丢脸的，家里不都是这些事，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，对吗？

萍：我们小姑今年已 19 岁啦，我结婚时她十四五岁，我们俩老闹别扭。

李：和小姑闹别扭？

萍：嗯。她娇生惯养的，不叫别人说一句话。她打别人、骂别人都可以；别人一说她，老的就护着。她比我小 4 岁。婆婆家 3 个姑娘，1 个儿子。这是老二（指刘春华），还有一个在外面上班。老二回来啦，她嘴快心快，她也督促你，也说你，过了这会儿就没事啦。她也叫你说她，她也可以说你，俩人打一仗，没事啦！

李：你跟她的关系还可以？

萍：还可以。她们姐儿仨，跟她还可以。她舍得给你吃，给你穿，也舍得说你，说得也对。我和她娘闹气的时候，她说：“嫂子，你最好别闹气，一闹气，你那么远，不想家呀？这一块儿就你自己，你上哪儿去呀？连个知心话也没人说。娘的脾气你也知道，你最好别跟她闹！”她尽这样劝我。我说：“婆婆与媳妇打架，一个巴掌拍不响，谁也不愿意闹气，这么老远，我结婚是为跟你们闹气的吗？”

李：你结婚后，你丈夫就出去干活去啦？

萍：嗯，结婚后五六天就走了，就剩下我在家。

李：什么时候跟婆婆闹矛盾的？

萍：腊月结的婚，转年四月里就闹矛盾啦，半年的时间。

李：就为干活的事情？

萍：嗯，就为干活的事。按她们这里的话说，就是懒呗，不干活。其实，这两年地里的零活、碎活能干就干，熟练了，就干。说真格的，谁不为家里？（还谈到家里的困难，存了一些钱，不敢花，为女孩子做手术，女孩是整嘴儿。）

李：给孩子做手术？

萍：嗯。一年的零花钱也不少，老百姓缺哪样也不行，化肥一年就得好几百块。

李：一亩地大约要投入多少钱？

萍：投入不多。我们地不多，年年粮食都不够吃。

李：你出去赶集吗？

萍：赶集，就是打个油盐酱醋的，买点菜什么的，轻易也不买。

李：在家种点菜吧？

萍：也种点黄瓜、西红柿。别人家扯点布什么的，我们家的床单、枕巾都是我大妈家给的。

李：大妈是谁？

萍：我爸爸的哥哥家。

李：他们家富裕？

萍：他们有钱，就帮着我们。

李：小家有债吗？

萍：债不多，就是该小卖店的洗衣粉钱，还赊了一把手电。咱们这尽停电。说真格的，刚才我还借了 10 元钱呢，买了两袋洗衣粉，小孩要吃的，买点吃的。别人看我家像有钱的，其实和你说，我和别人不说穷。

李：她爸爸出去打工，钱还没拿回来？

萍：嗯，今年她奶奶和太爷都有病，腊月里走的四月里才回来，住了2个月的医院，刚看好。其实，我个人也想，觉得更伤心、更难过。在家不念书了，干了4年，干到18岁，手里多咱也不缺个十块八块的，买个女人用的卫生纸什么的，都不用找家里要钱。这个人家，有时还缺这个钱呢。我到这儿，和大队的景儿（刘凤英的小名），女书记，我和她挺不赖的。开始，她看见我说话，我称呼她姐姐。我说：“姐姐，你能给我想个法子吗？”她说：“给你想个啥法呀？除非咱办个厂子。”开始是我改我这条裙子，她会做衣服，找她给匝，她没有时间。她看我说话挺好，说玩一会儿吧，问我有什么想法，想家吗。我说，好了就不想家，有了气儿啦就想家啦。她说，别往有气儿处想。她说，你认识涞源谁谁。我说，认得，是我姑姑，我叔伯姑姑，和她在石家庄一块学匝衣服。越说越近乎，来回来去让我捎个信儿什么的。那时她是妇女主任，现在是书记啦。1994年那年，我说：“景儿，我没文化，但教一年级我能教。我们村里六七岁没上学的，组织几个小孩子，育红班。姐，我组织这个行吗？”她说：“行是行，你上了什么学了？”我说：“我念了小学，不过一二年级能教，是育红班，我能主持。我要主持得和大队商量，有支持我的才行。”她说：“行是行，不过，你们这个村子太上边，要是八亩台差不多。西沟有几个小孩子，你们村也有几个孩子。东沟村小，小孩子少，不行。你要真想办，得在龙塘。”我说：“搬到那儿去，咱又没房，又没桌子、板凳，我又没那么大的文化。我想就在家占一二间房子，后面有房，清理清理，弄个小桌子，办个育红班呗。”她说：“你想得挺好的，但孩子走不到一块儿，得叫老人接送，你再想个别的办法吧，我帮助你。”她可能啦。开始和她认识就是从做衣服认识的。

李：你会匝机器吗？

萍：我会匝，但没做过衣服。

李：学呗！你过去匝过小包，会匝，指点指点就会啦。你的想

法挺好的。

萍：光想，做不到也不行。

李：有想法就行。你还有什么想法吗？

萍：养鸡，在山坡上养鸡。养鸡也得有点文化，学学书上的东西，打针什么的。光想，也没有真正地干过。

李：如果养鸡，你需要什么？

萍：技术。比如说书上讲多少天打一针。

李：如果有书，你能看懂吗？

萍：能看懂。原先我们在家里，我姐姐在她家养3只兔子，一下子下了十几只，我姐姐没上过学，我爸爸会点兽医，其实我爸爸也没上过学，有我爷爷留下来的书，有一篇是养兔子的，我那时上二年级，瞎念。我说，姐姐，小兔该吃药啦，买了药，消火消炎的。别人的兔子都死了，我们的兔子就没死。

李：你还挺能干聪明的。你现在最大的愿望是什么？

萍：在家里养个猪、鸡，这是在家里，撑着这个家。不过我也想去，等孩子大了，把孩子放在我娘家，不影响出去。和姑姑（刘春华）俺们俩出去，炸个油条，做个小买卖什么的。出去做点小买卖，不出去就养鸡什么的。孩子也这么花钱，光她爸爸一个，要不穿的吃的比别人差多了，电就比别人差多了。我们结婚时使的是电棍儿（指管灯），现在把电棍儿掐啦。

李：咱们这电费怎么收？

萍：一度电5毛5分钱，月月收。一个月5块多，现在不点电棍儿了，换上小灯泡，现在1个月最少交4块，最多交7块。

李：晚上看电视吗？

萍：从8点看到9点，看1个钟头。

李：电视能收几个台？

萍：说起来，我们家是困难户，别人家里买套环的天线架子，才花50多块钱，俺们这一片几家都买了。俺们没钱，没买，让他们干

扰的都看不见啦，凑合着看 1 个钟头，只能收中央台。别人在外面上班的，看到半夜，电冰箱也使着。

李：慢慢地就会好起来的，你刚来的时候和现在比自己的生活有什么变化？

萍：看现在是比原先变化了，穿的上，生活上。

李：你来的时候这儿有电了吗？

萍：有电，没有组合家具，有床的家很少。现在，买电扇的不少，盖房子的也不少，最困难的户都盖房子啦。看小孩子们穿的。头一年来，过年的时候，鞭炮声还少了，这两年像我这样的户，过年还放了 20 块钱的，图个吉利。

李：周围环境，比如这山啊，有什么变化？

萍：山始终没变。山羊从 7 月才绝了。原先，山羊太多，飞机撒下的树种都叫羊、牛吃了，小孩子也拔。

李：应该教育孩子。

萍：这山里不像城里，有稀罕的就拔啦，就刨啦。有的说：哪年能长大呀？

李：你家有果树吗？

萍：就有点柿子树，别的没有。

李：如果你有了钱，你想干什么？

萍：我如果有钱，我就学理发。现在农村妇女要样儿，我就学烫头发、理发。心里想，不会成真。

李：你想学理发的技术？

萍：嗯，龙塘有一个理发的，常不在家，去理发没人，在家等着。

李：这也是咱农村妇女的一种需要。

萍：我觉得村里的妇女到家里来理发，不多给，给 1 块钱，呆着也是呆着，也要不了多大的劲儿，黑天加个班就干了。

李：你的头发在哪儿剪的？

萍：在我们家里（指娘家），我刚回来半个月。

李：回娘家啦？

萍：嗯。头回，两次去龙塘，都没剪成。叫咱们村里的剪，有的剪对劲了，有的剪不对劲，不好看。龙塘才1块钱，也不贵。

李：你是想学理发的技术，还是想出去？

萍：其实，我现在最想出去，卖点小吃，炸油条、卖个冰棍儿什么的。她姑姑现在也闹不和，他们俩闹离婚。

李：她丈夫呢？

萍：嗯，她丈夫也是这样想的，不生孩子，人家1个儿子。

李：所以你们俩想一块出去干点什么？

萍：她爱说，会道，想出去干点活儿。

李：干活也得有点本钱。

萍：他大奶奶支持，给1000、1万都支持。

李：孩子长大，你希望她干什么？

萍：希望她有文化，没有文化什么都干不了，对吗？

李：对，对！从小就要注意培养，你现在就教她啦？（床上有不少看图识字的儿童读物，但大多被撕坏。）

萍：对。

李：你现在是不是还需要再学点文化啊，再学点本事啊？

萍：学不上啦。

李：有这么多的想法，有想法就好。

萍：想不是一年两年啦，做不到。

李：只要有想法，看机会，一定能成功。

我要追求自己的幸福

被访人:刘华(华)。

时 间:1997年8月3日上午。

地 点:王萍家。

访谈人:王琪(王)。

录音整理:王琪。

我和家福俩人正准备按照计划采访王萍,刚要开始,恰逢王的小姑刘华进来,得知她是嫁到保定郊区的姑娘回娘家,我们就决定分头采访她们姑嫂。

王:先谈谈您自己的情况吧,姓名、年龄啦,文化程度啦,兄弟姐妹几个啦。

华:我叫刘华,今年23岁,上到小学五年级,一方面不太爱学习,另一方面家里条件不好,没有钱,供4个学生供不起。我们兄妹4个,1个哥哥,1个姐姐,1个妹妹。我哥哥上到小学五年级;姐姐上到初二,现聘到保定去了,她上初二那年,就由我们在保定工作的大娘介绍到保定去上班;我出去后就把我妹妹介绍出去了。我妹妹上到初二,她在岭西上学,每天跑,太冷、太苦,住校吃得不行,总吃馒头咸菜,上着就没有耐心啦,就不上学了。我爸爸说:“你不好好上学,供你也没钱。”总是念叨,听着心烦了;又觉着岁数也大了,都19岁了,就不想上学了。妹妹现在还没有找对象……

王:你父母亲的情况?家里还有其他人吗?

华:我父亲 54 岁,我母亲 53 岁。父亲外出打工去了。家里的地有我叔叔和我妈妈干。我哥嫂与我妈分家了,从结婚就分着做饭吃。

王:你离开家到保定,对家乡有什么感觉?

华:我觉得家乡没有保定生活好,在家里没有什么出路,觉得闷得慌。从外面回家,最多只住两三天,就觉得闷。当然家里空气好。出去了对家里没什么留恋的,因为从小在家割柴禾,背柴禾,成几百斤地背,所以家里真没有可留恋的地方。

王:你从小都干过什么活?

华:我从七八岁时就放驴、放羊,再大点就挑水,十五六岁就上山砍柴禾,累得不行,从山上往下背柴禾,上学时过礼拜和放假时都是割柴禾。17 岁就不上学了,割了一年的柴禾。地里的活也得干,粮食从山上往下背。这里与平原不一样,平原的小孩子哪里干活呀?我从小就干活,干怕了,也累怕啦。我从七八岁就上山干活,看到底下的生活好,看我姐姐到外面干活,我也想去。我哥哥、姐姐都在外面,就留我一人在家干活。我说我也上班去,我妈也不愿叫我出去,说:“都走了,家里没人干活啦。”我走时,我嫂子还没有娶来,我去了两年,我嫂子才娶来的。我结婚后就在家里呆着,没有上班,有时想挣点零花钱,就去打个短工,每天十二三块钱。

王:你在保定那儿结婚啦?家里陪送了吗?

华:我在保定那结婚,家里也没给什么陪送,只给了 4 床被子,我们这里不兴陪送,家里也不强。我哥哥给了 50 元钱,我姐姐也要给我钱,我都没有要。保定郊区可兴陪送啦,如果娘家不陪送,人家都笑话,到婆家还要受气,人家都瞧不起。因我是外边来的媳妇,人家也就不说什么了,但也有点看法,这是我感觉出来的。

王:你与你丈夫是怎样认识的?

华:是我舅介绍的。我舅住在那村,是倒插门。我婆家丈夫姐弟俩,加上老两口,人口清静。经介绍后,又来往了 1 年,我当时

想：一方面赶年轻找个好的，省着以后找不着好的；一方面我舅舅在那里，也好照顾。那时才 19 岁，也不懂什么两口子要讲感情，就定下来了。人家一说好就认为好，就行了，人家对我好就行了，也不了解他的所作所为。要是现在我就不会这么想了。开始，我看他挺好的，人也挺好，家庭挺好，父母也挺好。可现在看法就不一样了，他也变了，我也变了。我现在的想法和过去可不一样了，我要是再搞对象可不会像过去想得那样简单了。

王：你是因为什么有变化的？

华：他脾气不好，搞对象时他就不爱说话，不怎么懂事，不讲礼貌。当时想，他不像别的小伙子那么荒唐、油嘴滑舌的，人挺老实的不是挺好吗？可现在我不那么想了。岁数小，我们都小；可他是那种性格的人。过去不了解，一结婚就知道了，了解了。例如，像我爸爸妈妈去了，他一点不热情，带答不理的，和咱们山里人不一样，太冷淡人。

王：他是真冷淡还是性格的关系？

华：他心里有，但是说不出来。我要是说，他就说，你怎么那么话多？嫌你烦。我一解释，他就烦，俩人就干架。我来我妈这儿 20 多天了，临来时我就对他说：“咱俩要是过不到一块，就各人找各人合适的，就分开吧，各人过各人的日子。”我想和他离婚。

王：他是什么态度？

华：他也不愿意离婚，结个婚花两万多块钱，又买家具又置东西，他不愿意离婚。但我不这样想，不管花多少钱，感情不和不行；要找个人的感情，个人的痛快！俩人的感情合不到一块，我俩性格不同。他太不爱说话，我可爱说话，不管遇到谁，只要对心思，话可多了，说也说不完。他对再好的人也没有话，可他打人却要比你多打几下，骂人要比你多骂几句，他就是那个人。当时年轻考虑的太少了。我特别重视感情，不只是对夫妻，对朋友我也特别重感情。

王:要是山里有小伙子对你有感情,你怎么样?

华:要是感动了我,我也会同意。只要是感情好,两口子美美的,只要珍惜感情,我就愿意。山里的青年娶媳妇很不容易,山里的姑娘宁肯下去,不愿呆在山里;可是如果是真有感情,就不顾山里山下了。

王:你回来生活上受得了吗?

华:不如那儿,我也不怕苦。在保定的家里,我什么活都干,家里的、地里的我都干。现在,我感到不是生活第一,而是感情第一。我曾说过:只要你对我好,我什么脏活累活都不怕,都愿干;你要是对我好,你要我的心我都掏给你。但是你说什么他都不做声不说话,也许他不是不喜欢我,但不表达出来谁能知道呢?你是活人哪,我能给你表示,为什么你不能给我表示呢?他只上到小学二年级,听别人说,他也是不好好念书。他家里只有1个儿子,惯得不行。现在他在保定上班,干建筑方面技术上的活。

王:你们夫妻生活怎么样?

华:夫妻生活也没有问题。我指着电视中俩人好,感情交流,非常感动,有时就对他说:这电视里的事就是对你的教育!可他说:那些都不是事实,都是编的,不是事实。他不相信。可我非常羡慕别人那样亲密。

王:你以前没有谈过恋爱啊?

华:我以前没有搞过对象,没有过体验,结婚的这个是第一个对象。过去什么都不懂,不懂得什么感情、爱情,不懂得追求,不知道搞对象是什么滋味。我想,是不是除非我追求人家,人家才会同意,可那又像个嫁不出去的姑娘似的……我想离婚,人家说,你是不是受气呀?我说,感情不和。可他家人认为,他家里生活条件好,我不会离婚,走不了。当然,人家没有直说,这是我体会到的。他父母说:“咱们家庭好,生活条件好,她们家生活困难,走不了!”我从电视中看到别人的生活,感受到感情的重要性,也从自己的婚

姻生活中体验到这点。我感到自己变了,那时 19 岁,现在岁数大些了,再看别人,就和过去不一样了。

王:你这次来,丈夫来接你了吗?

华:没有,他有他的难处。因为临来时打起来了,当时我妈也在那儿(我舅死了),正赶上我们两个闹别扭。说真的我一点也不想回去了,他到底有什么想法,我也不知道。其实他也没有别的人,我也没有别的人,只是他什么也不对我表示,我接受不了,我总觉得他对我冷淡。过去我曾跟他说:“咱们自己过。”可他不愿意,他离不开自己的父母。我愿意自己过,过小家庭日子随便,个人有本事可以攒钱,可以干点事业。和老人在一起过,他出去做工,挣钱给老人,对我的要求就是养孩子、做饭那一套。

王:你丈夫家那儿的农村和这儿有什么不一样?

华:也一样。咱们这儿对媳妇的要求也是不愿意叫出去,不愿让出去上班。作为我,不愿意在家。作为女人,当然要有孩子,但是我还是愿做一些在家愿意做的事情,做点事业出来。俩人互相帮助。可是,他就是离不了父母,离开了父母的饭碗好像活不了似的,他担心这顿饭就吃不了。他从小就依赖父母,没有离开过、出去过,挣点钱都给他父母。我出去打工挣点零花钱,他倒也给我零花钱,我要是要,他父母也给。但是钱是要一个花一个,花完了就没有了,不如自己挣,可他就是没有胆量,没出息。我有志气,但是做不到。我这是对你说,我离婚后还是要打工,然后找个懂事的,有点口才,长得好看不好看没关系,丑俊不嫌,但做事要有点把握的。我曾对他说:“将来找个膀子也不跟你。”平时他都不说话,他不像个成熟的男人,像个小孩子似的。我是下定决心了,他要是不同意我就等着,怎么他也得再找,我也要再找男的,等到他二十七八岁,他家就 1 个儿子,不能断子绝孙吧,早晚要结婚吧,不会等得太晚了。他是等不过我,女的岁数大了,可以找次点儿的,40 多岁还有嫁人的。他要是不离就耗着吧,不可能永远耗下去,反正我耗

得过他。

王：你妈妈对你的事是什么态度？

华：我妈妈对这件事的态度是让我自己拿主意，父母这是提点意见，最后由我自己决定。我哥哥、姐姐也是这么说。我姐姐经常到我那去，看到我们总闹别扭，也说，要是总这样，离就离吧。反正现在离婚的有的是，也不丢人。过去也常想：结过婚了，不是大闺女了，就不好嫁人了。后来我姐姐说，离婚又不是丢人的事，也就想通了。我俩隔十天八天就吵一次架，有时1个月要打好几次。我看我姐姐、姐夫两口子挺好的，亲亲热热，也能表达感情，挺重感情的。我就是愿意当着外人的面俩人亲亲热热的，哪怕背后俩人再抬杠、吵嘴呢。我这个人就是好面子，表面上越好越好，外面人面前要好，关起门来哪怕打我、骂我也行，别人也不知道；要是当着别人的面吵架，别人就会笑话。可是我们家那人就不这样想，当着别人的面什么都敢说、敢骂、敢做。刚开始时，他的朋友哥们儿去了，他叫我做什么，我就做什么，叫倒水就倒水，叫做饭就做饭，让朋友们看，这媳妇不赖，待人挺热情的。这就是刚开始惯的他的毛病。当着人的面，我从不还嘴，但背后我要是说他，他就不听，从来没有说过“别说了，这是我的错儿”，他总是说他的理，找你的错。一个人改变一个人太难了！人们都说一个人能改变一个人，我就想：我改变一个人怎么这么难呀！我觉得自己没有本事，改变不过他来，这话我从来没有跟别人说过，只是和你说说。我总觉得自己没能力，不如别人强。我婆婆嫌我干活不利落，总找我毛病。当然，她在家干惯了，是比我利落。人家别人都说：“这个山里来的媳妇多勤快，什么活都干。”可是婆婆还是说我不干活，她还说：“给自己家干活还有什么说的？”我说：“给自己家干活也得鼓励呀！不说好话，谁还干活有劲呀？”俺们婆媳俩也不和。她说：“你是给个人干活，又不是给别人干活，还叫人知情啊？”可是，干一天活回来，没个好话好脸，明天干活还能有劲吗？要是高高兴兴，不是干起来更

有劲吗？她就是不这样说。他父母要是说让离婚，他就会离婚的。临来时他说：“要不咱们自己过吧。”我想，我都不想跟你过了，要离婚了，还分什么家呀？只不过这话没有说出来，只是这样想。他主要是听父母的话。我爸爸当初并不同意这门婚事，现在见我要求离婚，就说：“当初不让你结这门子亲事，你要结；现在又要离婚，你是不是因为这事大脑受刺激了？”总看我像受刺激了似的。我哥也说我也像有点不正常。他们当初见他对我父母一点儿不热情，就不同意这门婚事，可我妈觉得是我舅提的婚事，觉得可靠，就同意了。人还是老实人，但是文化修养不高。他的朋友都是不爱说话的粗人，他不爱和城里的人接触。我就喜欢和城里人、有文化的人接触，喜欢他们说话、做事。我姐夫就是保定人，说话可会说了，钻个空子你就不知道怎么说了。我喜欢他们，看他们怎么说话，怎么做事。可他不，说城里人心眼儿多，耍他；他心眼儿少，接受不了他们。这是我烦心的事，但现在也不那么烦了，现在也想开了，到哪儿说哪儿，想了半个月才想开的。回家来后，开始想：要是离了婚，村里人笑话吗？人家一定会说，准是作风不好吧？后来一想，想那么多干什么？谁也替不了我，谁也不知道我的难处，就想开了，下定决心吧。西边那家的姑娘都聘的本村的，谁都想着她们的。我们家谁也不来说媒来，因为都知道我们不会留在村里，觉得说不到。我想，不聘在村里，就再打工，每年挣几百块钱，以后上班有认识的，合适的再慢慢地谈，慢慢来，把一个人了解透了再结婚。平原方圆多少里不一定都嫌弃离婚的吧？总有能碰见合适的，说得上来的。人家的心不能完全了解，慢慢去找吧。

王：和嫁到本村的姑娘比，你有什么想法？

华：我想我以后也许比她们过得还强，自己要强，尽力而为，争口气，比她们要强。因为我去的地方比这儿强，一定能强过她们。她们在这儿都能过好，我还能比她们过得更好吗？自己占的地方好，找个男的也挺好，生活过得也挺好；让人家说，离婚也不白

离,人家也许还会羡慕我。如果想不开,日子还怎么过?我不能忍,忍不下去。我说:要是这么过日子,熬到哪会儿呀?刚开始就凑合,凑合一天好过,凑合一年就不易。一天就像一年似的。

王:假如你有了孩子,你还这样想吗?

华:如果有了孩子,我也这样想,也许把孩子给他撂下,也许我把孩子带走。如有孩子我也不要,我不同情,孩子不管是你认还是不认,也总是你亲生的,我要追求自己的幸福。我嫂子是别人介绍来的,是亲戚,涞源的,他们结婚一年后提出自己做饭吃,父母也就同意了。小人儿们方便,老人儿们也方便,关系也可以,大面儿过得去,但总不如自己的父母。我在保定婆家村里交了不少朋友,多数是结过婚的。有个知心朋友,她们能与我说知心话,像家里婆媳关系、两口子吵架,有什么困难都能说,她也能指出我在某件事上有哪些不对的地方。我这个人心直口快,不长心眼儿,老实,人家都说我傻。我在那村有不少朋友,都是年轻媳妇,我是最小的一个。有三十七八的,有30多岁的,和我认姐妹儿,有的胖了,衣服穿不上了,也给我,我一去就让我多呆会儿。我临走时,她们听说我们两口子打架了,也来家里劝,说我那口子:“不能这么打你媳妇呀,你不心疼呀!”也是连说带吓唬的,替我说话,批评他,劝我们:“离什么婚呀,俩人在一起不赖!”她们不希望我离婚。他们村里也有离婚的,但情况与我不一样,女的不正当,作风不正。村里人对我都挺好,说我挺能干,没心眼儿,有说有笑,对人有礼貌,该叫大姑的叫大姑,该叫小姑的叫小姑,大家对我评价不错。这次打架想离婚,要是离不了,好像回去也过不下去似的,让人家笑话,会说:挨打受气的,说离婚也不离婚。怕人家说我没心眼儿。我嫂子也是说,自己的事自己拿主意。

王:你认为农村妇女现在最需要哪方面的知识?

华:从说话、修养、水平、道德方面,现在妇女还是缺少文化,缺少水平。现在农村妇女不爱学习。我现在搞传销,给她们讲,给她

们书,她们都不看,说:“结了婚,老娘们儿也就是看孩子,做饭,谁还干这个呀?”我解释她们也不接受,她们除了看孩子、做饭没有别的想法。我就不行,除了做饭,我还喜欢干点事,做自己喜欢做的事,搞推销。可是我在村里一个也没有推销出去,我推销的是800元一套的清洁剂、化妆品等。保定的妇女也是这样,没有事业心,我就不行。我们家里的(按:指丈夫)也是说:“你还想干什么呀?在家做饭就行了。”他也不支持。可是有的人比我想得还周到,而且有的人也做到了,我还只是这么想。我觉得自己的能力还要提高。我想过我自己想过的生活,不愿过那种婆婆叫你去干哪点活就干哪点活。我不愿意叫别人说,我想自己做点什么,叫别人看看。我做不了什么大事业,我就自己上班,是我个人的心愿,不是别人压迫我去的,我个人想做什么就做什么。这村里的人拿感情不当回事。本村我有一个好朋友,就是××的侄女儿,她在本村有一个对象,可是家里不同意,又给介绍了一个村支书的儿子,嫁过去了,结果她大脑受到刺激,不过现在好了。现在那个男的也结婚了,她也结婚了。这儿的人不重视人的感情。谁怎么阻拦,说什么我都不行,阻止不了我。我这次回来,第一个就去看她了,我俩可亲热了,有说不完的话。

过好生活全靠自己劳动

被访人：倪丽(倪)，刘二发(刘)。

时 间：1997年8月3日下午。

地 点：倪丽家中。

访谈人：杜芳琴(杜)。

录音整理：杜芳琴。

倪丽，29周岁，原籍贵州安顺市郊人，1987年被拐卖到黄龙寺嫁给村民刘二发，生有一子一女，家境不错。丈夫在外打工这时休假在家。我进门时见到门口蹲着一位汉子，后来才知道他就是倪丽的丈夫刘二发。倪丽跟我们认识，我一进家，倪丽很高兴地接受访问。

杜：来满城以前你在老家做什么？

倪：在安顺市医院上班，做临时工，在医院端药，一月45元，干了1年。

杜：上过什么学？

倪：小学毕业就去医院工作了。

杜：是怎么到满城来的？

倪：1987年村里来了外面的人，叫我们去广州，呆了半个月，太热，生活不行，在那儿织毛衣。同去的小姑娘直哭啼，刚刚学会织毛衣，想家，受不了，就回家了。回家后，有一个26岁的男青年对我们说：“上××药材公司去吧，一个月挣100多元。”我们3个

女孩子就跟他来了。走到保定,后来我们才知道他是人贩子。吃饭的时候,他叫我们不要说话,怕人家听见认出他是人贩子,我们3个不听他的,偏说话。吃完饭又走,走到完县,休一宿,又到了易县;在易县又休一宿,又回到完县,走到一个叫青沟的山村,碰到我丈夫家的大嫂。大嫂把我们其中的一个说给她的弟弟,把我说给她小叔子(丈夫的弟弟),我也同意了。

我当时是20岁,我丈夫21岁。他们家拿了2500元。五月底午我到丈夫家,结婚了,是我丈夫的嫂嫂和我公婆给办的。公公是村里的支书,他说就是跑了,这2500元也不要了,又说叫我们好好过日子吧。在大伙里过了两年,生了女儿5个月,就分开过了。分开以后5个月,我就叫他到外面打工去了,因为要还分家后的债。

杜:你丈夫到什么地方打工?干什么工作?

倪:去保定,在建筑队,抹墙。他是高中毕业生。开始,他打工的钱有2000元还了买我的借钱,另500元是婆婆家花的,现在债都还清了。

杜:你们有几个孩子?都几岁了?上学了吗?

倪:1989年11月有了一个女孩,今年8周岁,上小学一年级。1991年8月23日生下儿子,属羊。当时罚了200元(从1991年开始,山区允许生两个孩子,但第一个孩子必须在5周岁,间隔不够要罚钱)。

杜:到北方以后回过贵州吗?

倪:我们4口人都回去过,我妈也来过。(这时,倪丽的丈夫刘二发从外面回来了,于是就开始采访他们夫妇。)

杜:向你们请教一些问题,好回答的就说,不好答的就可以不答。请问,你们的主要经济来源是什么?是打工,还是种地?

刘:还是以种地为主。我还是有一些技术,在外面抹灰当瓦工,一月收入800~900元,多的能挣到1000元。但包工头老坑人,不给钱。这不,过麦收,我在家已经呆了1个多月了。打工这

活儿也不好干了，本来该每月一发工资，到时发不了。

杜：你们的包工头欠你们的钱吗？

刘：怎么不欠？去年干的活儿，今年也不给。他没有钱，上面不给拨钱，去年欠我 500 元。

杜：什么地方的包工头？

刘：满城的。去年春节他躲了起来。包工头欠我哥哥 1 万元，那个包工头说给，可他什么都没有。

杜：你弟兄几个？

刘：哥儿仨，我是老二（二发）。

杜：你打工挣钱交给谁？

倪：挣钱交我存起来和花。去年挣了 5000 多，回一趟贵州花了 1500 元；今年还要回去，我父亲今年去世了。

刘：我去满城打电话知道的。我姐姐在满城，她家有电话。

杜：什么时候回去看母亲？是全家去吗？

倪：不，他一个人去。要准备 3000 元，才够全家人回去。

杜：你妈一定喜欢这个女婿吧？

倪：我妈特喜欢他，他没有良心，去年我们一块儿回去，他从安顺把孩子给偷回来了，把我妈给气坏了！他怕我不回来。去年回去，我和我娘家有一个想法，能在安顺落户也好，他不呆。我孩子也给他生了，他怕把孩子户口上在安顺，就把孩子偷走了。把孩子偷走为自己养老，妻子不要也没有关系（笑）。

刘：来北方的南方人太多了，什么人都有。到南方，生活不错，菜特多，就是生活不习惯，话听不懂，我也就自己带着孩子回来了。后来我向老人道歉了。

杜：这是你们夫妻之间的小插曲，生活趣事，留待以后作回忆吧。——你们谁在家里种地？

刘：平时是倪丽种地，到麦秋时我回来。

杜：你们家种多少地？

倪:4个人种3亩地。1亩种麦子,麦收推车子收麦子,收个700~800斤吧。玉米今年歉收,天旱,能收个500斤就不错了,往年能收1000多斤。

杜:自家打的粮食够吃吗?

倪:粮食够吃的,我爱吃大米,挣钱买大米。

杜:吃菜是自己种,还是买?

倪:是自家种,种点黄瓜啦,韭菜啦……

杜:我想问一句:假如你有一笔钱,你最想干一件什么事?

倪:如果有钱,我想买猪、鸡养,小尾寒羊不行,没时间放,小孩子要上学。现在家里养了20只鸡,1头猪,有100斤重。我们南方养猪特干净,猪圈的上面再搭一层,猪在上面,常给猪洗澡,猪跟人一样爱干净。这里养猪,猪身上太脏……我想按我家乡的办法养猪。

杜:如果有了启动贷款,你想搞个新法养猪的示范吗?

倪:(高兴地点头)那太好了。

杜:你们家承包荒山了没有?

倪:没有包山,孩子小,没资金,丈夫打工去了,没人干。

刘:山现在包完了。有的山不长树,只长荆条子和草。

杜:到山上随便割草和荆条可以吗?

刘:谁包谁收,到山上割草要交4元钱。

杜:咱这儿借钱一般找谁借?

刘:主要通过人事关系,到银行不容易贷到款。到亲属、街坊、邻居关系好的借。

杜:借过钱吗?一般借多少?

倪:现在不借,以前借过。我一般借十块二十块的,不敢借多了,丈夫后来挣钱多就不借了。我回了一趟家,花了不少钱,回家后,我爸、妈、哥、姐都给我钱。我妈家的亲戚有钱,哪个不给个一百、二百的?我爸放羊,还养水牛,一年收入在2000元。现在南方

发展了,种草莓,我爸、哥嫂都种,去年卖了3万元。我哥哥当支书。哥哥嫂子们有种草莓的,有轧挂面的,有开厂子的……

刘:我那年去的时候,还没有开始种草莓,是浙江人先开始在贵州种草莓的。我那次去时,在贵州做小工,没手艺,工资低……

倪:今年我哥哥到北京的农科院搞草莓种,不知种子就是满城出的。他到我这儿来,我才告诉他,草莓种儿是满城的,比北京便宜得多,北京农科院是1元1棵,满城才几分钱。

刘:他们到满城我姐姐家,以后再来买草莓种,找我姐夫。

倪:下次我哥哥来,投奔他那里!

杜:你们家现在贷款了吗?

倪:现在贷款难,先要看看你的家底儿,再贷给你。——在贵州就是这样的。

杜:在南方借私人钱要利息吗?

倪:在贵州,借多少都要签字,怕你还不起,还得要利息;在亲人与人之间,亲兄弟也这样,谁借钱都这样。

刘:北方邻里亲戚之间借钱不讲这些,借钱也不要还利息。还是南方人的做法好一点,北方人太讲义气。(倪插话:这里人你要借200元,他没那么多,就会说:先给你100元,花着吧!别的什么都不讲。)有点打肿脸充胖子。

杜:市场经济了,村里人有无因为钱的事伤了和气和影响亲戚交往的?

倪、刘:没有什么影响和变化,人们照样走动,如过春节去看亲戚,红白喜事都要拿东西看去;不管是不是亲戚,多少不限——一般关系的,红白喜事拿5元或1盒饼干;亲戚关系的拿30~50元,最多到100元。

杜:这几年种的作物有什么变化?

刘:还是种玉米、谷子、麦子,花生少,还种点儿红薯……

倪:贵州是红土地,发黏,所以白面也不好吃,发黏……这里的

粮食好吃。

杜：一年当中都干些什么农活？

倪：在南方种地费事，插秧、收稻啊；在这儿省事，在地里刨个坑，种上就行了。我们家种七八分地的玉米，两天就种完了，不用浇水，等下雨了，刨个坑种上就行了。

杜：在北方种地，不用学就会？

倪：不用学，看看就会了。

杜：过去学过农业技术吗？

倪：过去没有。这次听农大学生讲技术课还是第一次。

杜：咱们这儿在上肥料方面有什么变化？

刘：现在还是以上农家肥为主，养猪、沤粪，把粪起出来。

杜：人们愿意上化肥吗？

倪：不上化肥也不行，庄稼不长。

刘：上化肥对人有害，像癌症等。但不上吧又不行。我大爷种地就不上化肥，他上农家肥，他的庄稼张得不行，但他家的粮食与别人家的两样：玉米发白，小麦发亮。

杜：打农药吗？长虫子吗？

倪：打。虫子多着呢，现在该打虫子了。玉米到这个季节就不打药了，小时打。种玉米打药还少，主要是麦子虫害多，不打药就长不了。

杜：你们家种的粮食卖吗？

倪：不卖。除了人吃之外，还养猪和鸡。

杜：养的猪鸡是自己吃还是卖？

倪：不卖，自己吃，过年杀1头，从分家以后每年杀1头。

杜：过年吃不完怎么办？

倪：腌起来，用花椒水和盐腌。我会做成腊肉，这里的人不做腊肉，腊肉用熏的方法。用盐腌的不好吃，不如腊肉好吃。北方人有好东西不会做。

刘：北方人过日子粗糙。

倪：南方人做菜多种多样。我家有人来，我就炒菜招待，我平时也炒。

杜：（对刘）还没来得及请教你的名字呢。

刘：我叫刘二发。

杜：好名字，排行老二，要发嘛！请问，你们平时赶集去吗？

倪：下面龙塘有集，有时去赶集。

杜：赶集是买还是卖？

倪：买菜的时候少，自己种；有时上集买买衣服。平时鸡下了蛋也自己吃，不卖。我家的生活过得一般。

杜：妇女们常在一起交谈吗？

倪：现在是夏天，每天晚上在我们门口的场上聊天，男女在一起聊，说说孩子、庄稼和村里的事，每天在 10 点钟睡觉。

杜：为什么人们不看电视，去聊天？

倪：尽是武打的，不愿看。

杜：爱看什么片？

倪：生活片。看城市做饭和两口子感情的电视剧。

杜：村里有信教的吗？有烧香的吗？

倪：信教的没有，烧香的断不了。（刘插）下面的龙塘有烧香的，有庙，上面的没有。

杜：你来山里住了这么多年，觉得哪些方面方便？哪些方面不方便？

倪：现在习惯了。就是不习惯喝小米粥，爱吃大米饭，大米到满城去买，一买买一袋，他打工从满城回来，给我买一袋——这不是刚买来的！

杜：你觉得山里哪些方面方便？

倪：买什么东西还方便，吃菜方便，烧柴方便。冬天我家烧煤火，生炉子；夏天烧柴。不方便的是孩子上学。

杜：烧柴谁去割？还是买？

倪：他冬天打工回来砍些柴。一到种麦子的时候他就回来了。他今年夏天一直在家里呆着。

刘：也不能把钱看得太重。我想得开，不能见钱就不要命了，使出毛病了，有钱也没有用。

杜：你希望的最好的生活是什么样子的？

倪：问我好的生活？我觉得过好生活全靠自己劳动，不干，别人不给你来。如养鸡，不养，自己吃不到鸡蛋。养猪也一样，不养就没有肉吃。自己干的、种的。别人给的，你还得知人情呢。自己养的鸡，喂粮食，鸡蛋好吃。

杜：你最高兴的事是什么？

倪：最高兴的是我的两个孩子——他们回来了！我伺候我的两个孩子，我最高兴了！（这时，倪丽的两个孩子回家，儿子直在怀里撒娇，我们站起来，要结束今天的采访。）

杜：你最发愁的是什么？

倪：我没有什么可愁的事。——如果种麦子，他不回来我就发愁了。种棒子也这样——要说我没有什么发愁的事。

杜：你多有福气，找了个好丈夫，还有一对儿女。全家多和美！趁天还亮，孩子们都回来了，给你们全家照个合影吧。

夫妻换了套讲究的衣服，刘说妻子的花衣服是他买的，刘穿得也趁时。照完相，就分手了。